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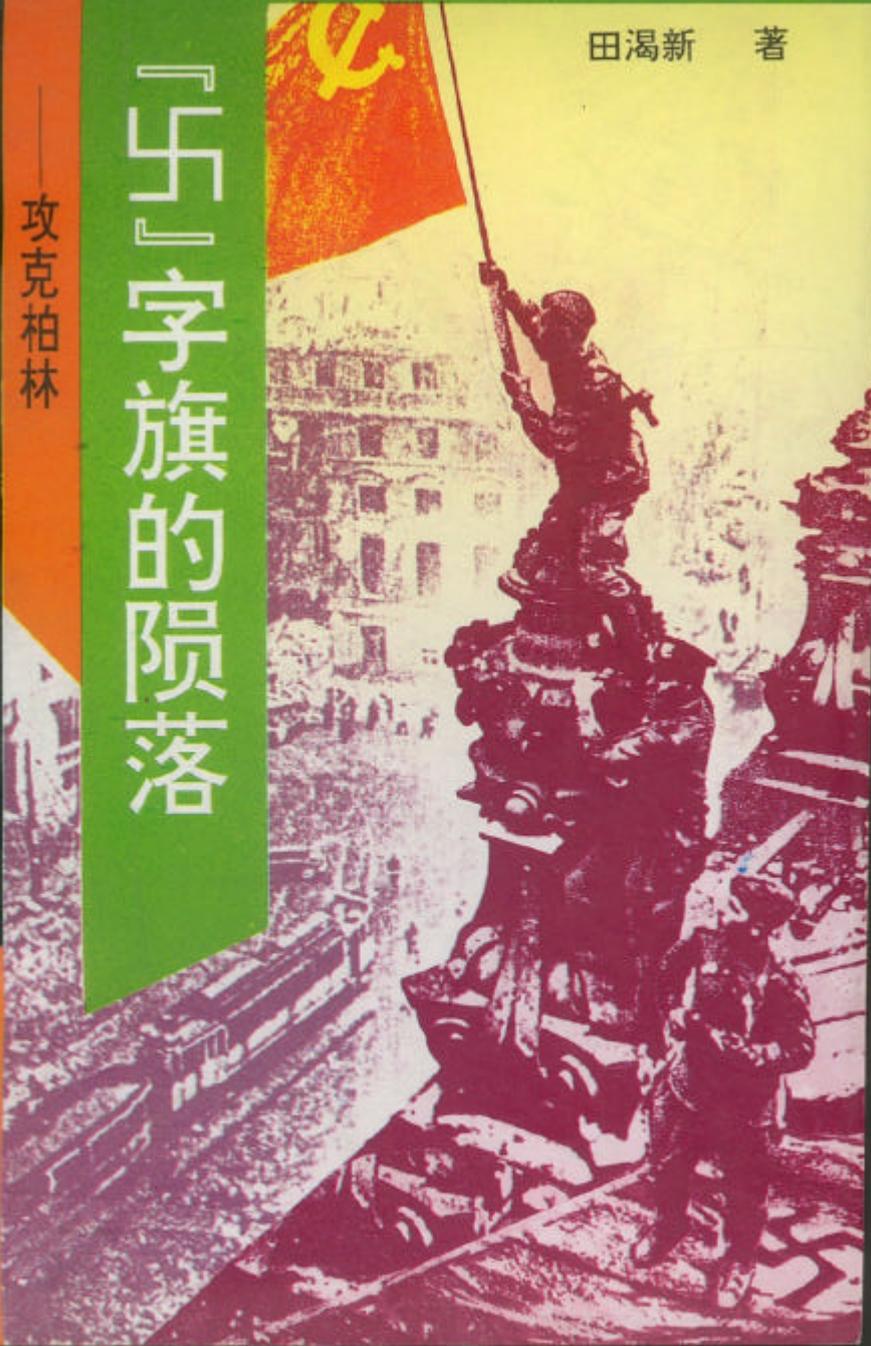
田渴新 著

「卐」字旗的陨落

——攻克柏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丛书

蓝天出版社



『卍』字旗的陨落

.....不是序

您知道“卐”字的来历和含义吗？

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卐”字：一个是佛家的“卐”，一个是纳粹的“卐”，但就其本来意义来说，它们之间毫无关系。

佛家的“卐”字渊源于上古时代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后来被古代印度佛教所沿用。最初人们把它看成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以后被普遍地作为吉祥的标志。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人们对“卐”字的翻译也不尽一致，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代武则天最后把它定为“万”字，意思是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

纳粹的“卐”字取义于德国法西斯纳粹党的名称。纳粹党的中文意思是“国家社会党”，在德文中“国家”和“社会”的字头都是“S”，希特勒将这两个字头交错重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卐”的形状。

有人把纳粹的符号写作右旋的“卐”，而把佛家的标志写成左旋的“卐”。其实不然。佛家大多认为应以右旋为准。因为佛教以右旋为吉祥，他们举行各种佛教仪式都是右旋进行的。

在爱好世界和平的人们看来，纳粹的“卐”字与佛家的“卐”的根本区别，并非它们的形式和写法，而是它们赋予人类的本来意义：

佛家的“卐”采用金色，纳粹的“卐”则采用黑色；

佛家的“卐”象征太阳，纳粹的“卐”则代表寒夜；

佛家的“卐”象征众生平等，纳粹的“卐”则代表独裁称霸；

佛家的“卐”象征仁慈，纳粹的“卐”则代表残暴；

佛家的“卐”象征和平之犁，纳粹的“卐”则代表战争之剑；

佛家的“卐”象征真、善、美，纳粹的“卐”则是代表假、丑、恶；

佛家的“卐”象征涅槃，纳粹的“卐”则代表死亡；

佛家的“卐”象征慈善的红“十”字，纳粹的“卐”则是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十”字架.....

第一章 阿登反攻战

1. 死神醒了，而阿登山脉“魔鬼前线”的战神们还沉睡在寂静的清晨里

1944年12月16日凌晨，在太阳神阿波罗还未光临之前，死神却悄然无声地降临在位于比利时东南的阿登山脉。阿登山的冬天，在夜里，常刮起一阵阵的西北风。孤冷的月亮在薄云中穿行，把暗淡的水映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森林。

这里就是著名的“魔鬼前线”。

战线长达85英里，弯弯曲曲，只有美军6个师把守。这6个师中3个师是新兵，另外3个师又战得精疲力尽，可说是流血流得全身都白了。但近两个月来，敌我双方都在休整，互相察颜观色，彼此谁也不招惹谁。

死神醒了，而阿登山脉“魔鬼前线”的战神们还沉睡在寂静的清晨里。

而鲍克中尉却被冷森森的阿登山风吹醒了。他晃了晃军用水壶，听不到一点响动。一转眼，发现半瓶葡萄酒放在子弹箱上，他抓起酒瓶，猛地呷了两口。鲍克刚过21岁生日，但他已是4年军龄的老兵了。12月11日，他率领美军第99师394步兵团所属的情报侦察排，在一次巡逻之后，在兰茨拉特镇东边的高地上建立了观察所。团部命令他们，密切观察德军动向，随时向团里报告。

一想到自己作为全排之首的重任，鲍克立即睡意顿消。他迅速穿戴齐备，拉开棚室的大门，一股冷风夹着雪花迎面扑来，使他倒退两步，不禁打了个冷战。

兰茨拉特村总共只有10余幢房子，历史上它属于德国，凡尔赛条约把它割让给了比利时。村民们既有日耳曼人，也有比利时人，还有一户法国人。兰茨拉特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位置。它位于一个重要的公路交叉路口以南的300码处，从这个路口向左，可以通到西边的巴赫霍尔兹车站；向右，可以前往洛希姆格拉本。

这里既可作为出击德寇的尖刀，又是德军进犯盟军的咽喉。

鲍克急忙走到高倍望远镜前，借着白雪的映衬，朦胧中可见德军阵地有车辆和人员的频频移动，心中顿时一惊。随即转身向棚屋方向吼了一声：

“快，全排做好一级战斗准备！”

话音未落，一排炮弹落在观察所前沿。鲍克一时处于震惊的晕眩之中。他一阵悲哀，心想，这下彻底完了。

清晨5时30分，激烈的战斗在“魔鬼前线”全线爆发了。在长达85英里的战线上，迫击炮咚咚，火箭嘶嘶飞出发射台，88毫米口径火炮隆隆，真是地动山摇！数以千计的坦克摇摇摆摆地滚向前方。沉闷的炮声从后方传来——远程炮将14英寸口径的炮弹射向美军战线后方数英里的目标。这是他们自诺曼底以来第一次遭受到这么猛烈的炮火。

一小时后，炮击停止了。

阵地上突然出现了令人恐惧的沉寂，但转瞬即逝。在新近下的大雪的映照下，身穿白衣的德军，几乎看不清人形，象魔鬼似的从阴霾中冒了出来，12至14人排成横排，迈着缓慢而可怕的步子朝美军走来。当希特勒的士兵渗入美军前沿阵地后，一群群新型飞机，尖声怪叫着，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从东方飞了过来。德军官兵仰望着自己的机群，高声欢呼，兴奋得象什

么似的。

美军吓得大惊失色的新兵和打得精疲力尽的老兵们一齐上阵仓皇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许多战士且战且退，许多地段被突破，德军如入无人之境。

在阿登山北面，有个狭窄的叫洛斯海姆的山谷，是东方通向西方的古道，地势险要，只有轻兵把守。早在 1870 年，以及 1940 年，德国的大军就是从那个长 7 英里的走廊势如破竹地通过的。现在，德军又在坦克、装甲车以及迫击炮火掩护下，从从容容地通过山谷。

黄昏，美军的北部战线业已瓦解。

英国陆军主帅蒙哥马利自马斯特里赫特回到司令部后，一直忙着冬季攻势。由于天气和后勤原因，进攻一时还不可能展开。离圣诞节只剩下最后 10 天了，也应该趁此机会回伦敦过一个圣诞节，与家人团聚，并借此机会好好休息几天。

蒙哥马利看了看表，现在是 15 日晚上 9 时整，儿子可能在家，他决定打电话告诉他这一令他兴奋的消息。

“阿尔弗，亲爱的，爸爸想回伦敦过圣诞节。”

“爸爸，我没听错吧！”话筒里传来阿尔弗哽咽的声音：“爸爸，告诉我你何时回来，我去接你。”

“还不能肯定，我要先向艾森豪威尔告个假。”

放下电话，蒙哥马利眼含热泪，许久没有移动脚步。1942 年的圣诞节他在北非，去年圣诞节他正在意大利巡视。如果今年不回去的话，已经是第 3 个圣诞节未和家人在一起了。对儿子，他始终怀有浓浓的歉意，给他的父爱太少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决定第二天动身。

第二天清晨，蒙哥马利匆匆拟制一份向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请假的报告，让服务员立即发出。在等待艾森豪威尔回电之前，他照例要到英国第 2 集团军驻地的埃因霍温高尔夫球场潇洒走一回。

埃因霍温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以温泉而著称。高尔夫球是蒙哥马利情有他钟的爱好。每次打完球，他都痛痛快快地泡上通温泉，然后再接受漂亮的荷兰小姐技艺高超的按摩。那种清爽，那份惬意总会让蒙哥马利留连好几天。

正当蒙哥马利穿着白色高尔夫球服同高尔夫球高手戴维·里斯鏖战的关键时刻，忽见一架飞机降落在球场附近。有人跑步给蒙哥马利送来一封电报，告诉他德军于今晨 5 时向阿登发起了大规模进攻，美军布莱德雷的第 12 集团军群已乱成了一锅粥。蒙哥马利听后，脑袋“嗡”的一下，这消息太突然了。他收起球杆，和莫名其妙的对手里斯告别一声，坐飞机回到司令部。

虽然蒙哥马利的前线没有遭到德军的攻击，但大敌当前，风云莫测，元帅有许多事情要做。但蒙哥马利有一件事必须做，那就是告诉儿子他昨晚的电话不算数。相比之下，这件事比所有的事情都难开口，但他又不得不说。

当阿登山脉炮火隆隆时，艾森豪威尔还睡意正浓。不过，6 点刚过他还是起了床。因为 12 月 16 日是凡尔赛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大本营的一个喜庆日子。参议院刚宣布他晋升为新设的五星上将，这使他和马歇尔、麦克阿瑟，还有他在盟军所辖管的蒙哥马利同级。还使艾森豪威尔高兴的是，他可以告诉他的女秘书凯·萨默斯比少尉，他已经对丘吉尔谈到她，丘吉尔首相很喜欢她，说准备授予她一枚大英帝国勋章。所以，在吃过一餐典型的巴黎早膳后，艾森豪威尔便匆匆来到司令部。

7点50分左右，蒙哥马利要求准许他返回伦敦同儿子共度圣诞节的电报送到艾森豪威尔手中，他说他不反对，当即回电道：“我很羡慕你有机会同你在英国的家人团圆。”

将近傍晚时分，布莱德雷将军从卢森堡来到巴黎，对兵员补充情况向艾森豪威尔诉苦。目前美国除了一个师外，全部投入了战斗，但兵员补充的速度赶不上伤亡率，而且由于艾森豪威尔坚持要在圣诞节前后发动全面攻势，盟国远征军没有多少后备兵员来补充部队战斗力。

当这两个司令官和他们的参谋们在暮色中认认真真地讨论兵员问题时，情报部的一位上校悄悄走进会议室，报告说，德军当天上午在阿登发动进攻。但这位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将军所统帅的战斗部队都多的布莱德雷将军，却向艾森豪威尔宣称，这只是一次“骚扰性进攻”。

“这可不是局部的进攻，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断言：“德军向我最弱的一环发动局部进攻，这不符合逻辑。”他认为，情况紧急，救兵如救火，便命令布莱德雷派两个装甲师前去救援。

布莱德雷点头同意，他认为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是明智的，但他犹豫不决，担心从巴顿那里抽调第10装甲师，巴顿未必能接受。

但布莱德雷还是接通了巴顿的电话，开门见山。

巴顿一听，极为不悦，对着电话咆哮道：“这只不过是一次小规模攻势，你们瞎折腾什么？”

不待巴顿解释完，布莱德雷断然道：“乔治，听着，我命令你立即让第10装甲师向北开拔！”

说完，“啪”的挂断了电话。

2. 如果幸而赢了，就能挽回败局；不幸而失败，输个精光，也就拉倒

阿登攻势，不仅蒙蔽了西方远征军最高参谋部的将军们，即使希特勒属下的大多数将领，初始也蒙在鼓里。因为，阿登反攻是德国法西斯垂死的孤注一掷。

希特勒象一个赌到最后的赌棍，气愤地掏出全部所剩的钱，扔下一笔赌注，以决最后一次胜负；如果幸而赢了，就能挽回败局；不幸而失败，输个精光，也就拉倒。

正因为阿登反攻胜败在此一举，所以，希特勒不得不慎之又慎，而谋略于亲信，策划于密室。

1944年9月16日，希特勒的心脏病第三次发作。

那天，他说他觉得头晕，顿时眼前一片漆黑，连忙扶着桌子，险些摔倒。脉搏跳得很快，90秒钟后，这次病的发作便过去了。接着，他便出了一身冷汗。

他把莫雷尔医生叫来，打了3针，病暂时减轻了些。但他的“心病”是任何药物都医治不了的。

自从美英军队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受到来自东西两线的夹击。对德军来说，几乎每个星期都是灾难性的：

7月31日，盟军在阿夫朗舍完成重大突破。

8月2日，土耳其与德国断交。

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境内地中海沿岸登陆。

4天之后，大批德军被包围在诺曼底的弗莱兹一带。

8月20日，标志着苏联南乌克兰集团军前线突围开始。

3天后，罗马尼亚发生革命并立即对德宣战。

几小时后，保加利亚叛变。

8月25日，盟军开进巴黎……

这些逆转对希特勒的打击是致命的。表面上看，他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无忧无虑。然而，实际上，他正处于深深的忧虑之中，而且病情不断恶化。由于腹部痉挛更加严重，他已接连3周卧床不起。他对他的秘书莱格夫人说：“如果照这样疼下去，我活着将没有任何意义。那样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结束我的生命。”

然而，他决不轻易放过每一份军事简报，并不断地发布命令。他目光呆滞地走进战图室，在那里踱来踱去。他的座椅被推到他跟前，他颓然坐下，头沉重地垂在胸前。由于各方面战线有崩溃，他突然间猛地抬起头吼叫道：“不管是谁，不管他职务多高，如果胆敢在我面前说出和平而不是胜利，我就要扭下他的脑袋！”

同一天，在定期的最高级会议上，希特勒却发布了一道低调子的命令，说美军已打到德国边境，而在亚的南面，业已突破了防线。他强调说：“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守阵地。”

看来，希特勒只是号召死守本上，实际上却是一条奸计，目的是愚弄敌人。口授完命令，希特勒便请了4人进入内室。

走在前面的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接着是古德里安和戈林的代表克莱佩将军。正在他们低声猜测元首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告诉他们时，希特勒弯着腰进来了。

希特勒朝约德尔点了点头。

约德尔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番：我们的盟友不是已被消灭，就是已经或正在试图转向。武装的陆军总数达900多万，但在过去3个月中伤亡就达120余万。东方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因为苏联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结束。但在西线，我们正在阿登山脉经受一次真正的考验。

一听到“阿登山脉”，希特勒便立刻又活跃了。他把手一挥，喊道：“别提了！”

室内鸦雀无声。

未了，还是希特勒自己开口：“我已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我要反攻。在这里，在阿登山外！”他以左拳猛击摊开的地图：“跨过默兹河，直捣安特卫普！”

希特勒吹嘘道：“如果一切顺利，这次攻势将为消灭20至30个师的敌军主力拉开序幕，这将成为另一个敦刻尔克。”

在场的另外三人直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试图从对方的脸上验证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毛病。

但他们并未从元首的脸上得到证伪。

只见元首挺着胸，眼睛闪闪发光，劳累和疾病的迹象一扫而光。这时的希特勒又是1940年时精力充沛的希特勒。

此后好几天，他也象从前那样充满活力，催促赶快为大规模的反攻作好各种准备。

几天以后，约德尔向希特勒呈交了按照元首意图拟定的反攻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德军需使用3个集团军的兵力，外加12个机械化师和18个步兵

师。它的目的是要在宽约 80 英里的战线上强行突破，于次日跨过默兹河，7 天后抵达安特卫普。这次战役不但能消灭美军和英军 30 个师，而且还能在英美两军之间打下一个庞大的楔子，致使其惨重失败，不得不单独求和。然后，德军便挥戈东进，全力对付苏联。

希特勒看了报告后，原则同意约德尔的计划草案，但为了欺骗敌人和谍报分子，他给这次作战行动起了迷惑人的代号——“监视莱茵河”。

为绝对保密，只有几个人才被告知这次反攻的计划；各级指挥机构将使用不同的暗号，而且每两星期变更一次；凡涉及此次反攻之事，一律不得使用电话或电传，各种文件将由宣誓决不开口的军官们递送；不可靠的部队，比如在阿尔萨斯出生的那些人，要从前线撤出去；他们还威胁说，对开小差的那些人的直系亲属也要采取报复手段，希特勒强调说，只有如此，才能瞒过在他的司令部内的间谍。

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的保密防范措施产生了何等好的效果。直到阿登进攻的第二天，一架盟军飞机才刚刚观察到在山峦耸立的爱弗尔高原上集结了几千辆车。

希特勒得意他说，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将军和蒙哥马利对于未来的战役一直闷在葫芦里。说到这里，希特勒不无伤感他说：“大概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或者起码什么地方长了癌，连水都不能喝了，将会把我从这个地球上的一笔勾掉了。”

希特勒和每次发动攻势时一样，一直在拖延这次攻势。10 月间，他说 11 月发动攻势；11 月间，又说 12 月发动攻势。本已定在 12 月 7 日，他又改在 12 月 14 日。直到 12 月 12 日那天，他才最终定在 12 月 16 日发起攻击。

这是最后一注，希特勒手掌心里的骰子翻来倒去，就是不敢轻易掷出来。

12 月 12 日，希特勒邀他的将领到新指挥部“鹰巢”的地下暗堡里听他介绍这次攻势的作战方案。

保密措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严密：将领们每到一处地方，把公文包和防身武器留下，然后被装进一个大汽车，在没有亮光的乡野地里开了半个钟头，直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最后才停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通道前。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每个将领进地下室暗堡时身边跟了一名党卫军警卫人员，开会的时候就站在他们身后。

这些将军不久就要指挥千军万马穿越阿登森林上战场了，那是何等的威武，可此时，看身后跟着党卫队的军官，他们被吓得连掏手绢都不敢了。

下午 6 时，希特勒才出来。将领们发现，他是个真正的病人，背已驼了，面色苍白，有些浮肿，走路时一条腿拖在后面。他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两手发抖，在翻讲话提纲时，尽力隐藏那只随时要发抖的左臂。

然而希特勒的精神却仍然同从前一样高涨。将军们原以为最高统帅会给他们讲一讲反攻的全面军事形势，而他却给他们讲了一遍政治和历史的大道理：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象我们敌人那样的联盟，成分那样复杂，而各自的目的又那样分歧……一方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垂死的帝国，即英国；另一方面是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原来殖民地美国

……

联盟中的每一个伙伴在参战时都抱有各自的政治野心……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想要取得巴尔干；英国打算保住它在地中海的地盘……眼前这些国家正在争吵不休，谁能够象蜘蛛那样坐在网中央，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他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国家越来越深的矛盾。

如果我们发动几次攻击，这个靠人为力量支撑的共同战线随时随地可能霹雳一声突然垮台……只要我们德国保持不松劲的话。

要紧的是打破敌人认为胜利在握的信念……战争最后要看哪一方认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让敌人知道，不管他们怎样，他们决不能叫我们投降。决不能！决不能！

将军们散会时，这个动员演说还在他们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他们谁也不相信阿登攻势会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元首的命令。

12月15日夜，德军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通宵行动进入了进攻出发阵地。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的命令已传达到参加进攻的每一个士兵。他在命令中写道：“我们孤注一掷！你们身负神圣的义务，为取得我们祖国和元首的超人目标，奉献一切吧！”

听完总司令的命令后，党卫军中士格尔森热血沸腾，蹲在积雪的堑壕里，在膝盖上打着手电筒给女友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道：

亲爱的露丝：吻你！

今天的信将写得很短。这封信写在进攻前的伟大时刻，充满了不安，充满了对今后几天的期望。我在这里已度过了两天两夜，一小时一小时地亲眼目睹了我们精锐师团的集结活动，耳闻了装甲车辆连续不断地发出的嘎嘎声，心中好激动！

奇迹就要发生了。当你和亲人们知道我们在进攻，要把敌人赶出家园，你们会高兴的。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等着吧，进攻马上就要开始。

阿！亲爱的露丝，你听，我们的反击发起了，头上是V—1火箭和火炮可怕的吼叫声——这是战争的吼叫。就此搁笔。

为我祝福吧！等我胜利归来再拥吻你！

别忘了想我……

昔日取得胜利时的激动和兴奋在德军士兵中高涨起来。他们终于又从守势转为攻势了。德意志高于一切。

3. 德军写信敦促陷入重围的美军投降，却收到一封后来传得很广的只有一个字的回信：“呸！”

12月16日上午11时30分，当希特勒醒来时，美军的北部战线70英里的防区被突破，德军步兵已进入敌军领土8到10英里。这天晚上很黑，下着雪，浓雾笼罩着阿登森林附近崎岖的大雪覆盖着的群山。根据天气预报，会连着几天有这样的气候，估计盟军的飞机在这期间不能起飞，德国的供应线可以免遭诺曼底那样的浩劫。连着5天天气都帮了希特勒的忙，这个完全出乎盟军总参谋部意料的德军行动，使阿登攻势在突破盟军防线后，突飞猛进。

捷报传到“鹰巢”，希特勒欣喜若狂。他忘记了自己的病，竟在乡间散了好一阵子步。由于散步使他提神醒脑，他决定每天都去散步。

在柏林，德国广播的频率又高了起来。“我们的部队又向前挺进了”，一位广播员说：“我们将在圣诞节与安特卫普一起将元首介绍给大家。”

阿登战场已混乱不堪，无论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兵还是官，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尔后两天内，大约有八九千美军被德军围困在大雪覆盖的施尼·埃菲尔峰上。有人估计，这次美军集体投降的规模，在美国历史上也许是最大的一次。

最让盟军恐慌至极的是希特勒一手策划的“狮鹫计划”。

执行这一行动的是剽悍的党卫军头目奥托·斯科尔兹内。此人头脑冷静，断事果敢，他曾把被俘的墨索里尼从敌人的眼皮底下救出来，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敢在敌人肚子里翻江倒海的人物。

早在1944年10月间，在苏联大踏步西进的攻势下，匈牙利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没有国王名义的摄政者霍尔蒂准备向苏军投降。正当匈牙利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为争取更好的条款而进行无谓的争论时，希特勒却派遣了他最得意的斯科尔兹内前往匈牙利，去教训教训它的领导人，迫使匈牙利不背叛德国。斯科尔兹内以最少的代价完成了这一任务，所用的方法恐怕也是这次战争中最难以想象的。他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米奇，还从肖伯纳的话剧《凯撒与克奥佩屈拉》那里学了一招，用地毯裹着将他带到机场。接着，他只用了个营伞兵便拿下了霍尔蒂在其间统治匈牙利的城堡。前后只用了半小时，代价是7条人命。

6天后，希特勒便以“干得好”一赞语在“狼穴”热情地欢迎他的敢死队长。斯科尔兹内津津乐道地向元首讲叙了他是如何绑架小霍尔蒂的，希特勒也听得津津有味。

斯科尔兹内起身告辞时，希特勒将他留住了：“我要分给你一份工作，这可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他把偷袭阿登一事告诉了他。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狮鹫计划”的计划。斯科尔兹内在阿登反攻中将扮演主角，将他敢死队的人假扮成美国人，穿美国军服，使用美国车辆，在美军后方行动。他们必须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散布谣言，发布假命令，制造混乱和恐慌。

令希特勒失望的是斯科尔兹内那些化装成美军的士兵，只有几辆吉普车的人越过了前线，但这些人对美军造成的破坏却远远超过了“狮鹫计划”所预期的战果。

有一个小队长，竟能让一整团的美军走上错路，而他手下的士兵则在更换路标、剪断电线，忙得不亦乐乎。

另一车装成美军的德军，被一支美军拦住问话时，故意装出惊慌不已的样子，使美军也惊恐起来，随之逃之夭夭。

第三支小分队则把美军布莱德雷司令部与北面部队指挥官联络的电话线切断，使美军指挥部成了聋子和哑巴。

然而，给盟军造成破坏最大的还是斯科尔兹内手下被俘的4个人。当这几个俘虏向美国一位情报官员供认了他们的任务后，美军便立即广播说，在后方，数以万计的德军，穿着美国军服，正在进行破坏活动，提醒盟军提高警惕。但人们怎么也没想到，斯科尔兹内敢死队的惨败却孕育出德军一个很大的胜利。

在整个阿登地区，在荒野的路上，在茂密的松林中，以及在荒无人烟的村庄里，50万美军挤成一团。暗语和识别牌已不能再证明身份。接连好几天，

有上万的美军被自己的宪兵拦阻，他们必须回答自己出生在哪州哪府，哪一个棒球队赢得冠军，以便证明自己确是美国人。但是，有些真正的美军士兵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答案，那么好吧，先关起来再说。

在巴黎，对斯科尔兹内及其敢死队的恐怖已达到了顶峰。有一份歇斯底里的报告说，斯科尔兹内的士兵，穿着牧师和修女的衣裳，刚刚从天而降。据一俘获的斯科尔兹内敢死队队员的供称，他们的目的地是和平饭店，在那里会师后，便劫持艾森豪威尔。美国的保安人员对这一编造出来的谣言笃信不疑，连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四周也装上了铁丝网，卫队人数也翻了两番。大门口停放着坦克，进门的证件被检查了又检查。若哪扇大门被重重一关，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电话便响个不停，询问他们的最高统帅是否还活着。

这些不妙的消息通过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电话震惊了美国白宫仰卧在轮椅上体验欣喜感觉的罗斯福总统。

总统近来心情甚佳。东亚与西欧战场的美军都发起了战略追击，胜利的日子指日可待；在早些时候的总统竞选中，他又不负众望地破例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此乃空前绝后；过不久，他又要去苏联的雅尔塔，参加那里的三巨头会晤，而在其中，他又处于领袖地位。可以说，此时的他已成为号令全球的世界领导人。

但当他接过马歇尔的电话，刚才愉快的笑容，却罩上了一层冷霜。

阿登德军反攻和美军溃退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本来无往而不胜的美国军队，突然受挫，对他将来参加的雅尔塔会晤有着不少的影响，这无形中助长了斯大林的威信。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几分钟内，罗斯福分别给国防部的亨利·斯廷森和负责研制原子弹的罗哈顿工程的军官格罗夫斯打了电话。他们每人都听到同样一句话：速来白宫见我。

总统开门见山：我把你们找来，就是询问原子弹的情况，如果可用于实战，我们就向纳粹投上几颗，给他希特勒一个下马威。

格罗夫斯将军如实汇报说：“如果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能够并且将这么做。但是可供实战的武器要到明年8月才能准备好。如果我们不首先进行试验，那么，它的机械装置可能会发生故障，德国人就可能发现它的工作原理。”

罗斯福沉默许久，感到自己过于冲动。对，费尽了巨大心血和财力研制的这种武器，不能草率行事。于是他对格罗夫斯轻声说道：“武器研制工作还按原计划进行，我想，艾克会有办法教训德国佬的。”

被美国总统昵称为“艾克”的艾森豪威尔是值得信赖的。

诚然，德军的奇袭，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但最重要的是盟军远征军统帅部的自满情绪。每个人都在考虑如何打击敌人，而从不考虑敌人可能打击他们。没有人看到德军在埃费尔的集结，没有人预料到德军的行动会超过局部反击的范围，没有人预见到德军能够以甚至比1940年5月进攻法国时更大的兵力发动进攻。而且在同一个地方。

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指责。但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个看出这次进攻的全部意义。他第一个认识到，虽然这次突然袭击和盟军最初的损失使人心情沉重，但事实上希特勒给了盟军一个极好机会。12月17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在给美国陆军参谋部的报告中写道：“如果形势发展顺利，我们应当不仅能阻止这次进击，而且应当能从中得到

好处。”

因此，最高统帅部命令停止盟军远征军的一切进攻，并集结一切可能的后备力量，从两翼夹击突破口。首先从南面向德军出击，尔后再从北面合围。

于是，他通知所有参谋人员和高级司令官，19日上午到凡尔登参加紧急会议。

会议室设在凡尔登一个兵营中一个班的寝室里。

这个兵营是一次大战的战场遗址，寒冷而潮湿，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屋里只有一个大肚子的火炉用来驱除严寒，而将军们进门时满脸的阴郁、沮丧、烦恼情绪是难以驱散的。

“我们没有理由不是高高兴兴的，”艾森豪威尔笑着说：“因为阿登是我们的一个机会，而不是一场灾难。”

这个乐观的话题立即被永远乐观的巴顿接上去：“真见鬼，大家鼓起勇气来，让德国佬跑到巴黎去，这样我们可以真正切断他们，然后再把他们吃掉。”

大家被巴顿高涨的情绪所感染，跃跃欲试。

艾森豪威尔却说，他还没有那样乐观，默兹河这一线必须守住。但他并不是从防御的角度考虑的。他告诉他的司令官们说，他不会让德军从“西部壁垒”伸出脖来之后而不把它斩断。

所有的司令官都一致认为，无论如何应坚守巴斯托尼，把德军的突破压缩在从巴斯托尼至圣维特之间仅仅25英里宽的距离内，然后打击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大的德军软腹部。

艾森豪威尔听了大家的意见，默默点点头，沉思片刻后，对巴顿这位老朋友说：“乔治，我希望你至少用6个师的力量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这可是挽救危局的关键一步棋，想想看，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发动进攻？”

“两天”巴顿回答：“21日上午，我可以先用3个师的兵力发起攻击。”

在场的所有人都对巴顿这种典型的大话暗笑。

“乔治，别大大意了”，艾森豪威尔叮嘱说：“如果你想那么早发动进攻，你就无法把3个师都准备好，你的进攻将会零打碎敲。我希望你22日开始攻击，我希望你的进攻是一次强大的进攻。如果需要更长的时间作好准备，我甚至可以决定把攻击时间定为23日。此外，一旦天气好转，我给你提供强大的空中支援。”

巴顿更乐了，道：“好，就23日，我先告辞了。”

艾森豪威尔把他送到门口，指了指自己肩上刚加的一颗星，幽默他说：“有意思的很，乔治，我每添一颗星都要遭到一次进攻。”

巴顿俏皮地接过来：“而你每遭一次进攻，我都不得不把你保释出来。”

在凡尔登会议进行时，盟军的将军们还不知道巴斯托尼已被德军团团包围，危在旦夕，时刻都有被德军突破的危险。

巴斯托尼是比利时的一个小城，周围是地形起伏的乡村，在崎岖的阿登地区，地势却是异乎寻常的和缓，并且有很好的公路网。这个公路交叉点，是防守阿登森林和其后面默兹河的关键所在。德军占领不了巴斯托尼，就不能越过阿登推进到默兹。如果防守坚固，不但能够阻止曼特菲尔率领的第5装甲军沿公路向默兹河上的迪囊进攻，而且能牵制准备进一步推进的大批德军。

美军在巴斯托尼的这一抵抗决定着德军的命运。

12月18日早晨，曼特菲尔装甲部队的前哨离巴斯托尼只有15英里的时
候，城里只有美军一个军部的参谋人员。除此以外，炊事兵、乐师、勤务兵
和汽车兵倒不少，但这些后勤兵毫无战斗力，不堪一击。

这些散兵游勇做梦也未想到，在他们即将成为瓮中之鳖的前一天晚上，
在莱姆斯休整的第101空降师奉命以最大速度赶往100英里以外的巴斯托
尼，大汽车开着灯跑了整整一夜，在24小时内赶到该城，比德军到得稍早
一点。

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行军比赛，德国人输了。

德军虽然包围了巴斯托尼，但要将军队绕过它，继续向默斯河推进，是
有困难的。他们不得不把强大部队留下来牵制这个公路交叉点，试图把它拿
下来。

这是一场血战。一次次的进攻，一回回的反击，此起彼伏，无休无止，
双方伤亡极为惨重。在这座小城的周围到处是尸体，槽七竖八，修不忍睹。

22日中午，德军突然暂停进攻。第47装甲军司令冯·卢特维茨将军写
信给101师代师长麦考利夫将军，要求巴斯托尼守军投降。他却收到一封后
来传得很广的只有一个字的回信：

“呸！”

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答应，如果天气转晴，他给巴顿的进攻提供空中支
援。但老天无情，连续几天都是“希特勒天气”，士兵们不但要同德军作战，
还要同雨雪烂泥搏斗。

巴顿召来了随军牧师奥尼尔，大声说：“牧师，我请你写一篇祷文祈求
一个好天气，看看上帝能不能帮这个忙。”牧师眨了眨眼：“长官，干我们
这一行当的人通常求好天气不是为了杀人的。”

巴顿佯装温怒道：“牧师，你是神学教授还是第3集团军的牧师。我要
你写祷文同样是为了拯救美国小伙子的生命。”然后认真他说：“写去吧，
我明天就要。”

“是，长官。”奥尼尔牧师严肃得象一个真正的战士。

于是，在圣诞节前夕，印着巴顿祝词和牧师祷文的贺卡发到了第3集团
军的每个士兵手里。

贺卡正面是牧师的祷文，上面写着：

全能的上帝，最仁慈的主啊，我们虔诚地乞求您，用您的大慈大悲来结束
这场必须与之拼搏的雨雪吧。请赐予我们晴天，让我们投入圣战。请宽厚豁达
地聆听我们士兵的倾诉，他们在呼唤上帝，怀抱着您的神力，我们无往而不胜！
粉碎敌人的侵略，扼杀敌人的邪恶，让上帝的公正贯于人间和寰宇，阿门！

巴顿在祝词中写道：

第3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们，我谨祝贺圣诞节快乐。我完全信任你们的勇气，
信任你们尽心尽职的精神和技术。我们要全速奋进直到大获全胜。值此圣诞节
之际，愿上帝赐福于你们。此外，我保证你们在圣诞节得到一份可口的火鸡。

也真神了，祷文公布的第二天，即发起进攻之日，天空骤然放晴，并且
持续约6天之久。正是这宝贵的晴天，使得盟军的飞机从空中无情地袭击德

军，从而保障巴顿部队反击的顺利展开。

巴顿把一枚铜制勋章挂在奥尼尔牧师的胸前，拍着他的肩膀说：“看来上帝和士兵都喜欢你。”

牧师虔诚地回答：“而我更喜欢您，长官。”

4. 这句插科打诨的话希特勒也听到了，但元首什么也没说，只是惨然一笑

12月23日，阿登地区上空一碧万里，艳阳高照，能见度极好。盟军笨重的C—47型飞机给巴斯托尼城内的第101师空降师投下成吨的补给品，战斗机扫射着巴斯托尼四周的德军，P—47型飞机用杀伤弹、汽油凝固弹和机关炮，猛烈地袭击德军。

德军第2装甲师的一个侦察营在前一天到达迪囊以东3英里的高地，只要发动坦克的汽油和援军一到，就可沿斜坡直冲默兹河。

然而，未等汽油和援军到来，美军第2装甲师突然从北面打来，巴顿的第3集团军的3个师也从南面攻上来。德军的第2装甲师被打得七零八落，乱成一团。

覆盖阿登山区的白雪已被染红了。对德军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狭长的走廊地带撤退，以免被切断和消灭了。

首当其冲的曼特菲尔给“鹰巢”最高统帅部挂电话说，他部队的左翼已经暴露，再次请求放弃强渡默兹河。

约德尔反驳说，元首是永远不会同意的。放下电话，这位希特勒得力的参谋长还是但言相劝：“我的元首，我们必须面对事实。”

元首瞪了约德尔一眼，扭头走了。

希特勒站在自己的碉堡外边，无精打采地注视着2000架敌军轰炸机一窝蜂似地在他头上掠过向东飞去，在微弱的冬天的阳光里闪烁着威严的银光，使得他要在西方一举取胜的希望自然地消失了。

然而，在吃午饭时，他那位爱挖苦的秘书施罗德追问他：“我的元首，我们已输了这一战，是不是？”

“还没有。”希特勒板着面孔说。

他开始读起腓德烈大帝的书信来。有一封信是7年战争的第5年写的：

我开始打仗时，军队是欧洲从未见过的最好的军队。而现在我只剩下一群乌合之众；指挥员没有了，将领们都不称职，军官不会带兵，士兵不可救药。

然而，腓德烈最后赢了。只有那顽强不屈的精神保证了他的胜利。希特勒认为，大凡一切顺利时，人民对一切都感到满意；而当形势开始变坏时，人们就自暴自弃。人民是乌合之众，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领袖的意志。

所以，如果士兵问希特勒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他总是说：

战争不会再持续得如同已经持续的那么长了。谁也受不了，不论是我们，还是别人。问题是，谁会先垮掉？我说坚持得长些的那一方会取胜，只要我们面对失去的一切挺得住，我们对一切损失是挺得住的。如果对方有朝一日宣布说：“我们打够了”，这对他们没什么损害。如果美国说：“停下，停下！美国的小伙子不再去欧洲了！”那对他们没有什么损失。纽约还是纽约，芝加哥

还是芝加哥，底特律还是底特律，旧金山还是旧金山，什么也没变。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受够了，我们不干了。”——那么德国就不复存在了。

这是“困兽犹斗”的逻辑。

但是，也并非不合逻辑，因为顽如磐石的敌人阵线中也不断出现裂缝。

德军最初猛烈的突击把美军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切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于12月19日把德军突破点以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而布莱德雷便只负责这个“凸出部”的南翼。

艾森豪威尔把美国军队交给英国人全权指挥，这无疑会伤害美国人的自尊心。这一决定使布莱德雷大吃一惊。他抗议说：“天啊，艾克，如果你这样子，我可不能对美国人负责。我辞职。”

艾森豪威尔气得满脸通红，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说：“布莱，对美国人民负责的是我而不是你，因此你辞职毫无意义。”

“我警告你”布莱德雷又威胁道：“指挥权的移交会使美军的指挥丧失。”

“布莱，这是我的命令！”

艾森豪威尔挂断电话后，又打电话通知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大步走进美军第1和第9集团军的司令部，象耶稣来净化圣殿一样，会见了两个被接管的美军司令官。他得意地对他的上司、英国参谋长布鲁克报告：“美国人好象很高兴有人来给他们下坚决的命令。”

在蒙哥马利把事情弄糟时，艾森豪威尔却设法把事情搞得好些。为了使布莱德雷高兴，他打电报给马歇尔，请求美军参谋长把布莱德雷提升为四星上将。

当天傍晚，温文尔雅的丘吉尔首相对艾森豪威尔说：“我向你保证，英军将总是以能象他们的美军战友一样参加这个战斗而感到光荣。”而艾森豪威尔仍然担心，他给布莱德雷、巴顿下达严格的命令是一回事，可是对蒙哥马利下令却又是一回事。

12月28日，蒙哥马利在他的司令部举行的会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军将在“凸出地区”的北部发动一次最后的重大进攻。他认为最好是迎击这次进攻，然后在德军的进攻被阻击之后，用第1集团军反击。使艾森豪威尔惊愕的是，这位英国陆军元帅要打击“凸出地区”的顶部，把德军赶回“西部壁垒”，而不是攻击德军的侧翼，把他们切断，最后吃掉它。艾森豪威尔说，不会有进攻，并最后使蒙哥马利同意，如果当天或第二天德军不进攻，第1集团军应在1月1日向德军侧翼反击。

元旦那天，布莱德雷已经在进攻，他相信蒙哥马利将在当天开始进攻，但是蒙哥马利非但没有进攻，还给盟军统帅部送来一封信，指责艾森豪威尔的方针，并要求让他全权指挥地面作战。于是德军将坦克部队从北面调到南面来阻止布莱德雷。

从1944年6月中旬以来，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达到了顶点。

艾森豪威尔回信说：“我不同意”，接着以郑重的口气写道：“我很难过，我们之间产生了这样一条不可逾越的信念方面的鸿沟，以致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分歧提到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对蒙哥马利的反感是很大的，普遍的情绪是，蒙

哥马利必须离职。

德·基恩甘向他的上司反映了这个情况，蒙哥马利耸耸肩膀嘲笑道：“谁来替我？”

“已经安排好了”，德·基恩甘向他透露：“他们想要亚历山大。”

蒙哥马利的脸色顿时发白。他开始在他的活动房子内走来走去，最后转身向德·基恩甘问道：“快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签字吧。”

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德·基恩甘递上一份已经拟好让蒙哥马利签字的电文草稿。电报恳求艾森豪威尔撕毁蒙哥马利要求单独指挥地面部队的那封信。

唯恐如此不足以求得最高统帅的谅解，蒙哥马利随后又亲自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艾克，你可以信赖我和我指挥下的全体人员，百分之百地全力以赴来执行你的计划。”

1月3日蒙哥马利终于发起进攻。

德军面临着被英美军队反攻切断的危险。

从这一天开始，德军以两个军9个师的兵力向巴斯托尼发起总攻，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但结果是节节败退。到1月16日为止，恰好是希特勒以他最后的兵力军火作赌注发动攻势的一个月之后，德军又回到他们开始攻击的战线。

德军死伤和失踪约12万人，损失了600辆坦克和重炮，1600架飞机和6000辆汽车。美国损失也很惨重：死亡8000人，受伤40000人，被俘或失踪21000人，还损失了733辆坦克和反坦克炮。但是美军能补充他们的损失，而德军却办不到。他们已经把最后的招数都使出来了。

1月16日下午6点，希特勒同他的下属登上了开往柏林的专列。一位随身人员评论了一句：“柏林做我们的大本营最合适了，不久我们乘着电车就能从西线到达东线了。”

这句插科打诨的话希特勒也听到了，但元首什么也没说，只是惨然一笑。

第二章 东线狂飚

1. “柏林”这个名字的原意是“小狗熊”，所以狗熊的图案成为柏林的城徽不是偶然的柏林，座落在古老的施普雷河流入哈韦尔河口处。

13世纪以前它还是一个小镇，主要居住者是南斯拉夫人。这个城镇的发展，缘于一个日耳曼的“渴望东部”计划的结果，该计划旨在为神圣罗马帝国取得这个地区。这个举动的领导者是一系列好战的拥护国王的侯爵，创史者为阿斯卡尼亚家族号称“小狗熊”的阿尔贝特，他制服了南斯拉夫人并把他们赶走。从此，柏林开始兴盛起来。

“柏林”这个名字的原意是“小狗熊”，所以，狗熊的图案成为柏林的城徽不是偶然的，因为号称“小狗熊”的阿尔贝特侯爵是它的第一个征服者。

从此，这个城市的发展总是同这个城市征服者的势力范围联系在一起。1415年起为勃兰登堡侯国首府，1701年后为普鲁士王国首都，此后，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普鲁士王国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国，1871年定为德意志帝国首都。

这里名胜古迹很多。公元1700年成立的德国第一所科学院和1810年兴建的洪堡大学，在欧洲很有名气。勃兰登堡门是历史性的纪念建筑，门顶上有4匹铜绿斑驳的奔马拉着战车向前飞驰，门前大理石的石柱上，经过弥补的累累弹痕依稀可辨，它告诉人们这座已有200年历史的建筑所经历的沧桑。

此外，还有凯旋门、奥林匹克体育场、波茨坦广场，以及德意志帝国的一些著名建筑，如百米高的圆顶教堂、绿色的方形市政厅、宫殿式的国家歌剧院、博物馆等。

柏林，史称“施普雷河上的雅典”，可与世界名城巴黎、伦敦相媲美。

1945年1月的柏林，寒风凛冽，惨淡凄凉，虽然是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但在盟军1500架飞机持续的狂轰滥炸下，几乎变为瓦砾和废墟。

柏林人默默地站在城市的瓦砾丛中的时候，看到了更加凄惨的事情即将来临。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难民绝望地迈着沉重的步伐经过这个城市，日以继夜，络绎不绝。这些在战争失败后流离失所的人，不得不顶着空中飞来的子弹和暴风雪的袭击，在2英尺的雪地里长途跋涉。这些难民大多是农民，对他们来说，暴风雪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葬身于雪海。

自然界的节奏也被打乱了。柏林在和平时期有许多引人注目的鸟群，而最多的一种鸟就是乌鸦。这种候鸟巢居在波兰，夏天到俄国，但冬天总是飞回柏林。它们最喜欢啄食的地点是在市中心和许多空旷的公园里，而夜间最好的栖息地是在西郊哈弗尔湖畔高大的松树和柳树上。

但是，在战争最后一个可怕的冬天，柏林的这些惊弓之鸟发现在它们熟悉的觅食地点整天遭到持续的轰炸。它们蜂拥着盘旋在空中，愤怒地朝它们头顶上的“银色机械鸟”呱呱地叫个不停。入夜，燃烧弹把它们筑在树上的巢穴烧得精光。大风雪袭来时，这些精疲力尽而又饥寒交迫的鸟群丢弃了柏林，拍打着无力的翅膀，无奈地飞进勃兰登堡的公地，象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样，散落在公地的各个角落，默默地饿死在雪地里。

在中国，有“乌鸦一叫就要死人”的说法，乌鸦被人们看作不祥之兆。而在中世纪的欧洲，这样大群的乌鸦突然离去则被视作死亡和瘟疫的先兆，厄运即将降临这个为神所弃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1945年不算迷信而是事实，因为在大群乌鸦飞离

柏林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1月16日那天从西线悄悄地乘火车回来，在柏林中心一个阴暗的防空洞建起了他的最后一个大本营。

这是希特勒导演这场战争的第13个大本营。

说起来好象令人奇怪，希特勒在1941年以后就很少呆在柏林，帝国首都倒成了他偶尔来访的地方。斯佩尔说：“他本来应该呆在柏林，可以不时地到前线去视察，结果，他却颠倒过来，岂不反常？”

然而，元首这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这个比下水道还低20英尺的地下暗堡，直到他自己结束生命的105天，就再也未见过日出或日落。

暗堡的内部是阴森凄凉的。房顶很矮，走廊就象地窖的狭窄过道一般。有三十几个拥挤不堪的房间，有好几个还漆上了战列舰一样的灰色。走廊上粗糙的墙壁呈褐色。有几个地方，斑驳的水泥上渗出水滴来，看来泥瓦匠永远也不能完成抹灰这一道工序了。

只有3个房间稍大一点，每间有15英尺长，10英尺宽，附有抽水马桶和淋浴喷头，这是希特勒的私人住室。这3间象修道院的密室一般，备有几件简单的家具。起居室有一把躺椅、一个咖啡茶几，一把椅子；卧室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和一张梳妆台。

这个地方现在成了希特勒的缩小了的国土，也是第三帝国的缩影。在这里，只有一部电话总机、一部无线电台、一部通向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无线电话机。希特勒虽在地下，但仍进行指挥，直到他临终的最后一刻。

征服苏联，独霸欧洲，夺取世界霸权，这是法西斯德国蓄谋已久的国策，也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目标。

甲在1925年、希特勒就在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新领土的时候，我们必须想到俄国和它的附庸国家。”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一协定。顾名思义，这主要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没有改变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条约签定不久，他便在一次会议上说道：“现在俄国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已经同俄国缔结了条约。但是条约只是在对我们有用的时候才有遵守的必要。一旦我们在西方腾出手来，我们就可以对俄国作战。”

德国统治集团正是根据这个总的方针，不断加紧发动侵苏战争的准备。1940年西欧战局结束后，德国武装力量在人数、技术装备和作战经验等方面，均可超过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条件成熟了。他说：“如果我们进攻他们，斯大林的俄国将在8个星期内从地图上抹掉。”

于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就以190多个师的兵力，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国海陆空军一齐出动，象一场狂风暴雨，遮天盖地而来。不久，希特勒占据了几乎全部欧洲国家和北非，控制了比神圣的日耳曼罗马帝国版图还大得多的领土。

希特勒怎么也没想到，几年以后，这只俄国熊把他和他的军事统帅部撵回到这个标有狗熊城徽的柏林。

柏林，你还是那个征服东方斯拉夫人的“小狗熊”吗？

2. 这是大战以来苏联发动的最大攻势，他们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1944年10月的一天上午，正在华沙代表最高统帅协调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战事的朱可夫元帅，应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召飞回莫斯科。

最高统帅不在克里姆林宫，而在孔策沃的斯大林近郊别墅。

别墅是一座双波屋顶的绿色两层楼房，不太高，在树林的掩映下几乎不惹人注意。朱可夫下车走到正门前，斯大林的卫队长认出是朱可夫元帅，便请他脱大衣进入客厅。

客厅兼作餐厅，是举行庆祝会和宴会的地方。厅里没有什么摆设，只是右边两扇窗户之间的墙上挂着两张大画像，一张列宁像，一张高尔基像。

客厅中央放着一张净光明亮的大桌子，几乎占了四分之三的地方，靠门有一架华美的红木小钢琴，并列放了一部电唱机，这是美国人送的礼物。客厅里还有两张沙发：一张小的，靠背镶有镜子；一张大的，呈暗绿色，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就是在这张大沙发上逝世的。

空无一人，一片寂静。朱可夫在原地放重脚步走了走，并故意于咳了两声，想引起主人的注意，还是没有人。

正纳闷间，突然，右边通走廊的门开了，进来个人，披了件伤列脚跟的高领羊皮袍子，皮袍下面露出了一双很大的黑色厚毡靴。

进来的人身上散发出浓郁的林野气息，他用袖子拍打了一下羊皮袍子，然后朱可夫听出斯大林沙哑的声音：“朱可夫同志，快到我的办公室，我一会就来。”

朱可夫这才明白：斯大林冬天日间习惯于在凉台上休息。他就这样穿着毡靴，戴着毛皮帽，严严实实地裹着大羊皮袍子躺在凉台的沙发上睡觉。

不一会，最高统帅已换上了灰色军便服和轻便皮靴，手里拿着常用的烟斗听取朱可夫的汇报。

斯大林走到壁炉边，给已经不旺的炉火加了几块劈柴，突然向朱可夫问道：“如果今后所有各方面军都归最高统帅部直接领导，你认为怎么样？”

朱可夫怔了一下。他理解，斯大林指的是要取消负责协调各方面军行动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但他立即回答说：“是的，方面军的数目减少了，整个战线的宽度也缩小了，领导各个方面军已经比较容易，现在完全可以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各个方面军。”

“你不会是因为赌气才这样说的吧？”

“有什么可赌气的呢？”朱可夫开玩笑说：“我想，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是不会失业的。”

“那么好吧，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位于柏林方向。我想派你去这个地方。”

朱可夫回答说：“我准备指挥任何一个方面军。”

“不过”，斯大林对朱可夫说：“你今后仍然是我的助手。”

11月12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签署了任命苏联元帅T·K·朱可夫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同一命令还任命K·K·罗科索夫斯基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

1945年新年伊始，苏军在东普鲁士，在布达佩斯城下，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山区，在濒临华沙一片废墟的维斯瓦河沿岸，摆好了准备进攻的架势。这次攻势的目的，是要使红军横扫波兰而直捣柏林。斯大林说：“要把法西斯野兽打死在他自己的洞里，在柏林城上升起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认为，华沙至柏林是苏军的主攻方向，是直捣德国要害地区的捷径。但是，德军也必定在这里集中主力部队作拼死的抗争。为了分散敌军中路的兵力，最高统帅部决定，首先加强南路和北路的攻势，以强大的部队牵

制住敌军的侧翼，并将其中路兵力吸引到南北两翼。在尚未粉碎敌军两翼的时候，先用绝对优势兵力一举突破敌军的中路防线，并且穷追猛打，粉碎希特勒的防御计划。

据此，最高统帅部下达了实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命令，并给各方面军分派了具体任务。

苏军的主力是朱可夫指挥的实力雄厚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

南翼由彼得罗夫指挥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协助。

北边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配合。

主攻方向的正西面，是德国整编“A”集团军群下属的30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两个摩托化师和两个旅，在这股德军的后方还有50个营，共约40万人。

苏军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和科涅夫派去大量增援部队。两个方面军加起来的兵力之大令人惊讶：163个师、34134门火炮和迫击炮、646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4772架飞机和220万人。也就是说，苏军拥有大大超过德军的优势：兵力5.5比1，火炮和迫击炮7.8比1，坦克5.7比1，飞机17.6比1。在各方面军的进攻地域，部队的平均战役密度为每1.3英里正面有一个步兵师，每英里正面有103门火炮和迫击炮，而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数量平均每英里为19辆。

原定战役的发动日期是：1945年1月20日。

英美军队在阿登山区处于危急的时刻，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向自己的盟国苏联寻求紧急援助。只有苏军在东线再次发起进攻才能减弱德国对西线的压力。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派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空军元帅特德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前往莫斯科。但是，由于天气不能飞行，他被滞留在开罗。

时间紧急，前线形势对盟军急剧恶化。丘吉尔经与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商定，由他亲自给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发函。

铺开信笺，丘吉尔犯难了，不知从何下笔。

他明白，这个布尔什维克的“斯劳克司”不喜欢他。

3年前，1941年7月18日，当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被德突然进攻打得连连败退之际，斯大林也向丘吉尔写了第一封求援的私人信件，正式提出希望英国能在法国北部开辟战场，以减轻苏联的压力。

丘吉尔一口回绝，并以爱莫能助的笔调回信道：“目前，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是沧海一粟，在冬季到来以前，不可能向你们提供任何重大援助，其中包括第二战场问题。”

世人皆知，正是英国首相的百般阻挠，使第二战场的开辟一拖两三年。

对英国人的冷漠，斯大林极为不满，他愤愤地说：“他们想削弱我们。”

丘吉尔并不健忘，斯大林完全有理由对他进行小小的报复。但是，他心里明白，斯大林需要丘吉尔，正如丘吉尔需要斯大林一样，他们俩人谁也离不开谁，可又都希望把对付希特勒这个坏蛋的重担推给对方。

点燃一支雪茄烟，他狠狠吸了两口。

终于用他平生未有的近似乞求的措词写道：

“西线战斗十分艰苦……根据您的亲自经验，您会明白：当暂时失去主动权而被迫保卫一条极长的防线时，局势是多么令人担忧……。我们能否指望苏联于1月间或您愿意指明任何其它时间在维斯瓦河战线或其它某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如您能告知我这一点，我将十分感激。我把这一绝密情报除告知布鲁克元帅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条件是绝对保密）外，绝不向任何人透露。”

苏联政府对来函很快作出反应。虽然苏军尚未完全做好进攻准备，而且天气也不利于进攻，但斯大林在回信中告知丘吉尔：

“……考虑到我们盟军在西线的状况，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结束准备工作，不论天气如何，不晚于元月中旬在中央全线对德军展开广泛的进攻。可以相信，为了援助我们光荣的盟军，我们将做好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中，真正的盟国应该是这样行动的。

苏联最高统帅的决定受到丘吉尔的赞赏。1945年1月9日，他用夸张的语言给斯大林元帅回信说：“看了您那令人激动的来信，我十分感谢您。我们和美国将把一切可能的力量投入战斗。您向我通报的消息使艾森豪威尔将军备受鼓舞，使他充满这样的信心：德国人将被迫在两个炽热燃烧的战场之间分散自己的力量。”

后来，丘吉尔首相在议会演说中称：“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象苏联政府那样，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3天后，斯大林实践了向丘吉尔许下的诺言，把这次战役提前8天，于1945年1月12日对德寇举行了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大战以来苏联发动的最大攻势。

苏军以5个方面军的兵力同时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波兰中部400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猛烈的攻击。他们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一开始，渗透的速度就受到了阻碍，因为浓雾笼罩了机场，飞机不能从地面起飞。但是，浓雾也起了掩护进攻部队的作用，而大批操作良好的炮兵不慌不忙地夷平了敌军的防线。

1月12日上午10时，由科涅夫率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打响了这次战役的第一炮。他们兵分两路进攻，一路于1月23日在弗罗茨瓦附近渡过奥得河，继续向西挺进，另一路在1月19日解放了波兰的古城克拉科夫，到一月底攻占卡托彼兹，并肃清了西里西亚地区的全部敌军。

1月13日，白俄罗斯第2、第3方面军同时转入进攻。罗科索夫斯基部队从他们在那罗夫河上的两个桥头堡出击，次日，打破了通往东普鲁士南部道路上所筑的防线，4天后推进到其南大门姆瓦伐附近。

由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于1月14日从华沙以南的马格努舍和普拉维发起进攻，很快与其右翼部队对华沙形成包抄态势。1月17日华沙解放后，朱可夫部队大踏步向西推进，于1月底在库斯特林附近强渡奥得河，并在河西岸占据了桥头堡。

此时，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六、七十公里了。

3. 他笑了，并用讥讽的语调说：“美国人怎么会走在红军的前面，先到东部前线来了？”

1945年1月27日早晨，柏林东南60公里的萨岗空军第3战俘营里，10000名盟军士兵显露出某种压抑的兴奋。

尽管严寒刺骨，鹅毛大雪下个不停，战俘们还是拥挤在营房前，议论着最新消息：俄国人已经打到东边不到35公里的地方，而且还在继续前进两周前，关于红军发动重大攻势的风声，开始通过德军看守们传进战俘营。看守们看上去很焦急，战俘们却振作起来。忽然，有一天，几个看守暗示，柏林来了命令，战俘营要成为堡垒，成为坚守到底的孤立据点。过了几天，又风闻德国人要拿战俘当人质：假如俄国人试图围困战俘营，他们就枪毙战俘。随后，又传来更加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德国人将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情绪令人不安的低落，美国准将、萨岗资格最老的军官阿瑟·瓦纳曼不得不下令，立即停止传播小道消息，加快做好可能向西部强行军的准备。

那天晚上，萨岗战俘营南楼的战俘们正在观看他们自偏自演的杂耍、独幕剧，还有百老汇大街的戏曲。

剧场内4个角落的炉火只能维持大厅不结冰，但观众们被美国人特有的滑稽喜剧完全吸引了，以至忘了寒冷。19点30分，正门“哗啦”一声打开了，古德里奇上校穿着手工制作的木拖鞋步履沉重地从侧面通道走过来。他原是美国轰炸机驾驶员，个子不高，在非洲上空跳伞时摔断了腰脊，在南楼，他是资格最老的军官。他刚一登上舞台，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看守们方才来了，他们要我们30分钟之内到大门口集合”，上校大声喊道：“收拾衣物，整队集合！”

人们一窝蜂似地跑出营房。

上百名看守牵着十多只狂叫着的警犬，来到南楼召集战俘们。当这支2000人长蛇般的队伍终于跨出正门，冒着大雪向西走去时，已经是深夜22点了。

在柏林方向朱可夫主攻的路线上，另一队盟军俘虏正在行进。他们8天前离开了波兰的什科肯俘虏营，此时正接近德国边境以西32公里的乌加滕村。这是一只奇特的部队：79个美国人，200个意大利人，其中还有30名翁柏托国王投降后被俘的前将军。

它的领队是赫尔利·富勒。

这位美国第28师的团长是在阿登战役时被俘的。当时，他的一位士官曾对他说：“德国鬼子肯定会因为抓到富勒而不得安宁。”从一开始，富勒就把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向西转移的第一天，他就象从前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下令中途休息，他自己就带头躺在雪地上。那时对此感到吃惊的看守们，看得出这位49岁的得克萨斯人很有志气。由于他总是显得不怕威吓，看守们干脆让他带队行进。整整一周，富勒一直想方设法破坏西撤，他希望俄国人来解救他们。他们现在进驻了乌加滕，不然的话，早在横渡奥得河了。

德国翻译家保罗、黑格尔中尉在一座学校里为战俘安排了食宿，他曾愉快地在纽约学习了5年银行业务，因此他很亲美。“你和我们合作”，富勒说，“我们一定设法让你们再到美国”。

这天夜里，黑格尔在广播中听到戈培尔一项安抚人心的报告：东部的局势虽然严重，但决无理由惊慌失措，元首的神奇武器即将问世，俄国人将轻而易举地被击退。但是黑格尔刚一关闭无线电，就隐约听到隆隆的炮声。

次日 1 月 29 日拂晓，看守队队长马茨上尉听到附近有机关枪射击的声音，便决定甩掉俘虏，以免被俄国人追上。他赶到学校，唤醒黑格尔，然后用德文写了一张条子，3 点左右，他把条子交给富勒。条子上写着：“由于俄国重型坦克的逼近，美国军官们难以继续赶路，他们必须留在后面”。

“等俄国人来了，我找他们借件武器，追上去，把你这个蠢货干掉。”富勒狠狠地说。他看上去似乎怒不可遏，实际上，摆脱了马茨使他们很开心。

黑格尔正在匆匆穿衣服，富勒走过来，拿掉了他们的瓦尔特枪和帐簿，并对他说：“你要留下来”。说罢，他让黑格尔穿起一套美国军官制服，包括内衣和军鞋，还发给他一个编了号的军人身份证。富勒告诉他，从现在起，你就是美国中尉乔治·马尔·鲍尔，因为马尔·鲍尔最近潜逃了。接着，富勒对深感不安的黑格尔说：“不要害怕，你一直待我们很好，我们会替你解围的。”

上校召集美国人，让他们留在学校，并警告说，谁要是抢劫，就惩处准。德军看守队长走掉的消息不腔而走。不消几分钟，乌加滕村长来了，富勒给了他唯一一项任务，就是搞给养，随后，来了两个波兰士兵，说有 185 个波兰人愿意和美国人并肩作战。富勒应允了。过了片刻，他又收留了 17 名法国俘虏，其中一名会讲俄语。

他在村公所为这支增添了新生力量的部队建立了指挥所，并下令收缴全村武器。富勒一经有了武器，立即准备抵御任何敢于进犯乌加滕的人。

富勒手下的 3 个美国人，已经和德国人干起来了。

多伊尔·亚德利中校和另外两名美国人一星期前行军时潜逃了。后来，当他们与一支红军装甲部队相会时，红军指挥官和亚德利拥抱。俄国军官轻轻拍着亚德利的肩膀说：“你们是美国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好样的！史蒂倍克、雪弗菜真棒！”他给美国人拿来伏特加酒、食物和被子，一再挽留他们参加他的部队，一起作为盟友对德作战。

1 月 29 日这一天，这 3 名美国官兵，在离乌加滕不远的地方参加了一次红军装甲部队发动的进攻。突然，一架 ME—109 飞机朝装甲部队俯冲下来。美国人不由自主地跳进了战壕，这引起了俄国人一阵哄笑。俄国人无所谓地呆在大路上用步枪、机枪，甚至手枪朝飞机开火。纵队继续前进，把牺牲的战友丢在路旁。纵队开进了克罗依茨村，扫荡了负隅顽抗的敌人。

晚上，富勒上校和他的参谋人员在乌加滕设了防。除了 26 支步枪和马茨及看守们丢弃的两挺机枪外，还有从当地老百姓手里收缴来的猎枪、火枪、手枪和匕首。富勒把武器分发给全体美国人和 185 个波兰人，并在村子四角设置了岗哨。在村东，还挖了枪眼，埋伏了机枪。21 点前后，好几批德国兵小分队被打散了，吓跑了，36 名德国散兵被俘。

过了一个钟头，富勒、坎贝尔中尉和黑格尔正在村长住所的 3 层楼上，被一阵阵炮声惊醒。富勒从窗口望去，只见十多辆坦克闭着灯隆隆地开过来。这些坦克不象是德国人的，倒象是美国的“沙曼”式坦克。3 个人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已经有人用拳头敲门了。

门外有人喊话。

“他们讲的不是德语。”坎贝尔说。

“可能是俄语，”富勒说：“打开门吧！”

楼梯里响起了脚步声，黑格尔赶快喊道：“这里是美国人！美国人！”门开了，几个苏联人朝他们冲过来，粗暴地用冲锋枪对着他们的胸膛。

富勒用手指了指隔壁房间的门，苏联人终于理解了，把亚历春斯·贝尔坦，即那个懂俄语的法国俘虏，叫了过来。当这个小队的苏军指挥官马雅丘克上尉得知他们3个都是美国人时，他笑了，并用讥讽的语调说：“美国人怎么会走在红军的前面，先到东部前线来了？”说着，他越发把枪口贴紧了富勒的胸膛。

听了贝尔坦的说明后，俄国指挥官拥抱了富勒，还吻了他的面颊，然后慷慨地说：“美国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富勒说，他需要德国弹药和蜡烛，还打算甩掉那36名俘虏。上尉答应把俘虏带走，还要对德国老百姓实行宵禁。

两位盟友向村子的广场走去。苏军坦克集结在教堂周围。人们把36名德国俘虏从地下室放出来，其中一名伤势很重，躺在一辆双轮车上。正当上尉和富勒再次拥抱时，上校听见一声枪响。

他赶紧回过身，只见车上受伤的那个德国俘虏已经死了。

4.“这一次”，希特勒好象是在，恳求：“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希特勒孤注一掷的阿登反攻，不仅使西线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而且也葬送了东线的德军，因为他将把最后的后备力量投入阿登，这一行动的严重后果到苏军1月12日大举进攻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

其实，在德国军事统帅部预见到这一结局的人不少，但他们都不肯对狂热到极点的元首说，而古德里安则不能装聋作哑，因为他是负责东线的德军陆军总参谋长。

早在希特勒加紧策划阿登反攻期间，古德里安就透露了苏联准备在1月发动冬季攻势的情报，希特勒痛斥了他一顿，大声说道：“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谎言！”

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以后，古德里安曾在圣诞节前夕和元旦早晨，两度向希特勒乞求援兵，以便应付苏联在匈牙利的威胁和应付他预料苏军即将在波兰发动的攻势，但是毫无结果。

为了说服元首，1月9日，古德里安第3次再到希特勒的大本营。他带着他的东线情报处长盖伦将军，盖伦企图用地图和其它图表向元首说明，在俄国即将在北方发动的攻势下，德国所面临的处境十分危险。

希特勒大发雷霆。

他说这些图表是“完全荒谬”的，并命令古德里安把制图表的人关到疯人院去。

古德里安当时发了火，说：“如果你要把盖伦将军关进疯人院，最好让医生证明我也是疯子吧。”

希特勒说，东线战场从来没有拥有象今天这样强大的后备力量。古德里安反驳说：“东线战场是个空架子，只要突破一点，全线都会崩溃。”

后来的情况证明古德里安是对的。

当希特勒从云雾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已面临严重困境，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没法解决了。

在苏军的猛烈攻势下，驻守在东普鲁士的北方集团军被包抄，其中一个军正在全线撤退。

这个军的司令霍斯巴赫将军，明知希特勒严禁这样做，但还是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俄国人已在这个军的侧翼，打开了一个约300公里长的缺口，

霍斯巴赫知道，如果冒死迎战，他的部队就有被歼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给那些正在携家带口向西逃难的东普鲁士 50 万难民开辟一条求生的走廊。

对此，他的顶头上司、北方集团司令莱因哈德上将同意，但负责东线战场的古德里安却大发雷霆。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德斯杜拉河畔。他一直认定俄国是头号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骨子里是东普鲁士人，早就暗下决心，要把他的家乡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救出来。这个霍斯巴赫未经战斗，也未经批准许可，就把这个重要地区让给俄国人，真是罪该万死！不过，当希特勒把他召回大本营，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德叛逆时，也还是冒险帮他们辩护。

“应该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元首说道：“应该把他们和他们的参谋人员立即解职。”

“我情愿砍去我的右臂来为莱因哈德将军担保。”古德里安说：“至于霍斯巴赫，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叛徒。”

希特勒没有采纳古德里安的意见，当即撤了莱因哈德的职。

改帅换将，也未堵住朱可夫打开的缺口。

古德里安为此而惴惴不安。他对希特勒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遏止朱可夫的坦克势如破竹的进攻，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救援集团军。他建议，这支队伍由骁勇的陆军元帅魏克斯指挥。

希特勒同意建这支集团军，但他怀疑魏克斯能否胜任这项任务，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党卫队帝国元首希姆莱。

希姆莱是党卫队，又称黑衫队的全国首脑。党卫队最初是由希特勒组织的一支 280 人的精悍贴身卫队。对希特勒绝对的服从。希姆莱以这支卫队为骨干，把黑衫队扩编为庞大而有效的完全为元首效劳的组织。希姆莱是希特勒的亲信，因而，也成了德国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

古德里安忿忿地表示反对。他说，希姆莱在军事上毫无经验。希特勒反驳说，光是他的名字就能鼓励士兵去誓死战斗。

鲍曼曾在一旁鼓动委任希姆莱一事，但是接近希姆莱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个旨在毁灭他主子的奸计。把他派往东线，不仅使他远离了最高统帅部和使鲍曼能加强对元首的控制，而且还必定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希姆莱在军事上何等无能。

希姆莱曾是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早就梦想带兵打仗，这回如愿了。他宣称，要把俄国人堵在维斯杜拉河，为表示决仍，还把这支新军取名“维斯杜拉集团军”。

当日，他便乘坐自己的专列前往东线。在离柏林 80 公里的地方，他渡过奥得河，继续前进，抵达维斯杜拉河附近但泽正南的一个地方。然后，面对朱可夫，他只有几个参谋和一张过了时的形势图，除了几个分散的部队外，他们集团军只是一个空架子。新增援的部队集结后，希姆莱开始上阵，设下了一条从维斯杜拉河至奥得河的东西防线。这是一个蠢举，因为这道防线只能问北对波美拉尼亚湾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希姆莱扎扎实实地挡住了小门，却把正门大大地打开了。

结果，朱可夫经过这道薄弱的防线，迂回西进，于 1 月 27 日他的先头部队抵达离柏林只有 160 公里的地方了。横在他们前面的奥得河，那是占领德国总理府必须跨越的最后一条天然屏障。

就在这天下午，希特勒大本营发生了饶有趣味的事。25 日那天急得团团

转的古德里安去见里宾特洛甫，要他设法同西方马上接洽停战，以便使剩下的德国军队能集中起来对付东线红军。这位外交部长马上到元首跟前告密，于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把古德里安大骂一顿，并且指控他犯了“叛国罪”，打发他去度4周假期，以“恢复健康”了。

但是在两个晚上以后，东线灾难性的打击使得希特勒、戈林和约德尔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同西方要求停战了。他们深信西方盟军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会自动找上门来。1月27日元首会议记录的片断还保存了这场戏的一部分。

希特勒：你们认为美国人对俄国的这一切进展会感到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俄国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

我们会象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俄国人步步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俄国人怀有戒心。

希特勒：显然是这样。美国报界已经在抱怨了，问这场战争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戈林：如果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这样把他们的最后希望系在一根游丝上。但希特勒提醒在座的人说，1918年，祖国被三军总参谋部在背上砍了一刀。如果不是他们提前投了降，德国本来可以取得体面的和平，也不会出现那种战后的混乱，既不会有共产党篡国的尝试，也不会出现全面危机。

“这一次，”他好象是在恳求：“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第三章 抢渡莱茵河

1. 丘吉尔和英国将领们常常骂他太偏向于美国人的意见，而马歇尔和美国将领们则骂他太偏向英国人

因希特勒阿登反攻搁浅的盟军西线进攻计划现在又拾了起来。经反复研究论证，1月中旬，艾森豪威尔把它呈报给盟军最高统帅部会议。

在东线苏军大举进攻，对柏林构成严重威胁以后，希特勒不得不从西线调出7个师去加强对东线的防御。但西线还留有59个师的兵力，他们企图依托沿西部边境线构筑的齐格菲防线和天然障碍莱茵河，阻止盟军向德军本土推进。

齐格菲防线犹如一道坚硬的外壳，保护着德国的西部边界。防线北起荷兰安平东南，南至瑞士与德国边境，全长约600公里。防线北段在莱茵河以西，南段在莱茵河以东，防护着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攻破齐格菲防线，即破坏了德国的经济命脉。为了尽快打破这个防御外壳，向德国本土推进，艾森豪威尔把这个总的军事行动计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突破齐格菲防线，肃清莱茵河以西的德军；第二步强渡莱茵河，并合围鲁尔地区的德军集团；尔后发动最后进攻，进抵易北河与苏军会师。

为此，艾森豪威尔把蒙哥马利指挥的第21集团军群部署在北部下莱茵河地区，并决心在这里实施主要突击；把布莱德雷指挥的第12集团军群部署在莱茵河中游地区，在中路突破最坚固的部分；把德弗斯指挥的第6集团军群部署在南部萨尔盆地，配合中路军队实施向心突击，歼灭那里的德军集团。

这是智慧和经验的结晶。这一战役胜利完成后，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史密斯说：“在我所知的战役中，这一次最不走样地按照制定计划的指挥官的规定执行。除了一次小小的例外，战役完全按照最高统帅原先的估计发展。”若干年后，艾森豪威尔还记得那个计划给他带来的兴奋，他引述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总司令罗伯特·E·李的话说：幸亏战争是很可怕的，否则我们会变得喜欢它。

但英国人却提出了异议。

英国人担心艾森豪威尔会延误蒙哥马利强渡莱茵河的计划。英国陆军参谋长布鲁克提议，他希望把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部署在鲁尔的北面，把英军部署在中央。

这事捅上了“天”。盟军最高统帅部不得不向罗斯福和丘吉尔递交书面报告。报告写道：“最高统帅确信，只要在作战行动上办得到的，他就夺取莱茵河北岸诸渡口，而不必等待消除莱茵河整个河岸的敌人后才采取行动。而且，一俟南部的形势能够允许他调集必要的兵力而不致过度的危险，他就以最大的兵力和无比的决心在北部强渡莱茵河。”

报告重申，把辛普森的美军第9集团军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直到战争结束。这就是说，把整个突破莱茵河的重心在攻势的“左肩”，由蒙哥马利所部承担重担。

这下蒙哥马利满意了。他还写信给布鲁克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艾克同意我所做的一切……我们遇上过一些风暴，但是天空现在晴朗了。”

但艾森豪威尔却高兴不起来。他常常抱怨说，丘吉尔和英国将领们常常骂他太偏向于美国人的意见，而马歇尔和美国将领们则骂他太偏向英国人。

他却不以为然：“随它去。”

让自己给蒙哥马利的主攻作穿插攻势，这对巴顿和霍布斯是一个打击。巴顿决定自行其是，他是懂得怎样不经许可就自行进攻的。巴顿问布莱德雷：“我能继续采取一次侦察行动吗？”布莱德雷明知他是要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强攻，但还是同意了。这几乎是他们之间密码式的语言。

1月24日，霍布斯和巴顿一同在巴顿的司令部研究作战方案，布莱德雷也参加进来，决定先由霍布斯在星期天发起进攻。

忽然，电话铃响了。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英国军官惠特利将军打来的。他告诉布莱德雷，今天英军已发起进攻，要求再撤出几个师，去支援英军。

布莱德雷异常愤怒。他吼叫道：“为了一次十分次要的行动，不惜要我们放弃一次稳操胜券的战斗。”这是巴顿第一次看到布莱德雷发火。他那瘦得嶙峋的手紧握话筒，怒气冲冲地警告惠特利，如果他要破坏整个战斗，那就这么做好了。

巴顿站在布莱德雷的背后，故意提高嗓门，冲着话筒咆哮：“告诉他们，见鬼去吧！我们三个人都辞职。我第一个！”

布莱德雷继续说道，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还有比抽调军队更危险的事，那就是美国士兵、军队和他们的指挥官们的声誉和才干将毁于一旦！你若觉得非要调动部队不可，我认为，你可以调动第21集团军群中那些该死的任何一个师和军团，你们同他们一起爱怎样干就怎样干，至于我们，你们不要管，我们的屁股将稳稳坐定直到结成冰块。”

“希望你不要怪我发脾气。”布莱德雷最后说：“我实在被你们气疯了。”

当他“砰”的一声丢下话筒时，前来围观的美国军官们都拍起了大巴掌，为将军助威。

但几天后，布莱德雷打电话给巴顿，严肃地告诫他：没有他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并把他的第95师调拨给辛普森的第9军，而且有五六个炮兵营也要调给他。

巴顿早有宏愿：“第一个出现在莱茵河上的必定是我。”他唯恐战争将在他及其部队处在防守状态中结束，而这时蒙哥马利却取得足以大肆张扬的胜利。他越想越窝火，决定到巴黎休假。

这是从1942年10月以来他第一次离开战场。

在阿登反攻之前，蒙哥马利就一直在筹划越过莱茵河的作战计划。1月底，冰化雪消，默兹河的水位一天中就上升6英尺，致使洪水泛滥，尽管如此，2月8日早晨5时，越过莱茵河的作战行动准时发动。

上千门火炮持续轰炸了10个小时，900架轰炸机对莱茵城堡进行了猛烈轰炸，尔后，由担任攻击的加拿大第2师为进攻开路。这一仗打得很漂亮。2月12日，许多德军官兵一枪未放，集体投降。

由蒙哥马利指挥的第9集团军于3月初首先进抵莱茵河。这个集团军的指挥官辛普森发现，这里有一条流经莱茵河的运河，通过运河运载人员物资，敌人是不易发现的。但是，这个主意被蒙哥马利否定了，他说：“就算你们渡过去了，在这以后你们能干些什么呢？”

辛普森明白，蒙哥马利计划他自己的渡河方案已经有一个月了。他不愿让任何人占了他的上风。

霍布斯和巴顿两人都已向前推进了很远。但是他们被艾森豪威尔牵扯住了，只要蒙哥马利没有到达莱茵河，霍布斯就不能攻打科隆，巴顿就不能攻占科布伦茨。

巴顿苦恼极了，他对布莱德雷说，历史将谴责美国最高指挥部软弱无能。他一再要求布莱德雷让他攻打科布伦茨。万般无奈，布莱德雷对他说：如果有机会，他可以攻打。

2月27日，机会来了，临时借给巴顿的第10装甲师已经前进到离古城特里尔10公里的地方，一旦德军从那里被赶走，他们别无它路，就只能一直退到莱茵河。

第10装甲师继续前进，直捣特里尔。一个俘虏供认，他的任务是及时把美国到达的消息传达给负责拆毁摩泽尔河上两座桥梁任务的部队。

理查逊中校决定完整地夺取这两座桥，他派出一半兵力到北面那座桥，但是这座桥在他们达到之前被炸掉了。前面那座桥叫皇帝桥，是罗马时建造的，理查逊亲自带队夺取这座桥。

那天晚上，月亮正圆，理查逊用50毫米口径的机枪射击着爬到桥头，命令步兵和5辆坦克过桥。6个喝醉酒的德国兵竭力要把另一端的通道炸毁，但是，他们刚刚把火药点燃，美国兵已经扑了上来。

巴顿拿下特里尔之后，既可以沿着摩泽尔河顺流而下直抵科布伦茨和莱茵河，也可以折向东南进逼萨尔工业区。无论他选择哪一个方向，谁又能阻挡住他呢？但就在此刻，有人给他送来一份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电报，命令他避开特里尔。

电报认为，夺取该城需要4个师的兵力。

巴顿的回电妙趣横生：“我用两个师的兵力夺取了特里尔。你们要我干什么？是不是再把它还给德国？”

2.他说：“这些人完全没有远见性，后撤意味着，把灾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尽管德国对盟军越过莱茵河战役的反应迟钝，但是，盟军越过鲁尔区已把他们的同标暴露无遗。2月23日，西线总指挥员伦斯德元帅再次向希特勒请令，他说：“假如不全面撤出莱茵河，整个西线将彻底崩溃。

没有人理睬他绝望的呼唤。

伦斯德再次求救，他要求在鲁尔河和墨兹河的汇流处能稍稍后撤，这一次，柏林干脆回答不同意，2月27日，一封希特勒亲自签署的电报随即而来了，电报通知伦斯德，全面撤退，连考虑都不能考虑。

几天以后，希特勒在一次会议上讥笑了伦斯德执意撤退的要求。他说：“这些人完全没有远见性，后撤意味着，把灾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没有退路了，只能背水一战。

出自内部的恐怖和来自外部的恐惧，把德军凝集在一起。德国人确信，他们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所以，打仗时都有一股疯狂劲。

美军第8装甲师金布尔上校奉命攻打莱茵贝格。

这个小城离莱茵河不到4公里。据情报部门报告，那里只有300名士气涣散的德国兵和3门自动牵引炮。如果在敌人还在那里筑垒固守之前，就能一举拿下莱茵贝格，越过莱茵河，在对岸建立一个桥头堡。

金布尔连夜发起进攻。战士们情绪十分高涨，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军事行动将载入史册。

但是，次日下午3点钟，在金布尔的侦察部队接近莱茵贝格的时候，德军一窝蜂似地涌上来，塔克上尉报告说：“地狱的大门打开了。”

现在再要求空中支援已经太晚了，炮火支援也难以实施，唯一办法是让步兵和坦克兵向前推进。金布尔坐上一辆坦克，带领主力部队向莱茵贝格冲去。

坦克部队沿着一条水渠向城市的方向移动。

步兵仍艰难地扒在坦克上，但在敌人反坦克炮、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下，一个个又从坦克上掉了下来。

在金布尔的右侧，由凯利上尉率领的 3 连也在莱茵贝格的城南发起进攻。这里街道弯曲狭窄，房屋老旧，古城墙的断壁残墙环绕四周。当反坦克炮弹开始从四面八方炸开的时候，凯利往后退了退，以便把混乱的连队收拢起来。

凯利通过无线电问金布尔：“我要不要守住我的阵地？”

“坚决守住！”

“怎么守呢？”凯利报告说，他只剩下 7 辆坦克了。

金布尔二话未说，当即派格尼少校带一个轻坦克连从西边攻城。

可是，过了还不到一刻钟，格尼便向金布尔发出呼救，说他已经丧失了 9 辆坦克，如果不给他派援兵的话，他很快就要完蛋了。

“支援到了，愿上帝保佑你们。”金布尔放下电话，迅速集合他手头所有的步兵，冒着敌人强大的火力前进。

在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幅可怕景象：格尼的 9 辆坦克全部被击中着火，乘员的尸体挂在炮塔上，好像他们还在试图逃脱似的。

他找到了格尼。格尼少校正准备用他还剩下的 18 辆坦克和 3 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再一次向莱茵贝格进攻。

金布尔跳进格尼的一辆装甲车，指挥残部继续向莱茵贝格挺进。突然，隐蔽在公路两旁的德军向他们猛烈开火，反坦克火箭筒和机枪组成了一道密集的交叉火网。金布尔忙从装甲车上跳下来，钻进一辆轻型坦克。他指着前方他们剩下的 3 辆轻型坦克命令驾驶员：“冲过去！追上其它的坦克。”可是，刚开出 500 公尺，一颗炮弹击中金布尔乘坐的那辆坦克，一团大火冲天而起，金布尔和驾驶员从燃烧着的坦克顶盖里爬出来。当一阵机枪子弹横扫到公路上的时候，金布尔上校已经跳到一条壕沟里。

格尼部队的幸存者们都和他们的指挥官一样，呆在壕沟里，格尼腹部被弹片划破，肠子外溢，正直挺挺地躺在那。

这时已是凌晨 4 点 30 分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假如你们还想活命的话，那就赶紧离开这儿！”

金布尔发现离他 50 公尺远的地方有一所农庄，他便朝那奔去，后面跟着一个志愿兵。突然，头顶响起几声巨炮，墙壁被炸穿了个大窟窿。金布尔晃晃脑袋，发现自己还没死，就支撑着爬起来，跟那个战上从气窗蹭进了地窖。

那个兵点燃一支香烟递给金布尔，说：“上校，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是他救了我们。”

金布尔上校同他握了握手：“你说得对。”

盟军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势如破竹，进展神速。辛普森在 2 月 23 日渡过罗埃河，到 3 月 1 日推进到莱茵河。在北面，英第 2 集团军和加拿大第 1 集团军逼近莱茵河。而蒙哥马利开始了渡河的准备。在南面，霍布斯在 3 月 5 日抵达莱茵河畔的科隆，3 天后巴顿也到达莱茵河。

正如艾森豪威尔所预料的，德军坚持在莱茵河以西作战。在战役结束时，

艾森豪威尔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一个记者问他，你认为是希特勒，还是德军总参谋部作出这个决定的。艾森豪威尔回答：“我认为是希特勒。在我们看来他应当这样干的时候，他却干了别的。”

由于希特勒的决定，德军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莱茵西线战役中，德军被俘 25 万，20 多个师被彻底消灭。德军现在只有 30 多个师来防守莱茵河。

3. 夺取一座完整的桥梁谈何容易。自拿破仑以来，还没有一支外国军队能渡过莱茵河

3 月 1 日这天，辛普森占领了门兴——格拉德巴希。

这是迄今攻克的德国最大城市，距莱茵河只有 3 公里。

这个地区的莱茵河上有 8 座桥，只要辛普森能夺取其中任何一座，就可以从这里首渡莱茵河。

这下可解了艾森豪威尔的围。

在北部，蒙哥马利已得到艾森豪威尔的承诺，将首跨莱茵河的殊荣交给他，即使在南部的霍布斯和巴顿先抵河岸，也要坐等他蒙哥马利的行动。艾森豪威尔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照顾蒙哥马利极强的虚荣心。

然而，霍布斯和巴顿虽然从口头上表示遵从最高统帅的安排，实则心中极为不满，暗怨艾森豪威尔偏袒英国人，问时在私下也打好自己的小算盘：一定要同英国佬比个高低。

辛普森则不同，他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美国第 9 集团军的司令员，又归于蒙哥马利麾下听令，假如他能首先夺桥，美国人英国人都会为他欢呼，许多不愉快的小插曲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夺取一座完整的桥梁谈何容易。自拿破仑以来，还没有一支外国军队能渡过莱茵河。敌军为了阻止盟军，在每座桥梁下都安放了足够的炸药，一旦感到大桥危机，就会瞬间将其毁掉。

3 月 2 日，辛普森得知离他们 25 公里远的河面上有座杜塞尔多夫大桥，于是，他便组织了一支化装成德军装甲车的别动队，力争在德军炸毁之前将其占领。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会讲德语的美国兵爬上装甲车，和装甲车阴影下的步兵们一起出发了。这些美国兵大大方方地穿过了敌人的防线，即使迎面而来的德国步兵队伍，也没有向他们喊口令：

黎明时分，别动队已经远远地看见大桥了。一支过路的德军迎面走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德国兵认出别动队战士身上的美军制服，但是，还未等待德国兵喊口令，别动队已经把这支德国部队消灭了。

就在这个时候，警报器响声大作，等第一辆“谢尔曼”坦克重重地压上桥面的时候，随着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仍莱茵河里涌起巨大的水柱，当激起的水柱落下去时，杜塞尔多夫大桥的一大半已无影无踪了。

在杜塞尔多夫大桥以北 25 公里处河面上还有一座桥。辛普森如能夺得这座桥，蒙哥马利很可能先于苏军打到柏林，而且希特勒一定会暴跳如雷，因为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希特勒桥”。

担任夺桥任务的日独立团海因茨上校打算，先由一个步兵连飞快穿过该桥，并使桥那头的守军失去抵抗能力，与此同时，工兵便着手把敌人预先安放在桥上的引爆装置排除。

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成功的希望不大，但海因茨上校觉得应该试试看。

攻桥与守桥的火力交织在一起，异常猛烈。跑在最前面的 4 辆美国坦克

被炸毁，当其它坦克推到大桥的中段，遇到了一个将近 4 公尺宽的大深坑，就再也无法继续前进了。

夜半时分，忽然一声巨响，爆炸的火光把桥后的夜空照得通亮。别动队队长霍金斯心想，德国人准是把桥炸毁了。可是天太黑，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他命令 3 名工兵前去探路，看看还能不能越过大桥。

3 名工兵乘着夜色匍匐前进，发现大桥丝毫没有受到损坏，然后他们查看了桥墩、支架和每个连结点，有条不紊地剪断了第一根导线。

当这 3 个工兵顺着大桥爬回西岸，德国人也匍匐前进来到桥上，又用新的导线把炸药包连接好。天刚亮，就听见一声可怕的巨响，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

行将出击的美国士兵们的心全凉了：大桥的东半部摇晃着跌进河里，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至此，辛普森的夺桥计划宣告失败。

4. 蒂默曼凝视着大桥，问道：“要是大桥在我面前炸毁，那该怎么办呢？”

在横跨莱茵河的所有桥梁中，盟军最想不到得到的自然是最无军事价值的桥梁了。数月间，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谁也没有把雷马根铁路桥当作部队可以通行的桥梁。

雷马根大桥并不是一座重要的桥梁。从西面通向雷马根的所有公路，路面都很差，而且，当进攻的部队一旦从这里渡过莱茵河，迎面挡住去路的就是—堵高达 180 公尺的玄武岩峭壁。过了峭壁，在大约 18 公里的地段内，群山耸立，森林茂盛，只有一些难以使用的公路蜿蜒其间。只要德军决心抵抗，装甲部队就无法前进。然而，无论如何，强占莱茵河上的任何一座桥梁，都有不可估量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3 月 6 日将近中午的时候，霍布斯的先头部队第 9 装甲师越过两支德军防线连接处的缺口，下午 4 点左右，这支部队开进了距雷马根大桥 18 公里的梅肯海姆市。

这个师的师长伦纳德准将对是否夺取雷马根大桥犹豫不决，正在这时，他的顶头上司第 3 兵团司令朱利金少将给他打电话。朱利金半开玩笑地说：“你看到远处的小黑点了吧？那就是雷马根的大桥。要是你能把桥攻下来，你的大名将流芳后世。”

说完，朱利金挂上了电话，就马上把他说过的话忘记了。

伦纳德把夺取雷马根大桥的任务交给 B 独立团。该团指挥官霍格准将立即派出两支快速行动部队，一支是恩格曼中校率领的两个营，任务是径直开往雷马根东部，夺取雷马根市；另一队是普林斯指挥的装甲步兵营，任务是从雷巴根的背面发起进攻，伺机攻占雷马根桥。

普林斯的部队直奔东南，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们行进到距莱茵河西岸还有几公里的地方，突然转向朝南挺进，渡过阿尔河，奇袭了辛齐格城。这一行动大大出人意料之外，躲藏在钢筋水泥掩体里的德国守军被打个措手不及，300 个德国兵一起当了俘虏。进城后，一个居民告诉他们，听说雷马根大桥预定当天下午 4 点钟炸毁。

事不宜迟。普林斯一面派人给霍格将军的总部送信，一面用无线电同恩格曼的部队直接联系。

与此同时，恩格曼的部队已穿过距雷马根 5 公里的小村子，走进了俯瞰

莱茵河的那块高地的树林里。走在恩格曼队伍前面的是 A 连一排的代理排长萨宾厄。他出生在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现年 25 岁，矮小结实，一脸络腮胡子。下午一点钟左右，他来到一个向右急转弯的路口，看到了莱茵河蜿蜒曲折和雷马根城的壮丽景色，不禁叫了起来：“上帝，看看这个吧！这是多么喜人的自然景色啊！假如不是这该死的战争，这应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

萨宾厄惊奇地欣赏了很久，忽然转身问靠他最近的一个人：“你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吗？”

紧挨排长的里奥；中士曾在参谋部工作过，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告诉排长，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莱茵河。大家都被那壮观的美景所吸引，仿佛战争也在一刹那间停止了。

这时，部队的指挥官恩格曼中校乘着他的吉普车，飞快来到队伍前面。他端着双筒望远镜足足在那里观察了一分钟，清晰地看到奶牛、马匹、士兵和汽车正川流不息地通过大桥。他惊奇万分：这次，一个天外飞来的运气又来了。

他命令 A 连步行前进，开入雷马根，C 连过几分钟，再乘坐半履带装甲车尾随其后。然后转向第 14 装甲营的约翰·格林鲍尔中尉，命令道：“约翰，我要你向雷马根突击。你要用坦克护卫大桥，不管什么人企图来炸桥，你都把他们干掉。”

络腮胡子排长萨宾厄奉命攻占雷马根大桥。他们抄近路从葡萄地里的一条小路翻过山头，沿着河岸朝雷马根走去。出城向东不到一公里，萨宾厄就看到两座象城堡似的炮楼，那就是雷马根大桥的最西头。

守卫雷马根大桥的德军弗里森哈恩上尉和 4 名工兵看到了萨宾厄的部队。他们蜷缩身子隐藏在一个炸药包边上，准备用这包炸药在公路上炸出一个坑，以阻止美军车辆前进。据上级通报，有一支正在后撤的炮兵随时都可能来到这里，因此，弗里森哈恩在等待他们过去之后再把大桥彻底炸毁。

当萨宾厄的部队接近桥头时，弗里森哈恩还在犹豫不决，但是，当他看见美国士兵闪闪发光的钢盔时，便大声叫了起来：“引爆炸药！”

一个工兵迅速拉动引爆线，6 分钟以后，炸药包轰地一声爆炸了。当烟雾消失后，弗里森哈恩看到，在通向大桥的公路上炸开了一个 10 公尺宽的大坑。但是，当他们返回大桥的时候，一颗潘兴式炮弹在离他几公尺远的地方爆炸，气浪将他掀倒在地，左腿不幸骨折。

弗里森哈恩咬紧牙关，继续向桥的那头爬去。只剩下 300 公尺了，然而，他觉得河那岸仿佛是天涯海角。

霍格将军来到俯瞰莱茵河的公路拐弯处，当他发现雷马根大桥还完好无损的时候，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甚至怀疑：德国人是不是等到恩格曼的所有人马都上了大桥以后，再把桥炸毁？

“占领这座桥！”霍格将军向恩格曼喊道。

“是，将军！”

下午 3 时 15 分，霍格接到普林斯那份“德军下午 4 点炸桥”的电报，又转向恩格曼：“敌人将在 45 分钟以后炸桥，你马上到大桥去。”

“是，将军！”

恩格曼一边应命，一边跳上自己的吉普车。

在恩格曼赶到大桥附近，发现德军用炸药炸出的那个大坑时，他明白几

小时之内，一辆坦克也没法通过。他问 A 连连长蒂默曼中尉：“你认为你们连队可以通过大桥吗？”

“我们可以试试看。”

德军防空部队从山顶上射击的炮弹不断飞向桥顶。在烟雾里，大桥似乎在来回晃动，快要倒塌下来了。蒂默曼凝视着大桥，问道：“要是大桥在我面前炸毁，那该怎么办呢？”

恩格曼无言以对。

于是，蒂默曼窜到一个弹坑里去，冲着正在等他命令的排长们叫道：“有命令，要我们过桥！”

络腮胡子萨宾厄提醒说：“这是敌人的一个圈套，一旦我们到了桥当中，他们就会把它炸掉的。”

蒂默曼又开始犹豫了，不过还是开了口：“命令就是命令。人家要咱们上去，咱们就上吧。”说着，他又爬出了弹坑。

就在这时，在山顶上的霍格将军收到第 3 集团军拍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取消了前令，也就是说，让他们停止夺取雷马根大桥的任务。因为巴顿的部队几乎已经穿插到了莱茵河了，所以，上级来命令，要霍格现在率部队南下，向科布伦茨挺进，以期同巴顿的部队会合。

霍格脑袋“轰”的一下，整个人似乎被什么吊在了空中。假如按令行事，他就会丧失这次战争中的天赐良机。他拿起望远镜仔细地注视着大桥。这时候，恩格曼的部队还未发起冲击，要停止整个行动还为时不晚。

霍格犹豫了。

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困难的抉择。事情很明显：如果成功，他就会成为英雄；假使失败，他将很可能失去指挥权。甚至葬送掉他的军事生涯。

他决定尝试一下，不管后果如何，也要夺桥！

在河的那一边，刚刚苏醒过来的弗里森哈恩上尉蹒跚地向悬崖脚下的那条铁路隧道走去。在隧道入口处，他见到了满脸恐慌的布拉特格。

“美国佬快上大桥了，”布拉特格催促道：“快命令炸桥吧！”

弗里森哈恩迟疑不决。一个小时前，他曾卑谦地请求上司舍勒少校答应他提前炸桥，却被他顶了回来。舍勒告诉他，希特勒最近下达了命令：每个过早地炸毁莱茵河上一座桥梁的人，都将被送往军事法庭受审。想到此，弗里森哈恩不知所措地答道：“舍勒少校应当发出炸桥的命令了。”

正说着，一个中士刚刚从桥上爬过来，他告诉弗里森哈恩，美军正在河的另一端集结，看来夺占大桥的行动就要开始。听到此，布拉特格忙接着说：“上尉，不能再等了，你要负起这里的责任来。”

弗里森哈恩操起电话，要通隧道另一端的舍勒指挥所，焦急地报告了险情，最后冲着话筒大声喊道：“少校，我们应该把桥炸掉！美国人已经接近桥头堡了。”

此刻的舍勒还念念不忘希特勒的严令。他仍在踌躇。

“假如你还不下令的话，”弗里森哈恩激动地说：“那么，我就要下令行动了。”

舍勒长叹一口气，说：“好吧，炸桥。”

弗里森哈恩转身叫他周围的人卧倒在地，把嘴张大，以保护他们的耳膜。他自己则跪在爆炸装置旁边，这个装置联结着安放在桥下各处的 60 来个炸药包。他拿起一把钟摆似的钥匙，在引爆装置里旋转了一圈，可是什么事情也

没有发生，他又往各个不同的方向疯狂地转动着钥匙，仍然没有动静。他突然意识到，引爆装置的中心线路被切断了，而且很可能是刚才那发令他受伤的美军潘兴式炮弹炸断的。

他赶紧命令一个专门小组出动接通线路，然而，这些人刚走到隧道出口，就遭到一辆美军坦克的扫射，只好又退了回来。弗里森哈恩问他手下的军官，谁自愿出去，用手去引燃备用炸药包。这包重达 300 公斤的炸药安放在第二个桥头堡的那边。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好半天，无人搭腔。终于，一位中士站起身无奈地说：“只好我去试试了。”

他匍匐着钻出隧道，迎面是一阵可怕的机枪连射，他不顾一切向前猛冲，转眼到了备用炸药安放处。

弗里森哈恩拖着伤腿焦急地从隧道口往外张望，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听见一声巨响，桥架随之飞起。真是谢天谢地，大桥终于被炸坏了。

在大桥远处，霍格将军听到的只是微弱的爆炸声，可当他看见桥身被炸药抛向空中的时候，便断定桥被炸毁了。他极为沮丧。

然而，大桥既已被炸，他也没有必要再给自己找麻烦了。这样一想，他的心头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可是，当烟雾渐渐散去，他惊讶地发现：大桥仍然完好。

于是霍格将军跳进他的吉普车，下了山岗，通知恩格曼立即命令全队通过大桥。

冲在最前面的还是络腮胡子萨宾厄那个排。桥中部有一个坚固的碉堡，那个在参谋部干过的里西奥只身冲了进去。他发现 5 个德国兵正挤在一挺卡了壳的机枪旁边，于是用手中的 M—1 型冲锋枪朝墙上打了两枪，用德语高声喊道：“举起手来！”

几名德国兵全部吓呆了，转过身来，乖乖地举起双手。里西奥弯下身子，用一只手把机枪三角支架合拢，把它从窗口扔出。然后用不太地道的德语问道：“上边还有什么人？”

俘虏道：“没有了。”

里西奥用枪一指说：“带我上去看看。”

他用枪头把 5 名俘虏推到前面，踏上螺旋扶梯。刚到上层，就与两人不期而遇。他们一个是士兵，另一名是中尉军官。酗酒过度的德军中尉一看情况不妙，急伏身去抓旁边的发爆器。里西奥上前一把将他拖到自己脚下，然后把 7 名俘、虏一并推下楼梯。

在碉堡外面，德拉比克在寻找他的班长里西奥。有战友告诉他，班长已经冲到前面去了。德拉比克闻听此言，不顾一切地朝前冲去，他跑得太快，以至于钢盔都跑丢了。这一跑，使他成了第一个跨过莱茵河的美国人。不久，恩格曼中校给霍格将军发去电报。

大桥已完好地到了我们手中，可通行坦克。我已把步兵派往对岸，您的计划如何？谁将保护我们的后方，您的打算怎样？我们希望及早知道。

霍格将军大喜过望，立即回电：

干得太出色了，我们将全力支援你们，请在彼岸修筑防御工事。

5. 大桥的失去意味着纳粹德国在西线拥有的最后一道天然防线——莱茵河的丧失

当霍布斯将军在黄昏时分回到斯帕的时候，心情异常喜悦，攻占雷马很大桥的消息他已获知，他不能再举棋不定了。第 1 集团军在无意中得到的这

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必须认真地加以利用。他迅速接通第 12 集团军群在那慕尔宫的总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布莱德雷：“我们攻下了一座桥梁。”

“一座桥梁？”布莱德雷猛然一惊：“您是说你们在莱茵河上拥有一座完整无损的桥梁了？”

霍布斯这才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在德国人炸毁雷马根大桥以前，伦纳德派人一下子就把它夺下来了。”

布莱德雷这才相信了事实，高兴道：“真是好样的！”随后又故意道：“不过，考特尼，伦纳德将因违抗艾克不准我们先渡河的命令而受到降级的处分。”

霍布斯假装生气道：“让那些该死的命令见鬼去吧！”

布莱德雷本来不打算立即将夺取雷马根大桥之事告诉艾森豪威尔，但他在同艾森豪威尔的高参布尔少将共进晚餐时，布尔对夺占雷马根大桥不以为然，并断言：要改变整个作战计划，那将是困难的。

他听了极为不悦：“作战计划，天哪！一座桥就是一座桥，不管从什么地方过河，只要渡过莱茵河就好。”

但布莱德雷又心虚起来：难道这是艾克的意思？于是，他操起了直通最高统帅的电话。

艾森豪威尔正在法国兰斯的寓所陪客人吃晚饭。

在他们快要吃完第一道菜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被叫去接电话。当他在电话里听到布莱德雷向他报告有关雷马根的事情后，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禁叫了起来：“你们在这个地区有多少力量可以投入莱茵河对岸的战役呢？”

布莱德雷坚决地回答：“我有 4 个多师，但是我打电话给您是为了这一点，那就是：要是我动用这些部队的话，将不至于妨碍您的作战计划。”

艾森豪威尔深感这一时期来委屈了第 12 集团军群，突然动了真情：“让那些制定作战计划的人见鬼去吧！干吧！布莱德雷，干吧！我将提供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以便你们能够守住你们的滩头阵地。即使地形不是那么理想，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嘛。”

艾森豪威尔又重新回到餐桌，心情特别高兴，向众人感慨道：“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转折点。”

自从 1944 年 7 月 20 日险遭谋害以来，没有任何其它事情比美军攻占雷马根大桥这一事件更使希特勒心烦意乱对他来说，这是部下对他的第二次叛逆。他决定要惩罚那些丢失大桥的负责人。顺便借此机会将连遭败绩的老元帅龙德斯泰特撤换下来，他已打电话给意大利的德军指挥官凯塞林元帅，让他即返柏林，前来收拾残局。

凯塞林到达柏林暗堡后，希特勒向他交代说：“西线的最薄弱点就是雷马根大桥。就是在那儿，需要刻不容缓地改变被动局面，我肯定，这一点你能做到。”

凯塞林虽然知道败局已定，但为了让希特勒放心，仍充满希望地答应夺回失去的大桥，将美军赶回莱茵河西岸。

其实，希特勒完全没有理由发怒，如果不是他那固执己见的命令，龙德斯泰特就会及早将部队撤回西岸，早日炸掉桥梁，也不会使舍勒犹豫不决。

但是，大桥的失去意味着纳粹德国在西线拥有的最后一道天然防线——莱茵河——的丧失。现在，英美同苏军一起把他们压缩在莱茵河与奥得河两

条大河之间约 600 公里宽的地带内，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死守德国的心脏——柏林。

第四章 把柏林大门的钥匙交给谁

1. 蒙哥马利想骑着白色战马进入柏林，但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却猛地勒住了他前进的缰绳

大举横渡莱茵河取得的成功，使蒙哥马利踌躇满志。1945年3月27日，他宣布了下一步的军事计划，命令他的部队使用大量的装甲武器，大胆挺进，直指易北河。在给艾伦·布鲁克的电报中他作了进一步说明：“我的目标是向易北河挺进……我的战术司令部移动的路线将是韦塞韦——明斯特——赫尔福德——汉诺威，从那里经过高速公路直捣柏林，我希望如此。”

那一天，他的部队在莱茵河对面的桥头堡已发展到深25英里、宽35英里，他已投入20个师和1500辆坦克。霍布斯和巴顿的部队已与辛普森的部队汇合，形成对鲁尔的全面包围。这样，他们就能进行期待已久的对适合坦克作战的下萨克森平原地区的突破，把战线径直推向易北河和柏林。

然而，就在次日夜间，他收到了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写给他的信。要他一旦完成鲁尔的包围，就把辛普森的部队还给布莱德雷，而布莱德雷则正在向莱比锡发起进攻。蒙哥马利今后的任务就仅仅是“保护布莱德雷的北翼”了。

这封信不禁使蒙哥马利目瞪口呆。

把辛普森的部队归还布莱德雷指挥，这是早晚的事，因为此事在英美之间争吵了几个月。使蒙哥马利大惑不解的是，艾森豪威尔竟改变了让他攻占柏林的计划。

攻克柏林显然是盟军从1942年在北非开始的攻势的顶点。西方报界，英、美两国人民普遍认为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正指挥部队直指柏林。

事实也是如此。1944年9月，当英美联军即将挺进德国时，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草拟了一份最后攻势的建议：“我们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及早攻克德国最重要的目标——柏林。”明确规定由蒙哥马利指挥的第21集团军群向鲁尔以北挺进，直取柏林，而让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担任支援任务。

3天后，9月15日，最高统帅签署了这个计划，并在给蒙哥马利的信中强调，希特勒的首都作为德国残余力量的象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是根重要的，曾明确指出：“柏林显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蒙哥马利想骑着白色战马进入柏林，但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却猛地勒住了他前进的缰绳。

这个短见的美国佬！

其实，艾森豪威尔是很有远见之明的。

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召开的雅尔塔会议，是在法西斯德国全面崩溃前夕，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的一次安排战后世界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分割德国问题，而分割德国的第一步是划分三国的占领区。

艾森豪威尔虽然未参加这次会议，对如何划分三国占领区的原则与结果一无所知，但他却用自己的头脑与经验作出了惊人的预见。

2月5日，美国第1集团军日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很蹊跷的事：这天上午，最高统帅预言俄国人将在3月31日即可攻克柏林，并以此打赌，赌注是10美元对30美元，甚至规定如到期柏林未被攻克，他就必须立即将赌金一次付清。

这是一个天才的预言。

因为几小时后，就在这天下午4点，远在克里米亚召开的雅尔塔第二次会议上，三国首脑最终作出了如艾森豪威尔所预言的三国占领区划分方案。

这次会议是由罗斯福总统主持的。

总统首先提议大家讨论有关德国的政治问题。德国战败以后，瓜分德国是问题的主要点，由苏联、英国和美国代表组成的欧洲协商委员会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主张在战后把德国分成三个占领区：东部的三分之一归属于俄国，西北部的三分之一割让给英国，西南部的三分之一给美国。英国和俄国同意了方案。但是，罗斯福不满意西南部的恶劣水土，他还没有签字。

在总统提出意见之后，斯大林表示，他想把瓜分德国的问题当场解决。参加会议的人感到惊讶的是，强烈反对这样做的不是罗斯福，而是丘吉尔。

首相说：“今天提出的问题是，您想要怎样分治德国？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准备不足。”这意味着对问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我没有非常固定的看法，我希望把问题认真地研究一下，如有可能，在和我的两个伟大的盟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把问题明确下来。”斯大林坚持要立即作出决定，丘吉尔则有力地反驳说：“我不相信能够讨论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瓜分方案，这个问题应该拿到和平大会上去讨论。”

“你们两位说的是一回事。”罗斯福劝开两个对立者，以仲裁的方式，不紧不慢地插话道：“如果向全世界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百个分割的方案。然而我仍然希望我们把这个问题限制在我们这个范围，并且从明天起，由三国外交部长就一项瓜分方案作出建议。”

“你是想说，一个研究瓜分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瓜分方案本身？”首相紧接着问。

“是的，研究瓜分问题。”

实际上，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争论远没有结束。在讨论战争赔偿问题时，两位又争得面红耳赤。丘吉尔说：“三国外长明天就可以讨论赔偿问题了，然后向大会汇报。不过，我赞成这样的原则：我们每个国家按需分配。”

“不！”斯大林立即反驳说：“我认为另一个原则比较好：按功分配。”

结果不出艾森豪威尔所料，雄狮般的斯大林战胜了残废的罗斯福与年迈的丘吉尔：易北河从北到南将德国一分为二，明确规定易北河以东将由俄国人统治。

是的，这是一个天才的预言。

但是，预言归预言，现实归现实。当雅尔塔会议作出决定后，盟军命中注定要放弃攻占柏林，艾森豪威尔在战略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这将是不可侵犯的分界线。

盟军最高统帅决定放弃攻占柏林，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还有一些直接的军事因素，其中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德军无条件投降后，才算完蛋。

最近几个星期，情报部门报告说，纳粹打算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建立起避难所，希特勒将在那里指挥游击战争。报告宣称：“阿尔卑斯山由于其地形的性质本身，实际上是无法攻入的。这里有着天然的屏障，这里有着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有效的秘密武器；在这里，军火在不怕轰炸的工厂中生产，粮食和装备储藏在其大无比的地下洞，一支经过特别挑选的年轻部队将接受游击战争训练，这里足以装备和指挥整个地下军从占领国手中解放德国。”

这份报告有夸大成分，但是德军组织“民族堡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德国青年狂热地崇拜希特勒。阿尔卑斯山易于防守，艾森豪威尔担心，希特勒能够从他的山中据点，纠集在德、意的残余部队，把游击战斗无限期地坚持下去。艾森豪威尔想迅速、干脆、利索地结束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艾森豪威尔认为盟国远征军必须占领阿尔卑斯山。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攻占柏林更重要的战略目标。

在盟军司令员中，布莱德雷对最高统帅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最高统帅部的军事计划中都留有布莱德雷战略思想的痕迹。

那天布莱德雷来吃午饭，正用餐时；最高统帅递给布莱德雷一封蒙哥马利陈述自己进攻柏林的信，问他有什么意见。

“别人我管不着。”布莱德雷喜形于色地说：“我个人另有一个计划。”

接着他陈述说：第一，他要求把美国第9集团军调回来；第二，他不会向柏林进军。

“为什么呢？”最高统帅想听听这位老朋友的想法。

布莱德雷答道：“我估计攻占柏林我们将付10万人伤亡的代价。”他接着强调这一点：“仅只为了西方盟国的威望和影响而不惜大量流血，代价确实太高了，况且东德已划归苏联，即使盟军进入柏林，仍要退出而让别人接管，这又何必呢？”

“OK，就这么干！”最高统帅扔下正津津乐道的布莱德雷，走人了。

艾森豪威尔命令执行最高统帅部1944年9月下达的计划，重新签署了一个结束欧洲战争的新计划。这个计划没有提到柏林。

这是引人注目的。

在3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问艾森豪威尔：“你认为谁先进入柏林，是俄国人还是英美联军？”

艾森豪威尔回答：“单从哩数看，你就知道是谁了。”

记者又问：“这是否意味着改变了盟军1944年9月挺进柏林的计划？”

艾森豪威尔仍然回答：“单从哩数看，你就知道‘是不是’了。”

“谢谢你，将军。”这位记者满意地坐下。

人们明白，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改变攻占柏林的主意，主要原因是1945年3月的军事形势大大不同于1944年9月。在9月份时，红军还没有打到华沙，离柏林有300余英里，而盟军远征军的距离大致差不多。到了1945年3月，盟军远征军离柏林还有200多英里，而红军离柏林只有35英里。

决心既定，艾森豪威尔于3月28日下午立即把这个新的军事计划送给了斯大林元帅，并写了一封致大元帅个人的信。艾森豪威尔对斯大林说，他决定把主攻方向指向柏林以南，而把进攻德国首都的机会让给了俄国人。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切成两半，使它失去作为一个整体来活动的可能性。

2.最后丘吉尔用一句拉丁成语收尾——情人的争吵乃是爱情的一部分

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私人电报宛如一颗V-2火箭在英国战时内阁的官员中间炸开，随之又波及伦敦、华盛顿、莫斯科，并引起历史的回响。

若干年后，他的娇娜多姿的女秘书凯心疼地写道，艾克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下午，他的参谋们都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那个周末，最高统帅对他的凯说：日子过得真慢，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个星期。

难怪，这几天，艾森豪威尔成了欧洲战场焦点人物，得站在中心与四面八方的人对话。

英国三军参谋长们深感震惊。

陆军参谋长布鲁克怒气冲冲地说：“首先，他根本无权直接同斯大林交流。其次，他的电报是不可理解的，看来纯属信口开河，同我们事先一致同意的安排是完全矛盾的。”

会后，愤怒的参谋长们没有征得丘吉尔首相的意见就给美军参谋部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他们说，艾森豪威尔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是越权。更糟糕的是，决定改变进攻方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他们还强调，英国情报界对关于所谓“民族堡垒”的谣传根本不感兴趣；在决定未来战略时，不应予以考虑。

正如那些军事首脑们一样，丘吉尔也觉得艾森豪威尔干了一件大蠢事。在战争的头几年，丘吉尔也曾向罗斯福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打垮希特勒，因而，他常常放弃了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但是，自从雅尔塔会晤后，他越来越坚信东方面临的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危险，随着胜利的来临，政治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苏联“已成了自由世界的致命的危险……必须立即建立一个对付苏联日益增长的影响的阵线……”在欧洲，这个阵线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在东方……柏林应是英美军队的首要目标。

3月29日下午5点15分，丘吉尔让他的三军参谋长们讨论这份电报并提出他们的意见，一个半小时后，他要通了盟军最高统帅办公室的电话，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抗议。接着，又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文：

……我不明白不超过易北河有什么好处。如果敌人的抵抗会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削弱下去的话，它实际上也可能会削弱，那么，我们何以不跨过易北河，尽可能远地向东方挺进？当南部的俄国军队似乎肯定要进入维也纳的时候，故意地把柏林让他们，这将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

另外，我并不认为柏林现在已失去它的军事意义，更不认为它已经失去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将对整个德国的抵抗在心理上产生深刻的震动，一旦柏林陷落，大多数德国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放弃抵抗……依我看，只要柏林一天飘扬着德国旗帜，这个城市就仍然是德国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更倾向于我们采取如下计划：第21集团军群向易北河挺进，攻占柏林。不管怎么说，这同您准备在鲁尔以南庞大的中部攻势并不矛盾，只是把部队的任务移至北翼。此外，这样还能避免使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

美国人对于英国的抗议感到恼火，对于他们的英国盟国对这场战争中成功的战地指挥官的战略表示怀疑的方式很反感。他们认为，英国最不应反对艾森豪威尔和斯大林直接接触，因为丘吉尔总是可以很随便地越过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和艾森豪威尔商谈。

最重要的是美国负责领导指挥战争的参谋长马歇尔也认为艾森豪威尔是对的。他认为，从卡塞尔到德累斯顿这条路线对俄国军队提供最短的距离，因而分割德军的距离也最短。这条路线可避开北部平原的水网地区，盟国远征军能够以此为轴心，根据需要向北或向南推进。这条路线直接通向德国第二个最大工业区西里西亚盆地。最后马歇尔认为，在艾森豪威尔取得莱茵河

战役胜利后，英国人对盟军的最高统帅表现出这样不信任，是不可想象的。

艾森豪威尔不知道马歇尔对英国人的答复，也给参谋长马歇尔送去一份他自己的报告，申明他的理由。他否认曾对计划作任何改变，然后他用英国对他的战略抨击来攻击英国人，他说：“我只不过依照布鲁克元帅一直对我叫喊的原则办事，决心集中力量于一个主要突击方向，而我的计划所做的一切事情，无非是把美国第9集团军调回给布莱德雷来进行这次突击。”最后，他流露出他长期压制着的对英国人的愤怒，说：“丘吉尔首相和他的参谋长们一会儿反对这个，一会儿反对那个，而我和我的顾问们每日每时都在研究这些问题，并且只有一个思想，即早日赢得这场战争的思想，推动着我们这样去做。”

马歇尔看了艾森豪威尔电文，直接对英国的参谋长们说：“只有艾森豪威尔能够知道如何去打这场战争，如何去充分利用变化着的形势。”至于柏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觉得“我们在俄国人之前抢先占领柏林所能得到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不应当凌驾于绝对必要的军事考虑之上。这种考虑，我们认为就是彻底消灭和瓦解德国武装部队。”

艾森豪威尔已从最初的疑虑中解脱，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新计划渐渐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因此，在给丘吉尔的回电中，他胆气明显强盛起来：

……您推测我想“使陛下的部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这使我感到不安。没有什么比这更与我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及了。我认为我指挥盟军两年以来所作的工作应消除这种想法。除此之外，我实在不明白，为何在我确认贵军的后方得到巩固，向莱比锡的进攻取得圆满成功之前，把在自己战区前进的第9集团军归于布莱德雷指挥，就会损害英国第2集团军和加拿大军的作用和威望……

这场风波开始平静下来，因为双方都不想分裂。英国人知道他们所能说的和做的都不会使艾森豪威尔改变主意，他们只能尽力而为。丘吉尔知道，在对德作战的盟国远征军中，英军只占四分之一，主力是美军，并一直在起主要作用，英国要想左右美国的战略是不可能的。丘吉尔很敏感的意识在战后的世界中需要英美团结，所以采取主动来平息这场纷争。4月5日，他致电罗斯福说：

我愿把英王陛下政府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完全信任，我们两国军队在他的指挥下的愉快心情，以及我们对他伟大和平凡的品质、性格和品性的钦佩，记载下来。……

他表白说，他跟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关系是最好不过的，他认为事情已经了结。最后，丘吉尔用一句拉丁成语收尾——情人的争吵乃是爱情的一部分。

丘吉尔把这封信的副本寄给艾森豪威尔，附上一句话，如果我说了些使您难受的话，这对我是一件痛心的事。

然而，丘吉尔首相还是趁此机会添上一句话，他仍然觉得盟国远征军应当攻占柏林。“我们应当在尽量靠东的地方和俄国人会师，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蒙哥马利直到4月6日仍然坚持攻打柏林不松口。他在电报中对艾森豪威尔说，虽然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并不觉得柏林有多大价值，“我个人不同意

这点，我认为柏林作为进攻目标，肯定是有价值的，我毫不怀疑俄国人也这样想；但是他们很可能装着说，情况并不是这样！”并要求派 10 个美军师协助他对德国首都发动强攻。

艾森豪威尔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他：叫他死了这条心。

“你可别闭眼不看事实，”艾森豪威尔对这位英国指挥官说，“在布莱德雷向莱比锡进军期间，你的任务是保护他的北翼，而不是要他来保护你的南翼。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指示是相当明确的。”

艾森豪威尔还说：“至于柏林，我完全愿意承认它在政治和心理上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更为重要得多的是有关柏林附近德军残部的配置情况。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身上。当然，如果可以不太费力地攻占柏林，我一定把它拿下来。”

但是，他明白表示，就算有那样的机会，那也要让布莱德雷的美军而不是让英国集团军来得到这个机会。然而，他在反驳蒙哥马利的电报中，无意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当然，如果布莱德雷耽误了时间，而你认为有足够力量在他之先向易北河挺进，那自然上上大吉。”

至此，蒙哥马利才死了攻占柏林的心。

3. 他也告诫艾森豪威尔不过问政治。他说：“政治是白宫头头的事，让他们去管好了。”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面对那封措词激烈的电文，刚开始，他焦急万分，也感到艾克做事太冲动。于是立即给艾克发了一份私人电报，上面列举了英国军队的主要指责并要求他作出解释。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艾克也对这一想法是否恰当产生了怀疑，急致电莫斯科的迪恩：信件暂缓递交斯大林，等待新的命令！

几天以后，当艾森豪威尔得到马歇尔的支持，丘吉尔友好地表示“结束纷争”之时，艾森豪威尔才电告在莫斯科待命的迪恩，把那封压了几日的信交给了斯大林。

这位元帅看完信后，心中涌现出一阵快意，但他仍像平时那样不动声色，淡淡地说：“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似乎不错。”接着他话锋一转：“他是否了解德国在中部地区部署阵地的情况？”

“不了解。”迪恩回答说。

“在南部发动的攻击是从意大利开始还是从西线开始？”斯大林开始旁敲侧击地发问。

迪恩犹豫一下，含糊道：“估计是从西线开始。”

“根据苏联的情况，德国在西线有 60 个师，你能证实一下吗？”斯大林又问道。

“我们的情报是 61 个师。”

“德国人在西线有后备军和增援部队吗？”斯大林摆出一副不问清楚不罢休的架式。

迪恩想了想道：“显然没有。”他觉得不能这样始终处于被盘问的状态，于是反问道：“东部战线的气候条件如何？”

“好多了。”斯大林姗姗答道。

“在这以前阁下曾认为东线的战斗会在 3 月陷入困境，现在还这样认为吗？”迪恩接着问道。

“形势比我以前预计的要好得多。”斯大林脸上现出微笑，“今年雨水

季节来得很早，现在，道路已经开始干了。”

他们继续谈论东线的情况。过一会，斯大林突然又将话题转到艾森豪威尔的信上，他抖动着胡子道：“艾森豪威尔关于主攻方向的计划是好的。这个计划可以使我们达到最重要的目标：把德国切成两块。”接着，斯大林向迪恩保证，明天就给最高司令官回信。

次日下午，迪恩把斯大林的一份极其机密的私人电报发给了艾森豪威尔：

阁下的使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一致。

我完全同意贵军同苏军在埃尔富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

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联军队的主要攻击点应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失去了昔日的战略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

这显然是鬼话！就在他使用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已失去战略重要性的论据来掩饰自己真实意图的时候，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调兵遣将，筹划对柏林发起最后一次大攻势。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生性随和的人，或者说艾森豪威尔怕俄国人，那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

战前艾森豪威尔很少考虑苏联问题。他不想研究俄国或共产主义，而是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 30 年代他从麦克阿瑟那里听到的反共谩骂。他既不对俄国政策的责任，也不与之发生关系。当 1942 年初，马歇尔要他考虑世界范围战略时，他确实有了责任和关系，但是他对俄国的关心主要是红军。象马歇尔一样，艾森豪威尔集中精力于考虑如何打赢这场战争。他从不考虑战后欧洲和世界的格局。

但在战争初期，他还不能象马歇尔那样对政治保持超然态度。他在华盛顿工作时，有一位苏联红军代表一到，就“开始以势压人”。他要求他看某些新式武器和秘密文件，艾森豪威尔问他为什么看，那位俄国人回答说：“我认为那不关你的事。我们要看文件，要看就是要看。”

艾森豪威尔风风火火地冲进马歇尔的办公室，给他讲了所发生的事，说：“我建议把那个家伙赶走，见他的鬼去。”

参谋长不同意，他说：“咱们的上司认为，我们可得让俄国人打下去，因此我们应该好生哄着他们，要不然他们又会给我们来个法国第二。就这样去同他们打交道吧，尽你的最大努力去同他们搞好关系。”

马歇尔根本不想参与政治，他也告诫艾森豪威尔不过问政治。他说：“政治是白宫头头的事，让他们去管好了。”

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一直不过问政治，严格遵循马歇尔给他的指示：打败德军。

艾森豪威尔和俄国人未曾有过个人接触，而盟军最高司令部在 1945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派特德到莫斯科去弄清斯大林的计划之前，和俄国人也没有任何接触。艾森豪威尔比其他人知道得更清楚，红军对最后打败德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红军不可能实现德国无条件投降。他主张，尽一切努力与俄国人合作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他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直接的是他憎恨德国人。他斥责德国人发动战争，造成从他的周围看到的巨大破坏，并斥责德国人继续进行这场对任何有理智的人来说早该撤手的冲突。在德国内部看到的情况加深了这种憎恨。他在4月15日写信给他的妻子玛咪，“有一天我视察了一个德国拘留营。我根本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残酷、兽行和野蛮的行为！真是骇人听闻。”在他写给马歇尔的信中，他说，“我看到的情况难以用笔墨形容”。在一个房间里他看到饿死的人赤裸着身子一直堆到天花板。艾森豪威尔又说，我是有意进行这次视察的，以便能够在将来万一出现指责提出这些事实仅仅是为了“宣传”的倾向时，提供第一手的证据。他安排记者、英国议员和美国国会议员们参观集中营，要他们亲自去看一看，并把集中营的相片寄给丘吉尔。

由于从来没有访问或研究过苏联，所以，他象大多数西方人一样认为，纳粹是不能挽救的，但是共产党情况不是这样；人们不能想象与德国真诚合作，但是与俄国联盟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

为了能相信这点，艾森豪威尔象威尔逊一样，他相信有可能克服文化、历史、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并同时克服由于世界分成许多民族国家而来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大国一致保证的安全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世界。艾森豪威尔不会天真到使用这样的口号：“保证全世界的民主”，或“用战争来结束一切战争”。但是他确实经常说，战争的毁灭性变得如此之大，它已经不是解决纠纷的可取的手段，因此必须找到其它的办法。他亲眼目睹到毁灭，他觉得自己最深入地卷了进去，因为是他发布命令，是他让成千上万的青年去送死。他极其希望从废墟中出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个没有军备竞赛，没有以战争相威胁的大国，没有针锋相对的敌对联盟的世界。

关键是双方要有坦率的良好愿望。艾森豪威尔自己这方面很愿意向俄国人表示这种善意。这是艾森豪威尔把柏林让给俄国人的最主要的真正原因。尽管他一直坚持“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因素，他避开这个首都，是为了非常明显的政治原因——使俄国人高兴。俄国人想得到攻克柏林的荣誉；他们认为他们应当得到。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表示不同意。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争夺柏林会使美俄战后关系出现更坏的起点。他要和俄国人共事，而不是同他们竞争。

艾森豪威尔相信合作是可能的。他承认这会有困难，但是认为双方的良好愿望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后来，即1945年5月下旬，他和霍普金斯和布彻谈论俄国问题。布彻记下了艾森豪威尔的谈话：

艾克说，他觉得美英和俄国的关系，大概处于如同美国人和英国人早期接触中的那种敬而远之的相同的阶段。随着彼此打交道机会的增加，我们熟悉了英国人的方式，而他们也熟悉了我们的方式。因而相互了解增加，终于在精神和名义上都成为盟国。

现在俄国人相对地很少……同美国人和英国人接触，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们。我们越和俄国人接触，他们就越会了解我们，我们就越能合作。俄国人在打交道时是直截了当、干脆的，任何转弯抹角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如果我们遵循先是由盟军总部，后来由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所显示的盟

国团结的伟大记录中产生的友好合作的榜样，就有可能与俄国人合作。只是现在，在和平时期，合作的动机是改善普通人生活的命运。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目标，就象我们为了赢得战争所做的那样，那么和平就会得到保证。

这是艾森豪威尔在战争期间的体会，以及这些体会对他的影响的生动说明。总之，如果有人能与蒙哥马利共事三年之久，肯定也能与俄国人相处。

4. “艾克说不行，”他对辛普森说：“你不能进攻柏林。”

美国第9集团军终于重新归属美军了。

在配属英国集团军群时，官兵们普遍感到统辖他们的蒙哥马利元帅对他们大不公平，总是派他们去执行一些不起眼的和不重要的军事任务。归属布莱德雷指挥的美国第12集团军群后，这个部队军心大振，所向披靡，迅猛东进，摧毁了面临的一切德军抵抗。

4月12日，也就是罗斯福逝世那天，第9集团军进抵易北河，并在河对岸建立了2个桥头堡：其中一个距柏林只有53英里，与苏军部队离柏林的距离差不多。

他们的指挥官同样雄心勃勃，摩拳擦掌，一心去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大战利品——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首都。他全然不同意艾森豪威尔让俄国人攻占柏林的主张。

此人就是威廉·H·辛普森中将，是美国陆军中最富有魅力和令人倾倒的人物之一。

马歇尔将军有次曾告诫那些应征入伍士兵的父母，要是他们的儿子写信回家，诉说他们有多么喜爱和崇敬他们的指挥官，那就要留神了，因为那往往意味着他们对他们过于宽容，也就意味着纪律松弛，而一旦要他上战场，就无异是让他去送死。

马歇尔却把比尔·辛普森看作例外。

辛普森几乎受到士兵们的众口交誉，这并不是因为他溺爱他们，而是因为他办事公道、体察下情和富有风趣。有一次，他奉命去整顿一个纪律涣散、士气低落、违纪抗命、怨气冲天和军容不整的一营士兵。这个营的士兵以搞得所有新来的军官狼狈不堪而出名，辛普森把全营集合起来，对他们的一副邋遢相连连摇头，并对他们说：“本营官兵现在要办的第一件事是人人都去理个发。我希望看到你们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现在给你们作示范，说明我指的整齐干净的标准。”

说罢，他脱下战斗帽，露出他那个秃瓢，鸡蛋似的圆脑袋上没有一根头发。队伍里发出一片哄笑和叫喊声：“大秃瓢！”但他讲清了问题，而且是生动风趣地做到了这一点，士兵们个个军容整洁。

在第9集团军里人人皆知，辛普森在参加每次战斗中身体力行并严格要求下属军官遵循这样一条准则：“能用炮打，决不派步兵。”

那并不是说他永远不让他的士兵们去参加艰苦的战斗，但他们知道，一旦他发出投入战斗的命令，那是出于万不得已。

辛普森已经听到流言，说柏林是俄国人的主要目标，还说他面前的那片领土尔后也许要割让给苏联占领区。作为一个军人，他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他的信条是：军队嘛，就是要攻城略地，然后据守。但是，他的部队到达易北河后，他开始估摸一下战局，发现当面敌军已是毫无斗志，德军士兵成群结队渡河过来向美军投降。柏林就在眼前。这位第9集团军司令越琢

磨，越觉得柏林是在向他招手。诚然，在德国首都的另一边，俄国军队距城只有 35 英里了。但辛普森通过盘问纳粹俘虏得知，俄国人单独同德军进行了殊死苦战，德军正在拼命阻击俄国人，而他自己的部队现在却已在易北河对岸牢牢站稳了阵脚。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德军正愈来愈倾向于让他们通行无阻。若乘机前进，扩大战果，岂非绝妙的用兵之道？

对辛普森来说，现在真是天赐良机，正碰上艾森豪威尔 4 月 6 日在给蒙哥马利的电报里无意中提出的那个“不太费力地攻占柏林”的机会。而且天缘使然，得以利用这个天赐良机的恰恰不是蒙哥马利所部而是美军第 9 集团军。如果辛普森还品不出这种局势的讽刺味道，那他简直可算是不通人情了。

他把他的参谋长詹姆斯·E·穆尔将军叫来，于 4 月 16 日给布莱德雷的司令部发了一份急电，声称他打算利用他当前的有利形势进军柏林。他在电报结尾写道：“24 小时

内定能到达柏林。”然而，当天晚些时候，布莱德雷打来一个紧急电话。“他说他要立刻见我，”辛普森后来说，“并要我马上坐飞机前去向他报告。于是我坐上飞机于半小时后到了那个小镇，名字现在我已经忘了，飞机降落时，他正在机场等我，我一走出飞机，他就说：‘我已经接到命令，让你在易北河止步，不要开进柏林。’”

辛普森目瞪口呆。“可为什么呀？怎么会有那种事？”他问。

“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布莱德雷说。

辛普森把军事形势简要报告了一下，指出美军前进道路畅通，俄国人则受阻不前。他可以不费多大力气在第二天早上到达柏林。他恳求布莱德雷打电话给艾克，“请你劝他改变主意。”

他们走进布莱德雷的办公室，叫通了给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的电话，辛普森站在一旁听着，布莱德雷说明形势。显然，布莱德雷和第 9 集团军司令同样急不可待，想尽法子说服对方，但不久就看出他完全是白费口舌。最后，他对电话另一端的艾森豪威尔说：“好，我来告诉比尔。”

他放下电话，转身向辛普森。

“艾克说不行，”他对辛普森说，“你不能进柏林。”

辛普森 35 年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窝囊。

他后来再没有得到当时为什么让他原地不动的解释。

事情就此了结。直到一个多星期后，红军先头部队终于进抵易北河，美苏两军指挥官们相互进行了拜访。

· 99 ·

“一位将军带着约莫 9 名部属来到我的司令部，”辛普森后来说，“我们共进午餐，相互接连用伏特加祝酒。最后，我们全都醉醺醺的了，那位红军司令官对他的随员说了些什么，他们抱住我，让我四脚朝天，把我向天花板上抛，大约抛了 10 次，都快把我吓死了。”

当终于抛完，让他重新站好后，他们对他解释说，是哥萨克表示尊敬的风俗习惯，也是他们感谢他的方法。

“他们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辛普森说，“并不是我让他们首先进入柏林的。”

后来，有人查究过此事，为什么不许美军夺取柏林？军事历史学家马歇尔上校认为，辛普森遇到敌人的抵抗会比他原来的估计要猛烈得多。布莱德雷则瞎猜一气说，美军进入柏林可能要付出伤亡 10 万人的代价。

“荒唐之至，”辛普森说，“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碰到什么抵抗，那些硬说会有猛烈抵抗的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我们前面，除了央求当俘虏的德国兵之外，实际上是无人之境。”

辛普森的参谋长穆尔将军同意他的看法。穆尔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退到第9集团军防线的德军中有一个纳粹高级军官，此人便是据守在易北河和柏林之间要道上的德国装甲兵团参谋长文克将军。有人把文克带到穆尔面前，这个德国人一开口就对他说：“将军，我们德国人已经同布尔什维克打了4年仗，下一步该由你们美国人去打他们了。你看我们马上联合起来一道去打他们是否更好一些？”

穆尔三言两语回答说，这个德国人所谈要去打的正是美国的“尊贵盟友”，他不准备听一个敌军军官讲这样的话。这位将军究竟何去何从，何以安排他的士兵的命运？文克回答说，他想率领他的所有部队向美军投降，如果允许他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他将命令他的装甲部队撤离阵地，让他的士兵缴械投降。他可以交出10万大军。

“我告诉他，易北河是分界线，”穆尔后来说，“如果他想率部投降，那他尽可以这样做——在易北河他所在的那一边向俄国人投降。或者，我又说，他可以回去自动告诉他的部队放下武器，那么根据陆战法规，我们就必须受降。不久，德军就成千上万地拥来投降了。”

此后不久，苏军指挥部再次派人来同辛普森将军接洽，这次可不是那么兴高采烈了。这些苏联人要求美军立即把渡过易北河向美军投降的10万德军移交给红军看管。这些德国人很幸运，美军已经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运到后方去了。

第五章 突破奥得河——尼斯河防线

1. 事实上，德国人也好，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好，都不希望俄国人参加谈判

东部战线出现了近两个月的平静，但德国人在西线部分投降的阴谋却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这个行动首先是在意大利登场。

因为这里成功的条件比其它地方更为有利。首先，盟军的意大利战线是处于英国的指挥之下，是一条次要的战线。另一方面，负责采取投降行动的德国将军，指挥着纳粹德国的党卫队。这是德国部队的精华，是“强硬派中的强硬派”。因此，这一主动行动的影响，将更为巨大。

这个行动是由纳粹德国沃尔夫将军采取的。沃尔夫是意大利战场的党卫队的指挥官，事情是通过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多尔曼上校进行的。多尔曼上校从 1944 年年底起，就试图同艾伦·杜勒斯的第一个代理人，德美混血儿格罗·冯·加韦尼茨接触。

这第一次尝试并没有马上取得效果，但是，由于一位新人物、意大利工业家帕里利男爵的参与，这种活动进行得更加积极了。帕里利是罗马教皇的侍从，他对挽救意大利北部的工业特别关心，因为这些工业因希特勒的“焦土”计划而面临被全部毁灭的危险。事情进行得非常认真，英、美方面甚至给它起了个密码代号：纵横字谜。至于德国人，他们显得十分乐观，他们知道，指挥意大利战场英美联军的亚历山大元帅，是一个“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危险的人”。

1945 年 3 月 8 日，艾伦·杜勒斯马上奔赴瑞士，沃尔夫将军正在那儿等着他。他们在苏黎世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

最初的正式会谈关系到意大利战场德军的投降，然而，从沃尔夫和艾伦·杜勒斯会谈可以看出，德国人主要考虑的还是在西线全面投降。

俄国人对于正在策划中的事情一无所知。据丘吉尔说，只有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参与了这一秘密。这一点很要紧。事实上，德国人也好，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好，都不希望俄国人参加谈判。德国人把拒绝俄国参加作为一个会谈条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没有丝毫理由非要坚持让俄国人参加不可，因为他们一心想要使这一行动获得成功。丘吉尔意识到，苏联政府会对南线德军的局部军事投降感到不安；这种投降将使盟军的部队在推进时只遇到微弱的抵抗，从而直驱维也纳或者更远，甚至可能向易北河和柏林方向挺进。

事实上，这正是英、美方面搞这次行动的目的。

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应当把谈判的情况告诉西线德军总指挥凯塞林元帅了，因为需要由他来掩护整个行动计划。事实上，沃尔夫是想趁此机会，把西线德军的投降问题一股脑儿端出来。果然，他立即动身赶往凯塞林司令部。但是要想会见和同凯塞林谈话，必须等待两个星期的时间。时间选择得糟透了：美军刚刚跨过了莱茵河……

然而，亚历山大元帅的两名密使却在瑞士耐心等待沃尔夫的归来。两周时间有点太长了，在卡塞塔司令部内，人们开始怀疑德国人是为了离间英、美和俄国人，正在玩弄阴谋诡计。亚历山大元帅大概了解在意大利战场的德军的投降问题上，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之间发生了争吵。因此，他于 4 月 4 日召回了他的使者，并于 4 月 8 日在意大利战场上发动了全面进攻。

在此期间，英、美方面对秘密守口如瓶。只是在谈判开始后，才决定告诉斯大林。此外，将使这一步骤带上仅仅是“不慎披露”的特色。3月11日，美国国务院责成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会见莫洛托夫，并把此事通知他。哈里曼说，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普通的“对话”。次日，苏联外交部长作了答复。他说，尽管苏联政府认为这一事情是严重的，但并不反对“同沃尔夫将军进行对话”。他只是要求苏联军官参加这些会谈。

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才不想要红军代表参加谈判。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以及在德国人的头脑中，第一个投降步骤只应该是走向整个西线单独投降的一个阶段，也就是把战争一分为二的一个阶段：即西线停止敌对行动，东线继续打仗。

3月18日，丘吉尔也责成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克尔爵士把“德国密使”在瑞士的“活动”通知苏联政府，并且表示在英国政府收到“俄国的答复”之前，“不进行任何接触”。再者，苏联政府也应该完全放心，因为“根本谈不上在任何时候曾对俄国人隐瞒过一点一滴的事情”。

局势的发展非常暧昧，莫斯科不能不作出反应。因为对俄国人来说，进行谈判是一回事，英、美两国坚持把他们排除在外则是另外一码事。

莫洛托夫对于丘吉尔3月13日的通报作出了强烈反应，答复是于第二天交给英国大使的。莫洛托夫在答复中谴责并抗议德国和盟国之间的秘密交易。

他说：“两个星期以来，在伯尔尼，背着承担反德战争最沉重的压力的苏联，以德国指挥部的代表为一方，以英、美指挥部为另一方的谈判正在进行。”

英国大使辩解说，苏联人“对事实发生了误会”，莫洛托夫所讲的“谈判”，“无非是为了弄清沃尔夫将军的权限和威望而进行的试探”。但是，英国大使白费唇舌，莫洛托夫一针见血地反驳道：

“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政府看不出有什么误会，倒看出了某种弦外之音。”

据丘吉尔自己说，他感到莫洛托夫的答复犹如一份“令人震惊的控告书”，犹如一种“令人气恼的回答”。所以，他觉得“与其竞相谩骂，毋宁沉默不语”。

华盛顿完全赞同丘吉尔把俄国人排除在西线德军的首次投降活动之外的态度。在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为国务院起草的3月17日的照会中宣布：“不论伯尔尼谈判的结果如何，这是一种纯军事方面的事情，俄国人无须干预”，就象美国人无权干预斯大林格勒的事件一样。

3月18日，亚历山大元帅的副参谋长、美国的兰尼兹尔将军和意大利战场英国情报处处长艾雷将军到达瑞士，次日，这两个人会见了沃尔夫将军，帕里利男爵也在场。

当然，会议进行的基础是在意大利战场实现单独停战。根据沃尔夫阐述的德国观点，缔结一个这样的停火协定，将“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反响”。

事实上，德国人始终想把谈判扩大到整个西部战线。所以，事情进展不快。这次会晤没有任何具体结果。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谈判已认真地开始了。

3月21日，哈里曼送给莫洛托夫一份照会，把这一“意外事件”通知他。这一次，莫斯科的反应更加强烈。3月23日，莫洛托夫交给哈里曼一份

照会，“公开地对美国的诚意表示怀疑”。照会特别说：

“在最近两周内，背着承受反德战争主要重担的苏联政府，以英、美军队司令部的代表为一方，以德军战场司令部的代表为另一方，进行着谈判。苏联政府认为，这一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大概罗斯福感到被莫洛托夫的指责刺痛了。

3月25日，罗斯福派人给斯大林带去一封个人亲笔信件。在他的思想中，他想把事情作一个小结，特别应该使斯大林相信不存在什么背着俄国人的会谈。

罗斯福说：“我敢肯定，由于发生了误会，没有正确地向您反映关于这一事件的情况。”于是他承担了把这些情况予以正确阐明的任务。然而，人们向他提供的情况同事实不符。

斯大林对罗斯福25日信件的答复是有说服力的，并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斯大林对谈判本身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在斯大林看来，根本的问题在于把俄国人排除在谈判之外。他说：“我不明白出于什么理由苏联代表的参加被拒绝了，而苏联代表又在哪些方面可能会妨碍盟国政府的代表。”

斯大林提醒罗斯福注意下面这一点。他说：

“对于您的消息，我必须通知您，德国人已经利用了同盟军司令部的谈判，他们已经成功地把原在意大利北部的3个师，调到了苏联战线方面。”他又补充说：

“从西、南、东三面共同发起突击行动的任务，是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行动的目的在于把敌军钉死在他们现在的防地上，使他们无法进行调动，无法把部队调到需要的地方去。这一行动计划，苏联正在执行，而亚历山大元帅却逃避了。”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足以使苏联统帅部感到不安，并造成了一种不信任的气氛。”

4月1日，作为对斯大林3月29日信件的全部答复，罗斯福仅仅满足于再一次地否认一切。他说：“我必须重申，伯尔尼会晤的唯一目的是安排同有资格的德国军官的接触，而决不是进行任何一种谈判。”

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新的辱骂性电文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是多么不信任地看待美国人的意图，他们是多么不重视美国人的诺言”。

罗斯福就是以这样感人肺腑的语言来结束电报的：

最后，我要说，这可能是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这一悲剧就发生在胜利的时刻，而胜利现在是唾手可得了。人类在蒙受生命、财产和金钱的巨大损失之后，才完成了这一事业，而这种不信任和缺乏信义却在损坏着这一事业。

丘吉尔从罗斯福那儿收到罗斯福同斯大林之间最后的几封往来电文的副本之后，他立即给华盛顿发了一份抗议电，说这是斯大林“对于美国的荣誉和英国的荣誉的侮辱”。

为了挑唆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宣称：“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两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毅然决然地起而应战，以便澄清事实，并且使他们懂得，凡事都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一限度，我们决不能容忍别人的侮辱。我

认为，这是挽救前途的最好办法。如果他们竟然以为我们害怕他们，以为他们能够粗暴地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我们，那末，我将对我们同他们的未来关系以及其它许多事情感到绝望。”

奇怪的是，就在4月6日这一天，丘吉尔同时致电斯大林，要斯大林提防德国人，好象整个这一事件不过是敌人一手策划的阴谋而已，他说：“如果说德国人此举的目的是在我们之间散布不信任的种子，那就应当承认，目前他们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不过，如果说当罗斯福责备斯大林因持怀疑态度而损害联盟团结的时候，他不是故弄玄虚，因为总统没有任何嫌疑，并以信义著称，那末，英国首相就完全不同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就是德国人的同谋，他比任何人都更起劲地在俄国人和英、美之间散布“不信任的种子”，他的全部政策就在于制造公开的决裂。

在这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误会”的问题。4月7日，斯大林打电报给罗斯福，保证他从未怀疑过总统的真挚和信义。但是，他对事实仍然感到惊讶不已。他明确指出，德国人已经做到了“毫无危险地”从西线抽调出15至20个师投到东线，而在东线红军正抗击着145个德国师；与此同时，国防军对西方国家军队的抵抗只不过是理论上的而已。

可能是因为斯大林的最后一份电报确实使他心平气和了。也可能是他得到了有关谈判事件的准确情报。4月12日，他答复了斯大林的电报。他感谢斯大林“对伯尔尼事件作了坦率的解释”，他宣布这一“事件”“已经成为陈迹”。他还补充说：

“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彼此怀疑，今后此类性质的小误会也不宜再次发生。我深信，我们两国军队会师德国、并肩发起联合进攻之日，便是纳粹军队分崩离析之时。”

然而，丘吉尔的说教不是没有效果的。就是4月12日这一天，罗斯福在晚间猝然逝世之前，打电报给英国首相说，在继续“主张尽可能地平息整个苏联方面的问题的同时”，应务必“保持坚定”，“我们迄今所遵循的行动路线是正确的”。

2. 最高统帅抽着烟斗，继续说道：“我看，将会有一场恶战。”

斯大林为德国与西方盟国开始的秘密接触深感忧虑。

但是，他对付负隅顽抗的敌人，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而对于可能会背叛盟友的人，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们的企图和敌人一起完蛋。

而目前最有说服力的不是别的，而是尽快攻打柏林。

3月29日，朱可夫应最高统帅部的召唤，带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柏林战役计划再次返回莫斯科。这一计划是方面军领导人和司令部在3月份制定的，一切原则问题基本上都同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商议过。

当天夜晚，朱可夫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一个人在那里，刚刚同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完会。

斯大林默默地同朱可夫握过手后，就像往常一样，似乎是继续不久前中斷的谈话似他说道：“德国的西方战线已彻底崩溃了，看来希特勒军队并不想设法阻止盟军的推进。然而在同我们作战的各个重要方向，他们却在加紧部署兵力。你瞧瞧这张图上的关于德军的最新情况。”

最高统帅抽着烟斗，继续说道：“我看，将会有一场恶战。”然后，他

又问这位方面军司令员，对柏林方向的敌人的估计如何。

朱可夫取出自己的前线侦察图放在最高统帅面前。于是斯大林就仔细察看柏林战略方向的德军的战役战略部署。

根据苏方的情报，德军在柏林方向共有 4 个集团军，其编成不少于 90 个师，37 个独立团和 98 个独立营。后来查明，德军在柏林方向的兵力不少于 100 万人，有 1.04 万门火炮和迫击炮，1500 辆坦克和 3300 架飞机。在柏林还编组有 20 万人的守备部队。

“我军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呢？”斯大林问道。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不迟于两周之后就可开始进攻，”朱可夫说。“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大致到那时也能作好准备。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从多方面的情况看来，将拖到 4 月中旬才能彻底肃清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敌人，因而不可能同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同时从奥得河展开进攻。”

“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碍不了大事。”

随后他走到书桌跟前，从一些文件中翻出一封信。

“你读一读看。”他说。

信件来自一位外国的同情者。信中说希特勒的代理人 与盟国的官方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这些会谈表明，德国人建议盟国在德国同意单独媾和的条件下停止对德作战，信中说，盟国似乎是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然而德国人仍然可能对盟军开放通向柏林的道路。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斯大林问道。但未等朱可夫回答，他又说：“我想罗斯福不会破坏雅尔塔协定，至于丘吉尔，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他又走到书桌跟前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安东诺夫，令他马上前来，15 分钟后总参谋长来到了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罗科索夫斯基那里的情况怎样？”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安东诺夫报告了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的局势和作战情况。接着最高统帅又问他，华西列夫斯基在柯尼斯堡地域的情况如何。安东诺夫又报告了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情况。

斯大林把刚才给朱可夫看过的信，又默默地交给他看。安东诺夫说：“这是希特勒分子和英国政府当局秘密勾结的又一证明。”

最高统帅对安东诺夫说：“你打电话给科涅夫，命令他 4 月 1 日带着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战役计划到最高统帅部来。到时我们一起研究实施柏林战役的计划。这两天，你和朱可夫再作些准备。”

4 月 1 日夜里，克里姆林宫灯火齐明，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应召来到斯大林办公室，安东诺夫上将和什捷缅科上将也在场。“我们刚向斯大林问过，”科涅夫后来写道，“他就问我们：‘你们认为你们对最近的形势了解得很清楚吗？’”

朱可夫和科涅夫回答说，他们认为，根据他们在各自的方面军可以得到的情报资料，对局势已经了解得很清楚。

“给他们念一下这份电报。”斯大林对什捷缅科说。

作战部长念了一份电报，内容是英美军司令部准备实施一次战役，以便攻占柏林。已经建立了由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主要突击部队。打算

在鲁尔区以北沿着大部分英军部队与柏林之间的最短路线，实施主要突击。电报中列举了盟军司令部已经采取的几个初步措施，包括组织突击部队和集结军队。电报最后附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同盟国认为，关于在红军能够到达柏林之前攻占柏林的计划是非常切实可行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当什捷缅科读完电报，斯大林转过身来向朱可夫和科涅夫问道：“现在谁将要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同盟国？”

科涅夫首先回答，他向斯大林保证，苏军一定攻克柏林。

“所以说你就是这个脾气，”斯大林似笑非笑，然后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怎样才能为这一目的建立一个突击集团呢？你的主力部队在你的南翼，因此你显然将不得不大规模地变更部署。”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回答，“你可以放心，方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内重新部署完毕，为进攻柏林作好准备。”

这时朱可夫作了回答。他说，他已经为攻占柏林作好了充分准备，而且他指挥的无论兵力兵器都处于“饱和状态”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经把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柏林，况且离柏林的距离又最近。

“很好，”斯大林说，“你们两人应该就在莫斯科这里，在总参谋部拟订出你们的计划，并在一两天之内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这样你们回方面军去的时候，就可以随身带上已经得到全面批准的计划。”

现在在莫斯科，这两个意志坚强的人，每人都希望使斯大林相信，应该采纳自己制订的最后突击德国的计划。朱可夫认为，他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能够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攻占柏林；而科涅夫则在继续进行活动，以便推翻最高统帅部早些时候关于让他的部队去攻占柏林以南地域的决定。总参谋部的一些成员建议，由两个方面军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可是这项建议既与朱可夫的正面突击的概念相冲突，也同科涅夫关于协同实施正面突击的建议相抵触。

当4月3日上午再次召开会议时，斯大林听取了两位司令员的计划，然后走到挂图前，并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之间画一条线，从而解决了僵持局面。这条线的终点是在柏林东南大约37英里的施普雷河上的吕本。据什捷缅科上将说，斯大林这时宣布：“哪个部队先到达这儿，哪个部队就参加攻占柏林。”

科尼利厄斯·瑞安在《最后一战》一书中写道：“倘若斯大林把这条线从吕本再往前画，一直画到德国边界，标出一条科涅夫不可逾越的界线，那么乌克兰第1方面军显然就不可能再参加进攻柏林的战斗了。”尽管“斯大林没说什么，但却默许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可以表现主动精神”。虽然一句话没说，却向科涅夫的方面军开了绿灯。科涅夫觉得斯大林摸透了他的心思。正如科涅夫所说的，“斯大林心照不宣地号召进行一场比赛”，然后会议便结束了。

为进行这次战役，苏军准备投入3个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完成但泽和格丁尼亚地域战斗后，从北面和西北面迂回柏林。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屈斯特伦登陆场发动主要突击。破坏敌人防御后，投入坦克集团军，从东北面和东面强攻柏林。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先在柏林以南地域向西纵深推进到易北河，然后调头向南，从西南和南面对柏林发动进攻。三个方面军的部队折

合成师，有 193 个，250 万人。拥有火炮和迫击炮 41600 门，坦克与自行火炮 6200 余辆，作战飞机 7500 架。而柏林地域内的德军约有 85 个师，100 万人，10000 余门火炮和迫击炮，15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300 架作战飞机。可见苏军无论在兵员和技术兵器上，对德军都拥有压倒性优势。

柏林战役开始的时间是：1945 年 4 月 16 日。

3. 奥得河在历史上就是从东方通向柏林的门户，而现在，它却成了防御苏军的坚固堡垒

1945 年初德军在华沙至柏林方向连遭失败，被迫退守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后，德军统帅部便考虑到苏军将很快进攻柏林。为了阻止苏军攻占柏林，从 2 月起便采取措施，着手进行坚守柏林的准备。

德军的防御企图是：首先顽强扼守奥得河——尼斯河西岸地区，在数百公里宽大正面上和数十公里纵深内阻止苏军前进：如果一旦沿河防御被突破，则以柏林及其周围有利地形为依托，阻止苏军突入柏林，从而赢得苟延残喘的时间，以达到拖延战争的目的。因此，苏军不得不在一个广大地域与德军作战。这一作战地域，东起奥得河—尼斯河，西至易北河；南起苏台德山，北至波罗的海沿岸。这一地域的中央是柏林。

奥得河是一条大河。它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从南向北蜿蜒 725 公里，全河道都可通航，是重要的交通动脉。

中游从奥波莱市至科斯钦的河面宽 100 至 225 米不等，深 2 米有余。下游，由于有诺特奇河和瓦尔塔河注入奥得河，河面宽度加大到 300 米，平均水深 3 米。春汛时，水深达 8 米。

奥得河在历史上就是从东方通向柏林的门户，而现在，它却成了防御苏军的坚固堡垒。

德军统帅部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强迫当地居民、战俘和外国工人构筑工事，建成了纵深梯次配置的强大防御体系。这一防御体系包括奥得河——尼斯河防御地区和柏林筑垒地域。

奥得河——尼斯河防御地区是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以西构筑的，正面宽 400 公里，全纵深 20 至 40 公里。德军将领认为，柏林会战将决定于奥得河的战斗。因此，该防御地区构筑了梯次配置的三道防御地带，工事十分坚固。

主要防御地带，即第一防御地带，是沿沃林湖东岸和奥得河、尼斯河西岸一线构筑的，纵深 5 至 10 公里，有二至三道阵地，每一阵地由一至二道绵亘的堑壕组成，前沿设有许多地雷场、铁丝网以及其它障碍物。在主要地段上的布雷密度达每公里正面 2000 颗。

第二防御地带距主要防御地带前沿 10 至 20 公里，纵深 1 至 5 公里，由一至三道堑壕和大量的支撑点组成。泽劳费城和工事最坚固的泽劳夫高地组成了第二防御地带的最强抵抗枢纽部，支撑点内集中了大量火炮和迫击炮，高地前沿设有 3 米深，3.5 米宽的防坦克壕和其它工程障碍，这一抵抗枢纽部支撑着整个柏林防御体系，对据守柏林起着关键作用。

第三防御地带距主要防御地带和柏林市均为 20 至 40 公里，由大量居民地和一至二道堑壕构成。战役开始时，该防御地带内的工事构筑尚未完成。

柏林筑垒地域从 1945 年初开始构筑，它完全是充分利用城市周围的河川、湖泊、森林以及市郊和市区的铁路与各种建筑构筑而成。该筑垒地域包括三道环形防御围廓，即远郊防御围廓、近郊防御围廓和市区防御围廓。

远郊防御围廓距市中心 25 至 40 公里，以居民地为基础，兼以湖泊、运

河等天然屏障构成，部分地段与奥得河防御地区第三防御地带衔合。在主要方向上挖了堑壕，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修筑了街垒，多数桥梁已被炸毁。

近郊防御围廓是沿柏林城郊构筑的，距市中心 10 至 20 公里，纵深 6 公里，是柏林筑垒地域中最重要的防御围廓。它以郊区市镇组成坚固的抵抗枢纽部，每个枢纽部构筑 3 道堑壕，并挖有许多防坦克崖壁和壕沟，工厂区修筑许多永备人力点，工事坚固，是德军保卫柏林的主要依托。

市区防御围廓沿环城铁路构筑而成。城内以各街区、各大建筑群组成抵抗枢纽部，并以坚固建筑物构成连、排支撑点。在通往市中心的街道上筑有街垒，十字路口和广场上配置了火炮，埋伏了坦克，整个市区修筑 400 多个钢筋混凝土工事。

德军统帅部不仅在柏林方向上构筑了多道防御地带而且还以重兵集团据守。防守柏林的德军有 48 个步兵师，9 个摩托化师，6 个坦克师及其它一些部队和兵团，总兵力约 100 万人，拥有火炮和迫击炮 10400 门，坦克和强击火炮 1500 辆，作战飞机 3300 架。使防御兵力兵器密度达到平均每 9 公里正面一个师，每公里正面有火炮和迫击炮 17 门。在屈斯特林至柏林方向上防御密度最大，每 3 公里正面一个师，每公里正面有火炮和迫击炮 66 门，坦克 17 辆。

看来，苏军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敌人的顽抗，要突破德军防御确非易事。

4 月 12 日那天，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去逝了。

这个惊人的消息是从英国广播电台的路透社快讯，被无线电监听到的。当时是晚上 11 点钟，德军大本营的人强烈要求庆祝，但英国皇家空军的狂轰滥炸把这种兴致抵消了。

午夜刚过，戈培尔刚从奥得河前线回来，在宣传部门口听到这个消息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他兴奋地把他的助手和几个记者邀进书房，大叫道：“把最好的香槟酒拿出来！快！快给我接通元首的电话！让他知道！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电话很快接通，戈培尔激动得说话都有些发颤：

“我的元首，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我的元首，您的星象图应验了。现在，不，今天我们的转折点出现了。”

难怪戈培尔如此乐不可支。原来早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的那天，戈培尔就曾给卜抽过一签，这张星象图曾预言“1939 年爆发世界大战，1941 年之前获得惊人胜利，1945 年最初几个月会遭到一系列挫折，紧接着在 1945 年 4 月下半月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

这是多么准确的预言啊！

电话线另一端的元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手抖得更厉害了。他说：“随着这一非同小可的转折事件的发生，美军和红军的火炬很快就会越过总理府屋顶进行交火了。”

电话总机的米施中士不解其意，其实希特勒的意思很明白，他指望西方大国与斯大林之间的联盟从此破裂。

第二天，戈培尔在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星象图的预言。但这天恰巧是 4 月 13 日，对西方迷信的人来说，“13”，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地下避弹室里正举行着一项特别会议。希特勒在会上提出了一项奇特的拯救柏林的战略：德国部队向首都撤退，建立一个牢固的抵抗中心，俄国部队必然会追踪而来。这样，其余德国部队便能摆脱俄国人的压力，并且能从

背后进攻布尔什维克。

“俄国人的战线过长，因此，我们能够打赢决定性的柏林战役，”他神秘地说道：“这将把俄国人排斥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之外。”

至于他本人，他将留在城里，激励柏林守卫者的勇气。几名到会者催促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但希特勒不愿讨论这个问题，身为国防军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元首，他必须留在首都。

会后，希特勒亲自起草了他最后一份告士兵书，写完就把它交给戈培尔。宣传部长阅读这份草稿时，被这种浮夸的文笔惊得目瞪口呆，想用绿铅笔改动一下原稿，但他放弃了这个念头，随手将草稿扔进纸篓，随后，他又拾起原稿进行修改，戈培尔没有征求元首对最后修改稿的意见，就将这份文件散发到前线：

东线的士兵们：

我们的死敌——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它妄图战胜德国，消灭我国人民……

在未来的几天和几周中，如果东线的每个士兵都尽到自己的义务，亚洲的最后进攻就会失败柏林仍然属于德国，维也纳将返回德国的怀抱，欧洲永远不属于俄国……

此时此刻，全体德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我东线的战士们，并且希望由于你们的顽强和热忱，由于你们的子弹，布尔什维克将被淹死在血泊之中。在命运之神使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罗斯福丧命的时刻，我们应该看到，这场战争的决定性转折已经到来。

阿道夫·希特勒

4. 近万门大炮在黎明之前齐声怒吼，向人们报告了苏军开始进攻柏林的消息

4月16日晨5时，柏林城里的人们，突然听到了来自东方的隆隆的炮声，使市民们惊恐万状。整个城市慌乱起来，警察局监视所忙个不停，人们都给这里打电话，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奥得河畔，近万门大炮在黎明之前齐声怒吼，向人们报告了苏军开始进攻柏林的消息。

在通常情况下，苏军是在清晨实施炮火准备，白昼发动进攻。这已经成了苏军进攻作战的惯例，德军对此也习以为常。但是，这次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行动提前了，利用黎明前的夜暗开始了进攻。

4月16日莫斯科时间5时，震天动地的炮弹和航空炸弹的爆炸声，打破了奥得河畔的沉寂，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开始实施进攻前的火力准备。参加炮火准备的各种火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在20分钟之内就把50万发炮弹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与此同时，航空兵实施了航空火力准备，对当面敌军司令部和炮兵发射阵地等重要目标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遭到强大火力袭击的敌人，只进行了瞬间的抵抗，随即使受到苏军火力的强烈压制，敌炮兵连一发炮弹也未能发射，防御火力配系被完全打乱了。希特勒的军队被埋葬在一片火海之中，第一阵地内的敌人损失30—70%，已不可能进行有力抵抗，慌忙撤退到第二阵地。

火力准备20分钟后，天空中突然出现了数千发五彩缤纷的信号弹，地面上间距为200米的143部探照灯一下子全部亮了起来，场面极为壮观。朱可

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1000多度电光照亮了战场，它使人目眩眼花，它从黑暗中露出我坦克和步兵的冲击目标。这是一个给人留下非常强烈印象的场面，可以说，我一生从未有过类似的感觉随着各种信号弹的升起，苏军部队转入了冲击。屈斯特林登陆场上的第3、第5突击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顺着探照灯的光亮向德军防御阵地迅猛冲击，炮兵和航空兵随之转入火力支援。炮兵先以双层徐进弹幕射击，继之以单层徐进弹幕射击的方式，支援坦克和步兵向前推进。同时，航空兵也不断对敌人实施突击，战场上空总有250架飞机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在交战的第一天里，方面军部队发射炮弹123万多发，相当于98000吨钢铁砸在敌人头上，出动飞机6500多架次。

进攻第一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主要突击阵地向前推进了6公里，顺利地突破了德军第一道防线，进抵到第二防线防御阵地。但是当苏军推进到泽劳费高地时，却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

这泽劳费高地，可说是一道天然防线。高地上部地势平坦，可高地的坡面却非常陡峭，像一堵高墙横亘在苏军进攻部队面前。只有攻下它，才算打开通向柏林的大门。德国人利用这里的自然地势，派重兵设防，试图把它变成攻不克的堡垒和“柏林之锁”。

下午3点，朱可夫打电话把部队在泽劳费高地一线受阻的情况向最高统帅报告，并表示加强突击力，再投入两个坦克集团军，到明天日终前突破泽劳费高地。

但是，当天剩下的时间组织的几次进攻仍无效果。两个坦克集团军投入突击后，苏军的作战地域内变得十分拥挤，步兵和坦克的战斗队形相互错乱。由于地形限制，冲击时不能投入众多兵力，因此冲击力不够，但遭到杀伤的程度却挺大。尤其是德军顽强扼守每一地区、每一条战壕、每一个散兵坑，苏军都得逐个争夺。德军知道高地正面遭到炮火轰击，因此，在高地的背面，修建许多火力点，而且伪装得相当巧妙。当苏军好不容易登上高地，准备向纵深扩大战果时，这些隐蔽的火力点便枪炮齐发。从背后消灭一心向前冲的苏军部队。就这样，反复冲击了几次，苏军都被迫撤回出发阵地，形势严峻了。

晚上，朱可夫再次拨通了斯大林的电话，向他报告，今天日落前可能拿不下泽劳费高地。斯大林的语气一下严厉

起来：

“你应该清楚，你没有按最高统帅部的要求去做！你投入了坦克集团军，可是结果毫无益处，还在原地踏步！这会产生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

“斯大林同志，敌人为坚守高地投入的部队越来越多。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把他们引到开阔地比让他们留在柏林城里更利于消灭他们。我们比计划拖延了一天，可是我们将如期攻克柏林……”

“攻克柏林先不说，还是说说你眼前的高地吧。你有把握明天，也就是4月17日攻占吗？”

“明天日落前，一定突破泽劳费高地防线。”朱可夫说得毫不犹豫。

斯大林长出了一口气，又说：

“科涅夫那儿，敌人防御要弱些，我们打算命令他手下的两个坦克集团军，换头向南，取道佐森，——你知道这个鬼地方曾经是干什么的，从南面突击柏林。”斯大林口气稍有缓和。

朱可夫当然明白斯大林此时的心情和此话的意思。不过，他现在的处境

不允许他反驳：“我明白，斯大林同志，既然科涅夫能迅速推进，就应该让他去突击柏林。”

斯大林再没说什么，淡淡地道了声“再见”，便挂上了电话。

这样，最高统帅就把首先攻下柏林的希望寄托在科涅夫身上了。

当天晚上，斯大林利用无线电台与科涅夫通话，通告朱可夫部队进攻受挫的情况，提出了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借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突破口向柏林发展进攻的想法。

科涅夫表示不赞同。他认为这样做要经过长时间的变更部署，反而会延长攻克柏林的时间，同时还会造成战场上的混乱，因此不如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把坦克军团转向柏林，迅速向柏林突击。

斯大林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执行进攻柏林的“第二方案”，命令乌克兰第1方面军以两个坦克集团军迅速渡过斯普河，尔后向西北发展进攻，从南面突击柏林。

4月17日夜，根据方面军的命令，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的进攻行动立即转向了柏林。这时发现敌人正在把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调往第三防御地带，加强斯普里河的防御。因此乌克兰第1方面军必须抢在敌人到达之前突破第三防御地带。为此，方面军司令员决心以猛烈的航空兵火力去突击和迟滞正在集结与开进的敌预备队，同时以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在敌人防御薄弱的科特布斯，斯普里河进攻，迅速突破敌第三防御地带。

4月18日，方面军强渡斯普里河。

19日晨，主力部队在这个登陆场上，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至此，乌克兰第1方面军经过三天连续激烈的战斗，终于突破了德军的三道防御地带和克服了两道江河障碍，完成了对整个德军尼斯河防御地区的突破任务。

4月17日晨，朱可夫部队继续向泽劳费高地进攻，决心突破敌人第二防御地带。在地面部队发起冲击之前，又进行了30分钟的火力准备。炮兵在每公里突破地段上集中270门各种火炮，弹药消耗相当于进攻第一天炮火准备时所消耗的弹药量。当部队转入冲击时，炮兵即以逐次集中射击的方法进行火力支援。为了阻止苏军前进，德军从预备队中抽调4个师加入战斗，使争夺高地的战斗更加激烈。

苏军近卫第八集团军与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各部队密切协同，于当日中午攻占了泽劳费高地。

共青团员左罗达连科高喊着“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到了”，第一个冲上敌人阵地，命令德军投降。近卫军中士卡特阔夫把红旗插在了高地上。

高地上一片激战的痕迹：德军被烧毁的坦克、被炸毁的火炮，密集的弹坑，遍地的尸体……

前进的障碍被克服了，通向柏林的道路打开了。

经过4天浴血奋战，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的这一天，朱可夫的远程炮兵首次对柏林市区实施炮击，揭开了强攻柏林的序幕。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元帅、军事委员捷列金中将向所属部队官兵下发了号召书：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士兵们、军士们、军官们和将军们

亲爱的同志们

战斗的决定时刻到来了。柏林，法西斯德国的首都就在你们面前，而在柏

林之后，则是与盟军的会合和全面战胜敌人。注定要灭亡的德军残部仍在继续抵抗。德军统帅部搜刮尽包括老人和 15 岁的孩子在内的最后一点民众预备队，企图阻止我军进攻，以便使自己的灭亡拖延 1 小时。

军官、军士和红军战士们！你们的部队历来享有永垂不朽的光荣。不论是斯大林格勒城下，乌克兰草原上，还是在白俄罗斯的森林和沼泽地上，对你们来说，都不曾存在障碍。你们在柏林接近地上克服的坚固筑垒也阻挡不住你们。

在你们——苏联勇士们——面前就是柏林。你们应当占领柏林，尽快占领它，以免敌人清醒过来。以我们的技术兵器的全部威力猛攻敌人，坚定我们的胜利信念，挖掘我们的全部智慧。决不能给自己的士兵荣誉和自己的战旗的荣誉抹黑。

战友们，猛攻柏林，意味着全面的、最终的胜利。以我们的英勇果敢、各兵种的协调一致、互相间良好的支援去扫除一切障碍，急速前进。向城市中心、城市南郊和西郊前进，去迎接从西面推进的盟军。向胜利前进。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相信，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享有荣誉的军人们能够光荣地完成肩负的任务，彻底排除最后的障碍，以新的胜利和新的荣誉在柏林上空树起自己的旗帜。

前进，猛攻柏林！

T·朱可夫 K·捷列金

第六章希特勒之死

1. 曾经使世界为之震惊的战争发源地，此刻，犹如浪尖上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

火光熊熊，硝烟弥漫。

柏林，这个昔日战争策源地，此时，正无可奈何地独自品尝着自己酿成的苦酒。

暮色苍茫。

苏联军队明显加快了强攻速度。

4月20日，午后。一位苏军上校走到一炮兵阵地前：

“谁是连长？”

“我是。”一位上尉闻声走了过来。

“准备向柏林开火，”上校显得非常平静。的确，几年的反法西斯浴血奋战，苏联人民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该是德国法西斯偿还的时候了，“你的地图呢？”

“在这里。”连长急忙从图翼中拿出地图，推在上校面前。

“看见了吗？”上校指着地图，“就朝西纳什塔特区，给它来几炮！”

几分钟后，炮手装填完毕，静候命令。

四周静得出奇。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出的两只鸽子，仿佛告诉士兵：和平，已经来啦！

突然，连长洪亮的声音，打破暂时的平静：

“为了我们受难的母亲、妻子和兄弟姐妹，向柏林开炮！”

……一道耀眼的蓝光闪过后，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排重型炮弹呼啸着划破长空，向第三帝国的首都飞去。

此刻，正是1945年4月20日13点50分。

“一个好开头”，上校满意地点点头。他掏出笔记本，记下了各炮兵连的配备和指挥员的姓名。完了，他又补了一句：

“这是历史！”

就在这一天，一首由一位上尉作的诗，马上在苏军前沿部队传开了：

炮弹呼啸而去
炸掉了敌人的门门
同时飞去的，还有
斯大林格勒的灰烬
以及
波尼拉燃烧时的滚滚浓烟

柏林，地下避弹室。

这曾经使世界为之震惊的战争策源地，此刻，犹如浪尖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

第三帝国的头目，全部集中在这里。

希特勒在约定的时间走了进来。戈培尔、军备部长施佩尔和元首副官布格道夫将军紧随其后。

——于是，出现了一个现在电影上偶尔可以看到的镜头：全体人员都笔

直地站了起来，伸出右手，然后，异口同声地吼道：

“哈依；希特勒。”

这群第三帝国的头头脑脑才注意到，几天不见，元首竟显得如此苍老：面色憔悴不堪，抖着肩，驼着背，走起路来，显得那样吃力。特别是那双充满血丝的双眼，使得本来就有些扭曲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更显得狰狞、恐怖。

希特勒的亲信们按照级别，一一走近元首，同元首“亲切”握手后，退到房间一角，很快地谈论起来。

谈论的题目很多。其中一些是希特勒极不愿意听到的，比如，苏军的炮弹已经打到了柏林。然而，这又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约德尔将军和克莱勃斯将军的报告，更是给希特勒描绘出一幅全线溃退的图画。

希特勒不停地打断报告，询问细节。报告者小心翼翼地选择词句，唯恐引起希特勒照例要大发的脾气。然而，尽管如此，仍未能如愿以偿。

随着战局的恶化，希特勒的脾气也越来越大了。他痛恨所有的人，特别是那群将军，在他看来，简直是一群饭桶。

此刻，希特勒又破口大骂将军们是无能之辈。只可惜，“万能”的希特勒本人，也无回天之力，去改变失败的厄运。不过，万般无奈的希特勒，流露出对外交活动抱有希望。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立即抓住机会，建议马上与艾森豪威尔及蒙哥马利进行谈判。

同时，善于察颜观色的外交部长，由于拿不准希特勒的真实意图，谨慎地告诉希特勒，外交谈判的途径，可以迅速地建立起来。

所有在座的人，都被里宾特洛甫的话燃起了一线希望。但和里宾特洛甫一样，由于搞不清元首的真实想法，所以谁也不敢表态。只是一齐盯着元首。

希特勒一言未发。但是，他也未象平时那样大发脾气。

沉默就是表示同意！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元首无可奈何地默认外交部长的提议后，接着便宣布整个第三帝国的领导分为3组。他和戈培尔、鲍曼、菲格莱因决定留在柏林。克莱勃斯和伏斯当然也留下来。最高军事指挥部的领导人凯特尔和约德尔到柏林西北的新总部，凯塞林和邓尼茨海军元帅分别受领德国南部和西北部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和领导政府事务。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则到施列兹维格去探测同盟国的情绪和进行外交接触。

这一天，恰好是希特勒五十六岁生日。

2. 偷鸡不成蚀把米。曾经不可一世的希姆莱，悔恨不迭，沮丧不已同床异梦。

此刻将这个词用来形容希特勒及其同伙，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三帝国不久将毁灭，这已成为无可挽回的结局。

于是，希特勒手下的同党。开始为各自的出路打起了算盘。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再也没有探询外交途径解决第三帝国命运的兴趣了。他匆匆收拾了5个大皮箱，拿起化名的护照，带上几箱食品和酒，向不明方向逃去。

戈林也在巴伐利亚的山中狂奔。

在 20 日的例会上，希特勒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提及。这个昔日希特勒的宠儿，失宠了。

戈林的汽车驶过由托塔将军的下属修筑的弯弯曲曲的公路，又穿过地下走廊，在两扇沉重的青铜门前停了下来。

戈林乘电梯到总理官邸，走进了一个四周都是巨大玻璃窗的圆形大厅。

这个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做梦都想有一天得到统治第三帝国的大权。但与希特勒关系的恶化，又使他平添了几分不安。甚至，他有些担心，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成为“元首”的阶下囚。

但是，一想到 1941 年 6 月 29 日，希特勒曾发布命令，指定自己为其继承人，戈林又为之精神一振。

现在，希特勒被困在柏林，已不可能实施对帝国军队的有效指挥。正是夺权的好机会！

被强烈的权欲冲昏了头的戈林，迫不及待地 从南部大山中给元首拍了一份谨慎的绝密电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请问您是否同意，根据您 1941 年 6 月 29 日的命令，让我作为继承人，立即接管帝国全部的领导权，在国内外充分地采取一切行动。如在今晚 10 点还没有从您处听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肯定知道，在我一生中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佑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给予回音。

忠于您的

赫尔曼·戈林

随后，戈林命令柯勒将军起草一份告德国人民书。这份文件要写得巧妙，既要让俄国人相信德国仍在坚持两线作战，又要使英国和美国人明白，现在德国只对苏联人作战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戈林做起了自己的“元首梦”。

希姆莱同样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农艺师出身的希姆莱，在第三帝国行将灭亡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得到最高权力，取希特勒而代之。

他把目光盯准了瑞典。

希姆莱早就与瑞典国王的亲戚——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搭上了关系。

现在，既然元首安排自己到施列兹维格，那自己当然就是一个自由人了。希姆莱暗自寻思着。

他会见了秘密警察的政治侦察处长舒伦堡，并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全部打算。希姆莱的想法，得到了舒伦堡原则上的支持与鼓励。得意之时，他们竟异想天开地给他们未来的新政党取好了名字：“国家统一党”。

4 月 24 日，希姆莱在波罗的海的海边卢伯克瑞典领事馆，开始与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会谈。希姆莱显得非常自信：

“希特勒不几天即会自杀，我有权作出决定，”希姆莱紧盯着伯爵，一字一顿地说，“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

在领事馆的地下室里，希姆莱匆匆在烛光下起草了一份投降书，以求瑜

典外长出面支持希姆莱的投降声明。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盟国胜利在望，此时与法西斯德国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希姆莱谈判的要求被盟国拒绝了。

却说正做着元首梦的戈林，没想到由于自己操之过急，引得希特勒大发雷霆。希特勒大骂戈林背叛了自己，同时发出命令，指责戈林犯了叛国罪，本应枪毙，念其多年为帝国效力，如戈林立即辞职，则可以免予一死。

元首的这一命令由鲍曼发出。

鲍曼，正是戈林的死敌。现在，一个难得的报复机会摆在面前，鲍曼岂肯放过？他不失时机地在希特勒的命令中塞进了自己的私货。他在给巴伐利亚党卫军总部的电报中，让他们立即逮捕戈林。

戈林正盘算着下一步与艾森豪威尔谈判的事。

不料，一伙党卫军冲进了他的卧室，宣布立即逮捕他。戈林措手不及，没想到为希特勒效忠一生，竟落得如此下场。

同时被逮捕的，还有柯勒将军。因为他已经为戈林，这位帝国元帅准备好了去巴黎与艾森豪威尔谈判的飞机。

苏联军队与德军进行着激烈的巷战，缓慢却又是势不可当地向柏林市中心挺进，直捣希特勒的老巢。

在隆隆炮声中，希特勒忽然想到了戈林。他问手下的人：“戈林在哪里？”

“他在监狱里。”有人告诉他。

“哦……”，一种复杂的表情出现在希特勒脸上，看不出是满意还是失望。

希姆莱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

当希特勒从一篇新闻稿中得知盟国拒绝了希姆莱谈判的要求和希姆莱与瑞典伯爵接触的事后，一阵狂怒，使希特勒顿时昏厥过去。当希特勒稍醒后对部下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中，莫此为甚。他立即下令：把希姆莱作为卖国贼予以逮捕。

希特勒还觉得不解恨，他在其遗嘱中，还进一步叮嘱，要在自己死之前，把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其一切职务。

偷鸡不成蚀把米。曾经不可一世的希姆莱，悔恨不迭，沮丧不已。

3. 炮火中，苏军士兵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救出了德国孩子

苏军在一步步逼近。就是在掩避所里，也能听到激烈的爆炸声。

柏林北部，司令佩尔霍罗维奇中将和波格丹诺夫上将率领的第47集团军和第2坦克集团军，迅速向南推进，不久便与从南部包围柏林的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6机械化军，在柏林西部的凯钦会合，将柏林围了个水泄不通。

就在同一天，苏联第16集团军以1486架飞机，两次空袭柏林。

柏林，在硝烟中颤抖！

几天前，希特勒采纳了约德尔的建议，把对英作战的部队统统从前线撤下来，投入保卫柏林的战斗。希特勒亲自领导了这一行动。4月22日，他给集团军群司令官们发出了特别训令，要求他们把现有的兵力全部用来抵抗“布尔什维克这个死敌”。训令指出，不必介意英美军队将可能占领大片领土。这一训令发给了欧洲的法西斯德军所有集团军群司令官。就在这一天，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调到柏林附近对付苏军。

战斗异常激烈。

一向对希特勒“报喜不报忧”的德军将领，也开始不得不报忧了。克莱勃斯在向希特勒报告时，沮丧地承认，柏林地域的形势，已经非常吃紧。但他不愿自己束手待毙。他在发给在合围圈外的约德尔的电报中写道：“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地域作战的所有兵团的任务是，尽快用一切手段将进攻进行到底，以解帝国首都之围。”

然而，德军的计划还是落空了。

形势并没有因此好转。4月28日，当第12集团军由贝尔齐希推进至费尔希，终因兵力不足，被迫停止前进。

与此相反，已将柏林团团围住的苏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不断向各街区和设防的楼房猛攻，从四面八方逼向国会大厦。

在残酷的战争中，苏军并未对德国人民“以眼还眼”。当希特勒下令杀害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和苏联人民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苏军士兵竟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拯救苦难中德国人民。

柏林市中心。战斗进行得火一样炽热。炮弹爆炸掀起的浓烟和灰尘隐天蔽日。

就在苏军与德军成胶着状态，相互对射的瞬间，一个抱着孩子的德国妇女跑向十字路口。没跑几步，在她的身后响起了一阵冲锋枪声。

法西斯分子开枪射击了！

抱着孩子的妇女应声倒在血泊中。一个两三岁的小孩，伏在她的身上哀号。

法西斯分子停止了射击。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萨沙·梅尔佐耶夫见此情景，爬到炮兵排长科洛博夫身边。

“排长同志，让我去救那个孩子吧。”他请求说。

科洛博夫望着近在咫尺的十字路口，犹豫着。他知道，让梅尔佐耶夫接近十字路口，也就意味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十字路口。

“让我去吧！”梅尔佐耶夫再次请求道。

排长看着梅尔佐耶夫，默默地点了点头。其实，排长实在不愿让自己的战士去“送死”。特别是已经看到和平曙光的现在。

梅尔佐耶夫跳出掩蔽部。

然而，就在他露出身子的一刹那，法西斯分子开火了。

他的战友看到，他满含泪水，使劲地往前挪动了一下，就再也无声无息了。

他的战友强忍住悲伤，将他拖回隐蔽部。

又一名士兵请求去救那个孩子。

这一次。排长科洛博夫命令所有的火炮对准德军掩藏的房子，进行急促的射击。在炮火的掩护下，这名士兵迅速从火炮防盾后跳出向前跑去。他不停地变换着方向，不一会儿，便跑到死者身边，将那名正绝望地哭着的小孩抱住，然后迅速退了回来。

就这样，苏军士兵一直将这个孩子喂养到五月二日，才想方设法将他交给了一名德国妇女。

也正是在4月28日这一天，化装逃跑的墨索里尼和情妇克拉拉·佩塔奇在意大利北部的栋戈附近，被共产党游击队抓获。第二天，这个罪恶深重的家伙，就被枪决，并被暴尸于米兰的洛雷托广场。

希特勒非常痛苦。

“壮志未酬”的他，竟落得惶惶不可终日的下场，戈林、希姆莱……，这些昔日言听计从的家伙，竟一个个把自己看成了政治僵尸。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这些家伙竟会迫不及待地夺权……

希特勒越想越气，一张本来就扭曲的脸，一时间显得更似魔鬼一般。

“可怜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勃劳恩伤感地对女侍从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

4. 苏军已经在剧院前，以自己英雄的气概，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反法西斯活剧

夺取帝国国会大厦的激烈战斗，使攻占柏林的战斗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国会大厦是柏林中心防区配置系最重要的支撑点。大厦位于蒂尔加滕中央的东北角，紧靠斯普里河的南岸。

国会大厦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在它的东侧，有高大的政府大楼和勃兰登堡大门作屏障。北面的斯普里河恰好成为它的天然屏障。西面则被一排石质建筑物隔断了。这些建筑物中，有高大的内务部大楼和帝国剧院。到国会大厦的接近路，无一不受到集中在克尼格斯操场上的大量高射炮火力以及安装在两个防空工事上高炮火力的封锁。

国会大厦由各部队的 1000 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的守备队防守。他们装备了大量的机枪、手榴弹、长柄火箭弹和火炮。

守备队的军官们得到希特勒的指示：要不借任何代价守住国会大厦。

啃这块“硬骨头”的任务，落在步兵第 79 集团军身上。

午夜前，部队作好了强攻的准备。大口径火炮被调来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近卫军火箭炮占领了阵地，用来对克尼格斯操场和整个国会大厦区实施火力急袭。

4 月 29 日，零时 30 分。

步兵第 765 团第一营和步兵第 380 团第一营，在大炮的掩护下，一举夺得莫尔特克桥。这是攻占国会大厦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步兵曾企图攻占此桥，但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未能如愿。

现在，通向国会大厦的大门，已被两个无畏的第一营打开了！

紧接着，苏军对防守坚固的支撑点内务部大楼进行了强攻。

被称之为“吉姆勒宫”的内务部大楼，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建筑物。大楼下层和半地下室的墙有两米多厚，并有土堤加固；门窗都用砖紧紧堵死，并筑有防栅。一部分窗户设置的射击孔和观察孔，把斯普里河置于严密的火力控制之下。

清晨。苏军对“吉姆勒宫”实施了十分钟的炮火急袭。猛烈的炮火，一时把德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特别是 M—31 火箭炮，给“吉姆勒宫”造成了特别大的损失。炮手们把火箭炮沿着古马奥里特街和克龙普林岑沿河街运到街角大楼的二楼上，从那里直接瞄准“吉姆勒宫”射击。

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第 150 师第 756 团从莫尔特克过河到对岸，开始了夺取“吉姆勒宫的”战斗。

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鏖战。

到下午一时，第 756 团才占领了面向施利芬沿河大街的一角，然后艰难地突入院内。

这一天，第 756 团、第 674 团和第 380 团的各分队，为攻占这座建筑物

进行了殊死战斗。“吉姆特宫”内的法西斯分子，进行着绝望却又是最顽固的抵抗。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这座“堡垒”才被苏军攻克。

帝国剧院，同样是一座坚固的堡垒。

苏军在经过了一番不亚于攻占“吉姆勒宫”激烈战斗后，好不容易从希特勒分子手中夺下了这座剧院。

现在，该轮到英勇的苏军士兵，在这里上映一幕幕活剧了！——其实，准确地说，苏军士兵已经在剧院前，以自己英雄的气概，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反法西斯活剧。

4月30日，下午1时30分，强攻国会大厦的战斗，已正式开始了！

5. 在咬碎装有剧毒氰化钾的小瓶后，希特勒又马上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希特勒自知末日已经来临。

他不得不痛苦地思考着自己的一生。

毋庸置疑，自己的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想当初，自己只是一个奥地利乞丐。当他第二次到维也纳时，就连糊口也成了问题，没钱住公寓，甚至连极简陋的公共宿舍也住不起。最后，只得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开的收容院，整天靠施粥棚的大碗粥糊口度日。

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去给那些阔佬们干些杂活，扫地，清扫地毯，有时，还要到车站、码头去扛行李。蓬乱的头发盖住了肮脏的衣领，一顶四季“通用”的破呢帽已经油光发亮，多亏了一个犹太人的施舍，才让他用得到的黑大衣安全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

尽管这样，希特勒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负有伟大历史使命的超人。

希特勒确实是一个“超人”。

1919年的一天，在一个阴暗的啤酒馆里，希特勒意外地成为“德国工人党”的一员。两年后，他便成了这个党的元首。

更能说明希特勒是“超人”的是，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应召前往总统府觐见兴登堡总统。几分钟后，他让人看到了一个“奇迹”：那个维也纳街头的乞丐，“一战”中的无名小卒，现在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

而他本人，只是在几天前才得到了德国国籍！

这就是希特勒！

现在，隆隆炮声已在头顶上一阵紧似一阵。

“辉煌”的过去，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

不得已，他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希特勒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

他想起了埃娃·勃劳恩。

这个可怜的女子，做希特勒的情妇已经12年了。希特勒对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非常喜欢，但他却总不让她公开露面，甚至连柏林也不允许她来。无奈，埃娃只能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靠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打发时光。

然而，她却习惯于过这种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日子。因为，能做一伟大人物的忠实伙伴，她感到非常满足。

为了对这位忠实的伙伴以一丝回报。希特勒决定正式与埃娃结婚。

以前，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自己把全部精力用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现在，一切都可以轻松地放置一边了，——事

实上，现在，已没有什么需要自己领导了。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找来一位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为希特勒主持了结婚仪式。

“由于战事关系，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它一切拖延婚事的手续，均须避免。”希特勒对来人要求道。

接着，男女双方宣誓：自己是“纯雅利安人种”，而且自己没有使自己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

作为证婚人，戈培尔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庄严”地签了字。

婚礼尚未结束，希特勒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叫来了女秘书，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遗嘱中，在宣布废除以前指定的继承人戈林和开除“卖国者”希姆莱后，希特勒重新指定了继承人——海军元帅邓尼茨。

接着，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约来做“见证人”，然后，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随后，他又让他们一一签了字。

接下来，他又迅速口授了一份私人遗嘱：“……我的妻子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同时，他希望他的遗体在总理府火化。

做完了这一切，已是凌晨时分。

此时的柏林，正笼罩在滚滚浓烟之中。初升的曙光，再也照不到柏林地面，更照不到他的地下避弹室。

希特勒满身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是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29日下午，希特勒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就在前一天，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并被暴尸于米兰街头。

希特勒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该下最后的决心了！——希特勒这么想着。

他用毒药毒死了自己两条心爱的狗后，确信毒药确实有效。他拿出两支装有氰化钾毒药的小瓶子，叫来了两位女秘书，然后一把小瓶子送到她们手中。他对她们说：很抱歉在离别时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你们。你们长期忠诚的服务，我非常满意，也非常感谢。

女秘书明白了，希特勒是叫自己马上死！

“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女秘书不得不服从命令。

最后的时刻到了。

4月30日上午，希特勒命令焚毁档案中的残余文件。然后命令地下室里所有的人等候通知。

他们明白，元首同大家告别的时间到了。

用过午饭后，希特勒把结婚才一天的妻子叫到自己身边，与他一起同他的伙伴们告别。希特勒——同在场的人握手，嘴里不停地叽叽咕咕，只是，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清元首的“最后遗嘱”是什么。

随后，阿道夫·希特勒和埃娃·勃劳恩回到了寝室。

希特勒和勃劳恩无言地对视着。

埃娃忽然想到了自己可怜的一生。当初，自己的父母极力反对自己与希特勒的暧昧关系。但是，她觉得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忠实伙伴，值得。但是，属于自己美好的时光，竟是这么短暂，以至自己还未来得及仔细品尝新婚的快乐，就要匆匆与这个世界诀别了。

希特勒实在不愿这么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是的，他还未完成“统治世界的大业”。然而，外面隆隆的炮声又清楚地告诉他，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管自己对这个世界是多么留恋，也不管还有多少“伟业”需要自己去完成。

希特勒与埃娃同时举起了手枪。然后，在咬碎装有剧毒氰化钾的小瓶后，希特勒又马上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氰化钾的药力实在太大了，以至埃娃还未能扣动扳机，就倒了下去。

戈培尔和鲍曼静静地守候在门外。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声枪响，但里面却毫无动静了。

戈培尔一伙又等了一会儿，然后轻轻跑到元首房间。

一股辛辣的火药味和氰化钾的苦杏仁味，充满了这个不通风的小屋。

接着，按照元首的“遗嘱”，戈培尔等人把希特勒和埃娃的尸体抬到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然后点燃了汽油。

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超级恶魔，就这样在熊熊烈火中，“搏”得了最后的“辉煌”。

第七章 无条件投降

1. 国会大厦升起了第一面红旗。政治部主任松了一口气：“终于进入国会大厦了”

攻占国会大厦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

这确实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尽管苏军调集了近百门火炮，进行强攻前的火力准备，可是，当苏军士兵冲上前面的时候，德军从国会大厦用机枪和冲锋枪向他们猛烈扫射，重炮、高炮也从蒂尔加滕向他们射来。

强攻的部队被德军的火力压倒在地上。

第一次总强攻以失败告终！

无奈，苏军只得重新进行准备。

4月30日下午6时，强攻国会大厦的战斗又开始了。

这一次，苏军首先用大炮进行了猛烈的火力准备。一时间，国会大厦的上空及其周围烟雾弥漫，尘上飞扬。

借助猛烈的炮火，苏军又一次发起了冲击。

堡垒里的德军，似乎永远也消灭不尽。苏军士兵一跃出壕沟，盘踞在大厦里的法西斯分子，马上又射出密集的火网。

苏军士兵高声呐喊着，向着大厦，从一个壕沟跃进另一个壕沟。

这简直在火海上前进。

德军的炮弹在苏军士兵中爆炸，一个士兵举起枪，刚要进行射击，呼啸而至的一枚炮弹，将他的右胳膊齐刷刷炸飞。

连长夏诺夫冲在最前面。

他高唱着《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在炮火中，他没有丝毫畏惧，相反，他感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甚至，他感到有些奇怪：自己是一个农村会计的儿子，怎么会有幸指挥部队冲击国会大厦！

弹片横飞！

苏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就在夏诺夫带着几个士兵接近大厦台阶的一瞬间，突然，一发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

一块罪恶的弹片，穿进紧随夏诺夫身后的雅基莫维奇胸膛。他伸着手倒下了，鲜血染红了地面的石板。他的右手，还紧握住一枚手榴弹。

连长夏诺夫悲伤地看了他一眼，便继续率领士兵向前冲去。——此刻，他不能停下，因为更艰巨的任务，要靠自己完成。尽管他为自己又失去了一位可亲的战友而非常悲哀。

就在他带领几个战友踏上宽大的大厦台阶时，子弹象冰雹似的向他们砸来。幸好，他们已紧贴墙壁，虽然敌人从各个窗口集中火力向他们扫射，但已无可奈何。

夏诺夫迅速指挥战友用集束手雷把横在面前的大门炸开了一个缺口。

“冲！”夏诺夫一挥手，几名士兵立即从炸开的缺口钻了进去。

大厦竟象迷宫一样！

加冕厅内圆柱林立，套间无数，还有数不清的楼梯、壁龛、雕像和阳台。在大厦的任何一角，都可能出现法西斯分子，出现子弹、手榴弹和其它死神的阴影。

夏诺夫率领士兵一冲进大厅，就看到交叉射击的火舌，在昏暗的烟雾中

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画：数不清的武器，从各个高度、各个角落狂嚎着，不时从空中掉下的手榴弹、手雷，更使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大厅，充满了死亡。

战斗，已经从广场移到这座巨大、陌生的建筑，先是在前厅，后又转移到加冕厅。

另一支队伍从甫面冲向大厦。

途中，他们遇到一座带地下室的砖房。连长格列琴柯夫钻了进去，迎面碰到一个会讲俄语的德军上校。

“您好，这里是卫生所，”他的俄语讲得很棒，“我向您表示欢迎，而且要向您提供一条通向国会大厦的地下通道，放您的士兵进去。”

连长格列琴柯夫与身边的另一名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但他们无法准确判断眼前的这位上校，到底出于什么意图。

忽然，他发现屋子中间的桌子微微动了一下，一个又高又瘦的军医将军从桌下钻了出来。

格列琴柯夫立即下令把将军押到后方。他回绝了上校的“好意”，马上从地下室爬了出来。

这时，他的机枪小组正在向勃兰登堡方向的德军射击。

这次短暂的交火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延迟了时间。

正是在这一刻，夏诺夫的连队冲进了大厦。

但格列琴柯夫的连队随即也从南面国会议员专用入口，冲进了大厦。

“该我们当国会议员了。”格列琴柯夫心里一阵惊喜，“终于冲进这座魔窟了。”

真是天赐良机，大门竟大开着！

原来，这是大厦守军与指挥部联系的唯一通道。

格列琴柯夫迅速抓住战机，率领部队冲了进去。这位战争前还是一名普通建筑工，现在——1945年4月30日，终于率自己的连队大步流星地进入了德国国会大厦！

通向加冕厅的走廊昏暗无光。

突体，从扬声器传来了用俄语的大声广播：

“俄国士兵们，你们听着，我是国会大厦卫戍司令。你们不要听信你们的政委和指挥官。你们一共进来了50个人，我是一个一个数了的。如果你们5分钟内不撤出去，我就消灭你们！我们有2000名士兵！”

“见你的鬼去吧！”格列琴柯夫骂道，“还不知道谁消灭谁呢！”

战士们并未被扬声器里的声音吓住。他们见一个房间就扔进几枚手榴弹，然后端起冲锋枪猛扫，接着，又转入另一个房间。这样，一直杀到加冕厅，与夏诺夫连胜利会师。

下午2点25分，第一面红旗在国会大厦升起。

“终于攻进大厦了。”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李希岑轻轻的松了一口气。

2. 这个坚信“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的超级骗子，又操纵宣传工具，告诉德国士兵……

在夺取国会大厦激烈战斗的同时，攻占整个柏林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

柏林中心防区。

苏军步兵第230师第990团的强攻支队，受到了掩护古亚科布街工厂的火力和街垒的阻挡。

这个工厂被德军改成了强大的支撑点。

沙布罗夫奉命指挥一个强攻群对付这个工厂。

一名战士意外地发现，一条木板盖着的排水沟通往工的一个车间。这名机警的战士用了一夜工夫，从堑壕挖了一条到排水沟的通道。

4月30日，强攻工厂的战斗打响了。这名战士带领强攻群沿着排水沟向前摸去。不久，他们钻到了车间的一个入口处。

他们惊恐地听到，头顶上，法西斯分子正在不停地跑动。片刻，上面平静了。这名战士立即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抓着两颗打开盖的手榴弹冲进了车间。

手榴弹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接着，冲锋枪也发出了怒吼！

强攻群终于为后面的部队撕开了一个突破口。

柏林，在苏军的强攻下，连同纳粹集团摇摇欲坠！

死到临头的戈培尔，仍不忘继续欺骗他的士兵。

应该承认，作为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不愧为一个超级职业骗子。

曾发生这样一件事：

德国广播系统有个老纳粹党徒哈达莫夫斯基，因为在1930年以前希特勒的历次竞选中出色地组织有线广播，而得到希特勒的赏识。哈达莫夫斯基得到了帝国广播电台台长这一重要职务后，又想当帝国广播系统负责人。已经物色好他人的戈培尔，“出色”地进行了一次恶作剧式的欺骗。一天，戈培尔指使国务秘书汉克把哈达莫夫斯基请去，告诉他希特勒已经任命他为广播系统的“帝国总监”。哈达莫夫斯基一听说自己朝思暮想的职务，终于落到自己手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戈培尔立即在午餐桌上将这事用漫画式的丑化手法讲给希特勒听。在戈培尔添油加酱的渲染下，希特勒果然把哈达莫夫斯基的侈望当成了一种笑料。

戈培尔并未因此收手。第二天，他让人印制了几份报纸清样，报道任命哈达莫夫斯基的假消息，并用夸大其辞的办法赞扬这位受命者，然后，又在餐桌上绘声绘色地把哈达莫夫斯基看到报纸清样后，乐得欢喜若狂的样子讲给希特勒听，乐得希特勒和同桌的人笑得前俯后仰。当天，汉克受戈培尔之命，再次请哈达莫夫斯基，让他对着一个没有通电的话筒，发表所谓的就职演说。第二天，戈培尔又把哈达莫夫斯基喜形于色、神魂颠倒的神态，悉心描述了一番，希特勒和同伙自然又是一阵大笑。

可怜的哈达莫夫斯基还蒙在鼓里，而戈培尔已在捧腹大笑中欺骗了希特勒，达到了安插自己亲信的目的。

这就是戈培尔！

现在，这个坚信“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变成了真理”的超级骗子，又操纵宣传工具，告诉德国士兵，援军马上就要到了。

当夜，外围空军对柏林地区进行了空投。面对数百万德军官兵，只投下了6吨粮食。

杯水车薪！

这么一点物资，等于什么也没投！

围困在柏林的德军官兵绝望了！戈培尔纵然有天大的欺骗本领，再也无法使官兵相信还会有什么援军、重新部署的鬼话了。

绝望中的德军，精神彻底垮了！

3. 柏林，打出了第一面白旗！这面白旗是地下掩蔽部里卫生所的女护士们匆匆赶制出来的

“注意！请注意！！我们请求停火，柏林时间 24 时，我们将派代表前往波茨坦桥进行谈判。标记是一面白旗。”

4 月 30 日夜，德国广播大声宣布。

克莱勃斯戴上一副黑手套，拿起两件公文，走出了帝国办公厅地下掩蔽部。

柏林，打出了第一面白旗！

这面白旗是地下掩蔽部里卫生所的女护士们匆匆赶制出来的。她们先是剪下几条床单，然后，又找到一块干净的白粗布，制成了这面白旗。

她们知道，这面白旗意味着什么！

克莱勃斯身着常服，胸前佩带着一枚铁十字勋章，军衣的袖口上绣有法西斯的标志。

他深深吸进一口带有浓烈硝烟气味，但与地下掩体比起来，却是十分清新的空气。

他很久没有呼吸户外的空气了。

他环视四周，看到烟雾弥漫，火光熊熊。

柏林在燃烧。

不一会儿，这支打着白旗的队伍来到古梅罗夫团的驻地。接着，他们又被带到坦贝尔霍夫地域的华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将军的指挥所。

崔可夫将军已接到朱可夫元帅的指令。他将负责接见德军的谈判代表。

在指挥所门口，克莱勃斯将军背着手，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紧紧盯着烟雾笼罩的柏林地平线。

他在考虑，为什么德国落得这样的下场？为什么自己成了打白旗的将军？

……克莱勃斯将军被邀进大楼。脸色苍白的他，哆嗦着掏出了全权证明书，尔后又递给崔可夫一件公文，说道：

“我想告诉您一件绝对机密，……您是我们通报的第一位外国人：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了。”

“这消息我们已经获知了。”崔可夫揶揄地说道。

“你们……”克莱勃斯大吃一惊。他不明白，俄国人怎么会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他开始宣读德国新总理戈培尔的呼吁书：

遵照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莱勃斯将军处理如下事情。我们通知苏联人民领袖，今天下午 15 时 50 分，元首已自愿辞别人世。元首根据他法定的治国权在他留下的遗嘱中，已把全部的权力移交给邓尼茨、我和鲍曼。我全权委托鲍曼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建立联系。这一联系，是遭受最大牺牲的两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所必须的。

戈培尔

随信还有一份希特勒的遗嘱。

崔可夫看完这些材料，走进另一个房间，随即，他要通了朱可夫元帅的电话。朱可夫听完崔可夫的汇报，让他等一等，同时通知他，将派自己的副官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前来参加谈判。

莫斯科。斯大林别墅。

斯大林刚刚躺下睡觉。这些天他太累了，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指日可待，国内、国际，战场、外交，各方面的事情接踵而至。

“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打电话过来，斯大林同志他刚刚睡下。”值班将军为难地告诉朱可夫。

“请立即唤醒他。事情很急，不能等到早晨。”朱可夫元帅急切地告诉值班将军。

斯大林很快走到电话前，仔细听着朱可夫元帅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戈培尔建议停战的那封信。

“这个无耻之徒，终于玩火自焚了！可惜没有抓住活的。他的尸体呢？”斯大林问。

“据克莱勃斯将军说，希特勒的尸体已经烧掉了。”

“告诉索科洛夫斯基，”斯大林语气坚决地告诉朱可夫，“只能无条件投降，不进行任何谈判，不同克莱勃斯谈，也不能同其他任何法西斯分子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天亮前，就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我想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检阅。”

朱可夫立即将斯大林的指示传达给崔可夫将军，同时，要求他立即把戈培尔的信及其它文件送来。

“五·一”的红场，显得格外妖烧。这一次，所见所闻，再没有上一次德军兵临城下时那种紧张和恐惧，到处是群众的欢腾，到处是欢乐的海洋。

就在这次阅兵活动中，斯大林庄严宣布：“苏联政府的最后答复是，全面投降或者柏林投降。如果拒绝投降，苏军将继续实施强击。”

前去与苏军谈判的克莱勃斯，此时正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崔可夫将军等人坐在一起。他被邀共进早餐。

克莱勃斯将军津津有味地吃着小香肠、鱼子酱，喝着白兰地。说实话，克莱勃斯早就饥肠辘辘了。这些天，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吃过几顿饱餐。

现在好了，战争的结局已经明了，作为一名军人，克莱勃斯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

收音机里传来雄壮的乐曲。

克莱勃斯眼睛一亮。他太熟悉这支曲子了。

作为德国前驻莫斯科的武官，他曾多次观看过红场阅兵。

“莫斯科现在一定很不错了。”克莱勃斯突然冒出一句。苏军将领一齐把目光转向克莱勃斯。

“那你在柏林觉得怎样？”索科洛夫斯基问道。

克莱勃斯十分尴尬。

索科洛夫斯基再次敦促克莱勃斯：“德国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出路。”

“我没有被授权。如果再打下去，后果太可怕了。柏林投降也不能。戈培尔不会在邓尼茨不在的情况下作出同意的决定。这真是巨大的不幸……”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炮声，打断了克莱勃斯的话。

“我该回去了。”炮声提醒了这位前驻苏武官。

他匆匆地离开了崔可夫的指挥所，回去下达了暂停火的命令。

地下掩蔽部的人，正等着克莱勃斯归来。

克莱勃斯一回到那里，马上找到戈培尔和鲍曼。

“过去，我曾从赤色分子手中夺取了柏林，现在，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口

气，不让他们再夺回去。我能当帝国总理的时日屈指可数了，我不想把它花费在签定投降书上。”

听完克莱勃斯将军的汇报，戈培尔声嘶力竭喊道。

这是绝望的哀嚎。

克莱勃斯也彻底绝望了。

一阵枪声，克莱勃斯首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了。

戈培尔的夫人玛格达是一位美丽而又刚强的金发女性。作为一位与帝国部长结婚的女人，她早已将生活与政治结合到一起了。

此时，作为帝国部长夫人的她，感到只有与丈夫一同死去，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属。

她把六个孩子一个个叫到自己身边。

作为母亲，她真舍不得让6个幼小的生命也成为自己，——不，是成为希特勒的陪葬品。此刻，她看着12岁的赫拉、11岁的希尔达、9岁的赫尔莫特、7岁的霍尔德、5岁的赫达和3岁的海德，止不住潸然泪下。她悲伤地认为，这些孩子是属于希特勒德国的，现在，希特勒已死，这些孩子也没有生存的地方了。

作为帝国总理的戈培尔，给希特勒任命的德国总统邓尼茨发出了一份电报，通报希特勒已命归黄泉。这是他为纳粹帝国办的最后一件公务。

法西斯德国无可救药，“主子”也已作古。

被希特勒指定为总理的戈培尔感到，自己的一切，也应该终结了。

傍晚，戈培尔开始为结束自己的生命准备了。

他把正在避弹所嬉戏的6个孩子叫到身边，命人为每个孩子注射了毒药。

6个孩子安静地死去。

晚上8点30分，戈培尔夫妇与地下避弹所的每一个人告别后走出地下室，来到花园。

玛格达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装有氰化钾的胶囊，慢慢倒在春天松软的草坪上。在她的胸前，别着希特勒的金色党徽。

戈培尔随后又对准自己的夫人的后脑补了一枪。然后，他也咬破了胶囊，紧接着抬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

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过后，戈培尔倒在自己夫人身边。

这位纳粹的宣传部长，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4. 邓尼茨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大谈元首的“壮烈牺牲”，然后，他正式发表就职演说

希特勒的死，使本来就士气低落的德军士气，更无斗志。

德国败定了，这场战争。

谁都明白这一点。

希特勒更明白这一点，所以，作恶多端的他，干脆一死了之。

临死前的希特勒，对后事作了最后安排：指定邓尼茨为继承人。

5月1日，晚上10点刚过。汉堡广播电台突然停止播送勃鲁克纳的第7交响乐。一阵军鼓声后，传出了播音员的声音：

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昨天在德

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为祖国作牺牲了。4月30日，元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邓尼茨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大谈元首的“壮烈牺牲”，然后，他正式发表其就职演说：

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计划的实现，我们就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防御战。……在我们做了重大牺牲后，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邓尼茨的讲话，除了继续愚弄德国人民外，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与苏联干到底，对英、美妥协，或者对英、美投降！

在德国法西斯看来，德国真正的敌人，是布尔什维克。

因此，在德国最高统帅部5月2日的日志里，清楚地记载着以下一段话：

自今日起，最高当局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多拯救德军，以免被苏军所俘，并和西方盟国谈判。

无可奈何的德国法西斯，向英美发出了“求爱”信号。

与德国遥相呼应的是，丘吉尔也认为世界上最可恶的，是苏联布尔什维克，苏联是“比希特勒德国更重要的敌人”。二战结束后，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第一，苏联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的阵线来阻止苏联向前推进；第三，欧洲的这条新阵线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东方；第四，柏林是英美军队首要的和真正的目标；第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军进入布拉格有重要意义……”

丘吉尔不顾雅塔尔协议，曾写信给重病在身的罗斯福：“我们同俄国的会合地点非常重要，要尽可能向东方深入，如果情况允许，我们应该进入柏林。”他还将这封信的副本送到艾森豪威尔手中，接着，又在3月31日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为什么我们不越过易北河，并尽可能向东推进？这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甚至，这位英国首相在“战争结束前，当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放下武器投降时”，他“就发电报给蒙哥马利将军，吩咐他收藏好德国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就可以很容易将武器重新分给同英国合作的德国士兵。”

遗憾的是，艾森豪威尔没有丘吉尔那么“高瞻远瞩”，甚至，他对丘吉尔的指手划脚非常恼火。艾森豪威尔立即口述回电，拒绝了丘吉尔的要求。

这位战后出任两届美国总统的盟军最高统帅，清醒地认识到，在刚刚取得反法西斯胜利时，建立与德国的联盟是不负责任的，是自取灭亡的。相反，他主张尽一切努力与俄国人合作起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5. 整个柏林都是一片白色。白床单、白窗帘、白桌布仍白上衣、白内裤，甚至连小孩的白尿布也派上了用途

苏军最后攻下了国会大厦。

一切顽抗都是徒劳。

不得已，柏林举起了双手。

5月2日。早晨7时。

崔可夫将军的指挥所接到电话说，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已来到阵地前沿。不一会儿，魏德林将军被带到指挥所。

检查了各种证件后，索科洛夫斯基要魏德林将军草拟彻底投降命令。

这位柏林城防司令已威风扫地，只得坐在桌子前，在一个参谋的帮助下，神情紧张地起草好投降命令，然后签上名字交给了索科洛夫斯基将军：

4月30日，元首已经自杀，他抛弃了我们这些曾经效忠他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我们德国军队还应该为保卫柏林继续作战，但是，我们已有的弹药已经消耗殆尽，从总的形势看，我们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炮兵上将

这一命令复制了多份，用汽车分送到各个部队宣读。电台也及时广播了这一命令。

事实上，绝望中的德军，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命令。

5月的柏林，气候温暖而又沉闷。偶尔从云缝中露出面孔的太阳，使正在缴械的德国士兵脸上，挂上了一丝生机。

德军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的冲锋枪堆放在一起，然后继续向前走去。这些曾经为希特勒卖命的士兵，此刻，显得安详而又木然。

是的，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又重新开始了。

他们不由自主地挪动双脚，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

反正，不要再打仗了。

一队队士兵走过去后，尉级和校级军官也走了过来。在他们的前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将官。他们的两只胳膊象两条鞭子似的悬挂下来，脑袋耷拉着。

这些已悄然失去往日威风法西斯军人，——肩章、帽徽，以及袖子上效忠纳粹的标志，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

只有希特勒的那座雕像，似乎还茫然不知眼前发生的一切。

“哼，他还很傲慢。”一名战士在这座雕像前停了下来，沉思片刻后，敏捷地爬上雕像，把一块白布系到“最高统帅”的一只胳膊上。

“也投降吧，”这名战士冲着“最高统帅”叫道，“你还指望什么呢？！”

整个柏林都是一片白色。

白床单、白窗帘、白桌布、白上衣、白内裤，甚至连小孩的白色尿布也派上了用途。

邓尼茨仍然试图加速东西方的分裂。

在他看来，没有比这种方法更能拯救德国了。

所以，在东线，他们的士兵与苏联红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而在西线，一看到盟军就立即投降。

德国的居民也纷纷逃向西部。

他相信，由于希特勒的死，西方肯定会把德国看成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

当他向英、美发出“求爱”信号遭到拒绝后，邓尼茨知道，文森豪威尔

不会接受只在西线的全面投降。因此，他试图通过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投降，而在东线继续作战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蒙哥马利同样得到了这种暗示。

他正面的德军告诉他，他们不但想让第 21 集团军群下面的德军投降，而且想让在德国东北部与苏军作战的德军向英军投降。

艾森豪威尔觉察到德军的阴谋。他命令蒙哥马利拒绝后一条建议。同时，艾森豪威尔让蒙哥马利告诉德军，如果出现较为全面的投降，他将和在场的俄国代表一起，安排较为正式的受降仪式。

遭到拒绝的邓尼茨，继续抱有希望。他想，西方盟国不会拒绝德国这个虽然暂时失败，但一段时间后仍然会强大起来的伙伴。

5 月 4 日，邓尼茨派汉斯·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带着指示到盟军最高司令部，安排在西线德军残余部队投降事宜。

艾森豪威尔再次要求在东线、西线全面投降。他还邀请苏联驻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联络官苏斯洛马罗夫将军一起参加谈判。

艾森豪威尔让助手告诉弗里德堡，他拒绝在无条件的投降之前会见任何德国官员。弗里德堡则回答说，自己没有权力签字。

在盟军的压力下，弗里德堡只得打电报给邓尼茨，请示批准他在投降书上签字。

邓尼茨没有批准弗里德堡的请示。相反，他作了分裂盟国的最后一次努力。

他派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到兰斯安排在西线投降。约德尔告诉盟军，德军愿意，而且非常迫切地希望尽快向西方投降，而不向红军投降。约德尔还告诉盟军：

“邓尼茨将命令在西线的所有德军残余部队停火，不管盟军最高司令部如何对待投降建议。”

艾森豪威尔让助手警告约德尔：除非在投降书上签字，否则，“将中断一切谈判，并封锁西线，用武力阻止德军和平民向西方移动。”

约德尔只得将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告诉邓尼茨。邓尼茨气急败坏：

“这纯粹是勒索。”邓尼茨气愤地将约德尔的电报摔在地上。但无奈中的邓尼茨，还是给约德尔拍去一份电报：

“……邓尼茨海军元帅已经授预约德尔全权按照所提出的条件签字。”

5 月 7 日，凌晨 2 点。

史密斯将军，摩根将军，布尔将军，斯帕茨将军，以及一位法国代表和苏军的苏斯洛巴罗夫将军，聚集在兰斯的职业技术学校二楼的文娱室。

签字仪式开始了。

约德尔把德意志国家交到了盟军手里，并正式承认纳粹德国已经覆灭。

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房间。

艾森豪威尔正边踱步，边大口地吸着烟。望着窗外一片春色，艾森豪威尔感到：新的生活来到了！

半个小时后，签字仪式结束了。

接着，艾森豪威尔亲自向盟国联合参谋总部口授了一份电报：

盟军的任务已在 1945 年五月七日当地时间 2 点 41 分完成。

艾森豪威尔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6. 就在艾森豪威尔向苏斯洛巴罗夫祝贺投降书的签署时，莫斯科发来紧急指示：任何文件都不能签署

苏联最高统帅部的首脑人物却无法笑起来。

5月6日夜里，苏斯洛巴罗夫把即将举行投降签字仪式和投降书记录稿火速电告莫斯科，请示指示。

投降签字仪式马上就要进行了，国内的指示电报还未到。

怎么办？是代表苏联签字，还是拒绝签字呢？

苏斯洛巴罗夫十分清楚，希特勒死党仍然在玩弄单独向盟军投降的把戏。此刻，如果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投降书，发现里面并无什么不妥。

苏斯洛巴罗夫决定在投降书上签字。但是，为了使苏联政府能够对今后的事态发展保持灵活性，他在投降书上附了一个备考。

备考说明，本军事投降书签署后，任何一个同盟国政府，仍可以提出签定另一个更加完善的投降书。

然而，就在艾森豪威尔向苏斯洛巴罗夫祝贺投降书的签署时，莫斯科发来紧急指示：任何文件都不能签署！

苏联政府认为，在兰斯签署的投降书，只是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初步议定书，只有记载德国法西斯军队真正投降，并停止在东、西方的任何抵抗的文件，才能看成是最终文件。

事实上，兰斯投降书签署后，东线的德军仍然在继续抵抗。

正因为如此，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于5月7日早晨，给英、美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发出信函。信中要求5月8日在陷落的柏林，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代替在兰斯签署的临时议定书。

艾森豪威尔马上回电，同意盟军的代表们于1945年5月8日，赴柏林签署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

1945年5月8日，一个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

柏林但贝尔霍夫机场。

彩旗迎风招展。各盟国的国旗也间杂其间。虽然在许多地方仍然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但一切都已显得井然有序。

首先飞到柏林的是苏联代表维辛斯基。他是以前驻德最高长官的政治副职的身份前往柏林的。

接着，机场上陆续降下的若干大小民用、军用飞机，带来了各国的记者。

各国记者望着机场一字排开的数百辆小轿车惊讶不已。他们不明白，苏军从哪里一下子搞到这么多小轿车。

不多时，3架飞机从天而降。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史帕兹将军、英国泰勒空军上将、法军司令塔西尼将军一一走下飞机。

苏联人走上前，与来者热烈拥抱在一起。苏军乐队高奏苏、美、英三国歌，各国代表检阅了苏军仪仗队后，德军凯特尔元帅、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和施通普夫空军上将等一行被允许走下飞机，带上汽车。

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是在前德国军事工程学校的军官食堂大厅内进行的。

值班军官按照苏军朱可夫元帅的指示，请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进入大

厅。

凯特尔元帅竭力保持着尊严与傲气。他把元帅仗举到自己的胸前，并立即放下。他想在自己承受耻辱时做得体面些，但是，不管怎样，这毕竟是要在投降书上签字，作为一个军人，没有什么比这更感到羞辱了。

“现在，开始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朱可夫元帅庄严宣布，接着，他对德军凯特尔元帅问道：

“你手头有无条件投降书吗？研究过没有？你是否拥有全权签署投降书？”

“是的，我们研究过，并准备签署投降书。”凯特尔元帅整了整单眼镜，把德国新总统邓尼茨签署的文件递交主席团。

然后，他打开一个文件包，拿出钢笔并准备在他面前的投降书上签字。

“德国代表团签署投降书准备好了吗？”朱可夫元帅大声问。

“是的，准备好了。”凯特尔抬起了头。

“我建议你在这里签署投降书。”朱可夫指着一张坐有苏军和盟军统帅部代表的桌子。

凯特尔顺从地走了过去，然后放下元帅杖，戴起单眼镜，聚精会神地看起文件。

其实，在此之前，凯特尔已反复推敲过无条件投降书。此刻，只是故作姿态，卖弄风度罢了。

1945年5月9日，零时17分。

凯特尔开始不慌不忙地签署投降书。每签完一份，凯特尔总要装腔作势地仰到椅子背上，等候秘书递给他另一份。军事投降书的内容是：

一、我们这些签名者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同意我们的陆、海、空军所有的武装力量以及现在由德军统帅部指挥的一切力量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二、德国统帅部要立即命令陆海空军所有的司令官和德军统帅部指挥下的所有兵力，于1945年5月8日中欧时间23时1分停止军事行动，停留在此时他们所在地点，彻底解除武装，向当地的盟军司令官或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军官移交他们的全部武器与军用物资，不许破坏与损坏机车、轮船、飞机及其发动机、躯体及有关设备，以及作战用的车辆、装备、仪器和一切军事技术装备。

三、德军最高统帅部要立即派出合适的指挥官，保证执行红军最高统帅部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以后所发布的一切命令。

四、本投降书将不妨碍盟国或以他们名义签订的、适用于整个德国与德国武装力量投降的其它总文件进行替换。

五、若德国最高统帅部或其指挥下的某一武装力量不按这一投降书形式，红军最高统帅部以及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将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惩罚措施或其它行动。

六、本投降书用俄文、英文和德文写成。只有俄文和英文的文本才是准确的。

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弗里德堡、施通普夫（签字）

1945年5月8日，于柏林市

零时 30 分。

所有的投降书拿到另一张桌子上。

朱可夫元帅戴上金边眼镜，迅速在每份投降书上签字后，美、英、法代表也一一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零时 43 分。

朱可夫元帅宣布：

“德国代表团可以退场。”

德国元帅和将军们站起身子，鞠了个躬后，带着满脸的屈辱，默默离开了大厅。

刚才还是悄然无声的大厅，顿时沸腾起来。

朱可夫转过身子，与参加签字的代表一一握手。然后，他大声发表了即兴演说：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与你们一起分享了这伟大的荣誉。在最后的交战中，人民、党和政府信任我们，让我们率领英勇的苏联军队强击柏林。苏联军队，包括你们这些攻占柏林的交战中率领部队的指挥员，感到无上光荣的是，没有辜负这一信任。遗憾的是，许多人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否则，他们看到这盼望已久的胜利，将会多么高兴啊！他们正是为了这个胜利，才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5 月 9 日凌晨 4 点左右。莫斯科。

装载着德国无条件投降书和在柏林战役中被粉碎的法西斯军队各师军旗的飞机，徐徐在机场降落。顿时，机场响起了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和平，盼望已久的和平，终于降临了！

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

1. 纽伦堡是纳粹的党代会之城。盟国恰恰选择了这一地点，作为对德国纳粹分子审判的地点

1945年2月，雅尔塔。

“三巨头”再次相聚在一起。胜利在望时，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分享胜利果实。

当然，对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法西斯头子的惩治，也成了“三巨头”的话题之一。

“三巨头”一致同意，要在战后解除德国武装力量，解散德国的总参谋部，在一切领域内清除纳粹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惩治战犯。

请柬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本政府和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民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邀请××国政府派遣代表参加将于1945年4月25日或稍后一些时候在美利坚合众国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以拟订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宪章。

……

雅尔塔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决定召开联合国制宪大会。

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歌剧大院内，50多个国家的共计282名代表，以及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外交家、记者等5000多人，出席了历史上最庄严的大会。

作为5个发起国之一的中国，派出了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这是一个既充满矛盾，又充满合作气氛的大会。大会结束前，终于按计划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月26日晨，各国代表依次在《宪章》上签字。

就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代表就一系列审判战犯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6月22日，伦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法兰西临时政府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于8月8日正式缔结关于对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起诉和惩处的协定。

这就是《伦敦协定》：

第一条依照德国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应建立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

第二条本协定所述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权限和任务均规定于所附的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中，条例为本协定的基本组成部分。

第三条各签字国均应采取必要步骤，以对掌握在其手中而应交付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首要战犯进行起诉理由的调查，并为审判作好准备。

第四条在莫斯科宣言中所规定的，关于解送战犯及其犯下罪行所在地国家的决定，不受本协定影响。

第五条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得以通过外交途径向联合王国政府递交声明参加本协定。

第六条为审判战犯而设置在任何一个盟国领土上，或在德国的国家法庭，或者占领区法庭的权限和审判均不受本协定影响。

第七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有效期为一年。

对纳粹分子进行审判和惩处，已成为定势。纽伦堡，德国著名的城市。整个二战期间，纽伦堡成为纳粹的巢穴。自从有了德意志工人党时起，每年的年会都在这里举行。

因此，希特勒得意地宣称：纽伦堡是帝国的党代会之城。

盟国恰恰选择了这一地点，作为对德国纳粹分子审判的地点。

历史，是公正的：曾经是纳粹党巢穴的纽伦堡，不日，将成了清算纳粹分子罪行的审判台。

2. 对具有如此规模和如此严重后果行使审判权，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零3分。

庄严肃穆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的正义宫开庭了。

宽敞的大厅，正面悬挂着四面大旗。从左向右，依次是苏联的镰刀斧头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和法国红白蓝相间的三色旗。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法庭审判长杰克里·劳伦斯，这位在英国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大法官，一字一顿地庄严宣布。

刹时，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在大厅响起。

接着，四国首席起诉代表，苏联的鲁登科中将、美国的杰克逊法官、英国的肖克鲁斯爵士和法国的德芒也纷纷上前致词。

竭力促成这次审判的美国杰克逊法官，低沉的声音让人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象今天这样，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对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开始法庭审理，这一业绩显示了严肃的责任感。我们力求对之进行判决和惩处的种种罪行，是经过如此精心的策划，是如此之恶劣，又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后果，人类文明无法对此容忍，否则将会不可避免地使这种灾难重复出现。取得了胜利的四大国并非进行报复，而是自愿把他们所俘获的敌人交给法庭审判。这是一种最伟大的容忍克制精神，这种容忍在任何时候都会使理性起作用……”

英国的首席起诉人肖克鲁斯的发言，让人感到这个世界，并非强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是“胜者为王败者寇”：

“虽然希特勒一伙强调‘败者应该遭殃’，但历经磨难的英国政府却反对此观点。法庭正是想让全世界意识到，公理并不始终处于强者的营垒一方。进行侵略战争不仅是危险的行动，更是令人憎恨的犯罪行为。”

肖克鲁斯的发言，赢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法国首席起诉人的发言，充满了对纳粹法西斯的仇恨：

“法国遭到了有计划的掠夺并濒临毁灭，法国人民有很大一部分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和在放逐营里遭受折磨和被杀害……”

“法国在世界历史上不止一次担任了人类自由、人类和平和人类进步的

代言人和先锋战士，今天，也将通过我们的声明再次成为西欧遭受牺牲各国人民的代言人！……”

二战沦为德国占领地的法国，国家丧失主权，人民饱受蹂躏。今天，终于他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最后登上发言席的，是苏联的首席起诉人鲁登科中将，他是发言中唯一身着军装的：

“……对具有如此规模和如此严重后果行使审判权，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些曾经攫取了整个国家的权力，并且亲自把这个国家变成他们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犯罪工具的罪犯，站在法官面前接受审判，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鲁登科中将一句比一句更有力的排比，引起了一阵又一阵掌声。听众为他精彩的发言情不自禁地鼓掌，更为二战中苏联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再次喝彩。整个二战中，独立支撑欧洲危局的是苏联，以雷霆之势横扫欧洲东线德军的，也是苏联。在今天正义的审判席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理由为自己的人民自豪，有理由对昔日的敌人提出质问，更有理由在今后的审判中，高悬正义之剑，对非正义、非人道和破坏和平的历史罪人，进行应有的惩处。

被告席上，这些曾经统治德国 12 年之久、不可一世的纳粹分子，目光呆滞，垂头丧气，在威严的法庭上，一个个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20 日的开庭时间不长。

就在鲁登科中将的开庭致词完毕后，庭长宣布了法庭的权利和审判程序。

根据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有五项法权：

- 一、为正式审讯传唤证人，要求证人出席并作证，向证人提出问题；
- 二、对被告进行审问；
- 三、要求提出文件或其它证明材料；
- 四、要求证人宣誓；
- 五、委派代表执行法庭所赋予的任务，包括根据委托而对证据进行调查。

法庭的审理，按如下程序：

- 一、宣读起诉。
- 二、法庭询问每一个被告本人是否承认有罪，或否认有罪。
- 三、起诉当局提出初步说明；
- 四、法庭询问起诉当局和辩护方面，是否希崖向法庭提供证据，并裁定任何证据的可接受性。
- 五、听取起诉当局的作证。再此以后，听取辩护方面的作证。然后调查为法庭所接受而由起诉当局或辩护方面提出的反证。
- 六、法庭可以在任何时候向证人和被告提出问题。
- 七、起诉当局和辩护人应对任何作证的证人和被告严加诘询，并有权采取对证人和被告的盘问。
- 八、然后由辩护方面发言。

九、起诉当局在辩护人之后发言。

十、被告作最后发言。

十一、法庭宣布判决和刑罚。

至此，庭长宣布退庭。

第二天，继续开庭审判。

3. 戈林懵了。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不得好死，尽管早已作好了死的打算

戈林，这位曾经是帝国第二号人物的纳粹，做梦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前希特勒把自己投入了监狱，几个月后，自己又坐到欧洲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起诉完毕后，劳伦斯大法官叫起了被告席上“一号人物”戈林，让他据实回答自己是否有罪。

戈林扭动着肥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到麦克风前。听众急切地想听到戈林的回答。然而，在一番做作后，戈林慢条斯里地开口了：

“在我回答之前……”听戈林的口气，仿佛他不是被告，而是原告。

劳伦斯大法官赶紧打断了被告的妄语。但老谋深算的戈林却假装没有听到，继续念着手中的一份材料。

劳伦斯厉声打断了戈林的话：“被告，请你回答是否认罪！”

“不服罪！”戈林立即嘟哝一句，但马上又补充说：“就起诉书而言。”

法庭旁听席顿时嘘声阵阵。

“盖世大保”，这个多少年后还令人生畏的名词，发明者正是戈林。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从成立那天起，就是希特勒统治的有力工具。

“告诉你们，现在从警察枪中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等于我射出的。如果有人说是谋杀，那么主谋便是我，是我命令他们这么干的，要杀要剐找我好了！”戈林在就职演说中，这样告诉世人。

可是现在，他却“不服罪”！

劳伦斯感到，戈林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被告席上唯一的“帝国元帅”，先后担任过帝国不管部部长、航空总监、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普鲁士总理，以及帝国航空部部长、空军总司令、森林局长等职，后来，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帝国第二号人物。丰富的经历，不仅使他见多识广，而且法西斯政权中长期的勾心斗角，使其狡诈顽固。

纳粹德国全面投降后，戈林被美军正式逮捕。但在美军的预审室里，这位空军元帅，每次都是面带微笑，狂妄而自信。到纽伦堡法庭后，戈林更是充分施展他的表演才能，试图顽抗到底。

1946年1月8日，戈林静听了对他的起诉。

戈林对起诉不屑一顾。被告席上的他，或是抓耳挠腮，或是装成假寐，或者，因为无数照相机对准了自己，故意摆出一副最佳照相姿势。

1946年3月13日，戈林亲自出庭辩护。戈林的辩护，不可谓不精彩：

“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决心要进行一场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期间或战前，如果说只能由各个将领决定‘我参加，或是‘我不参加，我的军团留在家……’，那么，怎么想象出这个集团能领导一个国家呢？照这种逻辑，到头来，我大概不得不把这种权力交给每个士兵了。如果去问每一个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么这也许成为避免战争的最好途径了。但是，在坚持领袖领导集团的国家里，却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就想强调这一点。”

显然，戈林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希特勒头上了。

当美国籍的审判官问及戈林关于纳粹计划中的绝密问题时，戈林“精彩”的表演，更是博得了旁听席上的大笑：

“在我的记忆中，好象不记得美国政府曾公开发表过关于战争动员计划的细节。”戈林假笑一声，然后故作正经地严肃回答说。

美国审判官杰克逊气愤地摘下耳机。他知道戈林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没料到，戈林这么狡猾、机灵。他的辩护，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喝彩，而且赢得了观众的同情。

其他审判官也不无忧虑地谈到：“戈林被允许胡说八道，越来越做慢，这样下去，对审判不利。”

另一名审判官也谈到：“我们必须告诉法庭，我们是在和一个狡诈无比、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打交道。如果法庭不约束他，审判将成为一场灾难，那样，可能恢复纳粹的形象。”

但是，毕竟法庭掌握着戈林足以致他于死地的罪证。特别是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成员汉斯·贝尔恩德·吉泽维乌斯博士的证词，对戈林造成致命一击。他的证词证明了戈林与“罗姆事件”和“勃洛姆堡”事件的关系，还指责戈林一手操纵了国会纵火案。

就是1933年2月27日的那次“国会纵火案”，使德国共产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为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

另两位证人的证词，也使戈林的嘴脸得到进一步暴露。

戈林最初的优势消失殆尽，他那张装腔作势的面孔，也开始越绷越紧。

1946年9月30日。

戈林换上了他最好的衣服出席宣判仪式。

劳伦斯大法官庄严地宣判了对戈林的判决：

“戈林是推动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他经常、几乎一贯起了推动作用，而且紧随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任何减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首脑。他是奴隶劳工计划负责人，也是制定在国内外镇压犹太人和其他种族计划的元凶。所有这些罪行他都已供认不讳。他本人的证词足以证明他的罪行。这种种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全部材料，对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宽宥。”

“……被告赫尔曼·戈林，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戈林懵了。

他没想到自己会这么不得好死。尽管他早已作好了死的打算。

法庭上，戈林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直愣愣地望着法庭，脸色灰白。

他的眼中充满泪水。

行刑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了。

10月15日夜晚，11点44分。

新换班的看守突然看到戈林情况不对：全身扭动紧缩，显然是吞服了剧毒氰化钾。

戈林死去了。他确实吞服了氰化钾。

他在给监狱长安德鲁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监狱长：

自我被俘以来，我一直把剧毒胶囊带在身边，在我被押解至蒙道尔夫监狱时，我身上共有三颗胶囊。我把第一颗留在衣服里，以便让它在检查时被发现。第二颗在我每次脱帽时放在衣帽里，穿衣服时再随身带上。我在蒙道尔夫和这里的单身牢房中巧妙地把这颗胶囊隐藏起来，所以它虽经反复彻底搜查也未被发现。在出庭时我把它放在高统马靴里随身带着。第三粒现在还藏在我的手提箱中那个圆形护肤霜里。对受命检互的人却不应为此受到指责，因为事实上是不可能找到这粒胶囊的。这也许是事出偶然吧。

赫尔曼·戈林

写于盖伯特博士通知我监察委员会拒绝我要求把绞刑改为枪决的申请之后的片刻。

临死前的戈林，仍不忘把美国军人嘲弄一番。

4. 纳粹党的“天才”外交家约翰·里宾特洛甫中了“头彩”，成了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纳粹战犯

戈林由于“机灵”而免上绞刑架。

这样，纳粹党的“天才”外交家约翰·里宾特洛甫中了“头彩”，成了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纳粹战犯。

这位帝国的外交部长，此时坐在被告席上，真想再一次施展自己的口才。

然而，他是被告。他只有接受审判的权利。1893年4月的一天，德国西部一个军人家庭里，一个十分瘦弱的孩子出世了。

接产婆预言：“你的儿子会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将来一定会做大官的。”

接产婆的话果然得到应验。

由于里宾特洛甫的“艰苦奋斗”，他最终爬上了帝国外交部长的职位。

他的发迹，是从“一战”后开始的。

“一战”后，他选择了经商，成为一名香槟酒商人。这一行当使他练就了能说会道的口才，尽管他推销的香槟酒并非上等货色，但经他口若悬河地胡吹一番，果然成了“好货”。

他发财了。

而且不久，还娶了德国最大酒厂老板的女儿做了老婆。

1932年，里宾特洛甫的一生出现重大转折。这一年，他加入了纳粹党，随后，成为纳粹党中一名举足轻重的人物。

几年后，里宾特洛甫略耍花招，爬上了外交部长的主座。

正是从这一刻起，作恶多端的里宾特洛甫变本加厉，成为希特勒的一名得力干将。

当他就任外交部长的第一天，希特勒明确告诉他，德国还有4个问题没有解决：奥地利问题、苏台德问题、默麦尔问题和但泽问题。

里宾特洛甫果然不负希特勒的重望。他一一照希特勒的吩咐办了。

在迫害犹太人问题上，里宾特洛甫同样表现出积极态度。

1942年9月，他曾命令德国驻各轴心国的外交代表把犹太人迅速交给德国或放逐东方。第二年的4月21日，他随希特勒参加了与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者的会谈。在会上，他要求这位独裁者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或是彻底消灭。不过，此刻的里宾特洛甫，只能“发迹”到法庭了。依据里宾特洛甫的犯罪事实，军事法庭指控其犯有反人类罪。

但里宾特洛甫竭力为自己辩护：“……希特勒每采取一个行动，都使我陷入绝境，使我忧郁不堪。事实上，正是由于我的努力，才使世界上更多的人免遭不幸。

“如果说德国不得不进攻同它签约的国家，或者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那是迫不得已，是为了自己不受战争的威胁。”

然而，证人对他的质问和反驳，迅速使其露出了原形。

这位“和平鸽子”的虚假羽毛，一片一片地飞落下来。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只满嘴是血的白兀鹫。

里宾特洛甫不得不低下头。象个泄了气的橡皮娃娃。

当他听到自己和戈林一样，被判处绞刑时，他一下子瘫了下去。

被判绞刑的，可不止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两人。

1946年9月30日，长达248天的审判进入了高潮。这一天，纽伦堡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

判决书历数了德国纳粹党的种种罪行，最后宣布了对各战犯的判决。判决情况如下：

判绞刑者12人：戈林、里宾特洛甫、罗斯堡、凯特尔、施特莱歇尔、约德尔、绍克尔、弗兰克、卡尔滕布龙纳、赛斯·英夸特、鲍曼（缺席审判）；

被判无期徒刑者3人：赫斯、冯克、雷德尔。

判20年者2人：席纳赫、斯佩尔。

判15年者1人：牛赖特。

判10年者1人：邓尼茨。

被告巴本、沙赫特、弗里切被判无罪，予以释放。

5. 赫斯创造了一个无人能解的谜。他的后任鲍曼的生死也是一个谜。赫斯是一个谜。

一个至今仍未解开的谜。

1923年，在参加著名的“啤酒馆暴动”后，鲁道夫·赫斯与希特勒同时被抓，并一同关到兰茨贝格要塞服刑。

正是在那里，希特勒与他一起完成了《我的奋斗》。

每天，希特勒总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坐在床头，口述《我的奋斗》，赫斯则手执一管蘸水笔，在纸上飞快地记录。他在记录的同时，对希特勒书中的话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时，他也会为希特勒提供一些补充意见，为这本纳粹法西斯“经典”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可以不夸张地说，《我的奋斗》，是希特勒与赫斯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晶”。

依仗这层关系，赫斯成了希特勒的左膀右臂。

1939年，就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波兰前几个小时，他宣布，赫斯是他离任后接替他的第二号继承人。

谜一样的人，做出了谜一样的事。

1941年5月10日晚上10点。英国苏格兰伊格尔斯哈姆村附近，随着一声巨响，睡梦中的村民被惊醒了。

村民应声看到，一块高地上火光熊熊，还不时传来爆炸声。

原来，一架飞机坠毁了。

村民在附近的树林中找到一个正在搜寻罗盘的人。

这个人，正是纳粹党的第三号人物赫斯！

这天下午，赫斯自己驾驶着一架麦塞施米特—110 战斗机，从德国奥格斯堡起飞，飞往苏格兰。

消息传来，希特勒惊呆了。他搞不明白，赫斯为什么会出走英国，而且是在这个时候。希特勒立即召集所有纳粹首脑开会，以便想出一个能向德国和世界公布这件令人难堪的事情的办法。

希特勒看完赫斯留下的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转身对凯特尔说道：“在这封信中，我已认不出赫斯了。这是另外一个人，一个神经错乱的人。”

英国也被突然到来的赫斯弄得莫名其妙。

丘吉尔听完报告，怎么也不肯相信这是真的。

到英国后的赫斯，大谈自己肩负重要使命。他说纳粹的一切行动都是英国造成的。如果英国让德国在欧洲自由行动，那么德国就同意英国在英帝国内自由行动。否则，一个伟大的帝国——一个我从来也不想毁灭甚至不想伤害的伟大帝国，将遭到毁灭。

好一派胡言！

由赫斯一人主讲的会谈一结束，英国就把赫斯当成战俘看了起来。

直到二战结束，英国才将赫斯放了出来，——那是为了可以让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他。

赫斯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今天，他还被关押在柏林有名的施潘道军事监狱中。

但他为何飞英，至今还是一个难解的谜。以至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在为赫斯飞英这件事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正如希特勒所言，赫斯是因为精神不正常才独自飞英；有的认为赫斯飞英是希特勒授意的，目的在于采取主动，以结束与英国的战争；也有的认为赫斯飞英，是因为自己失宠而产生的怪念头，打算单枪匹马安排德英两国的和平，从而恢复自己往日的地位。但是，更多的人则赞同斯大林的推测：当时赫斯飞英是为了与英国搞一项旨在反苏的阴谋！

赫斯创造了一个无人能解的谜。

他的后任鲍曼的生死也是一个谜。

希特勒自杀后，鲍曼为帝国的正常运转竭尽了全力。

他首先给邓尼茨发去一份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

元帅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正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的一切措施。

鲍曼

他只字未谈希特勒已死这件事。所以，接到电报的邓尼茨马上给元首回电：

我的元首：

我对您的忠诚是无条件的。我将继续尽一切力量把您从柏林解救出来。如果命运一定让我作为您的继承人来领导德意志帝国的话，我将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无愧于德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英勇的斗争。

海军元帅邓尼茨

鲍曼在做完了一切他认为应该做完的事后，与其他几个人一起，迅速离开了地下避弹室。

这几个人小心翼翼地贴着墙根向前摸去。恰好，过来了几辆德军坦克。于是，鲍曼便跟在坦克后面，向苏军的封锁线进发。

苏军发现了这几辆坦克，立即进行炮击。

炮声中，鲍曼从此不知去向。

后来，在军事法庭上，与鲍曼一同出逃的阿克斯曼医生出庭作证说：

“在离铁桥不远处的铁轨上，我发现横着两具尸体。月光下，尸体的脸部看得非常清楚。那是鲍曼和斯坦普弗格。他们仰面躺着，一动不动，我摸了一下鲍曼，他毫无反应，呼吸也停止了，但身上毫无伤口，嘴里却含着什么东西……”

由于鲍曼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以，纽伦堡军事法庭只得将鲍曼缺席审判。

鲍曼到底是死是活？这是一个至今仍未解开的谜。

事实上，确实有不少法西斯分子，成功地跑了。他们或是到南美，或到其它地方，不但逃脱了审判，而且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1946年10月16日凌晨。

里宾特洛甫第一个走上了绞刑架。随后，十名死囚相继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至此，纽伦堡审判降下了帷幕。

了犹未了……

纳粹的“卐”字旗终于陨落了。

那该死的“卐”字旗连同它的设计者阿道夫·希特勒，早已成为罪恶的象征，永远地被人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纳粹的幽灵，是否也从此彻底消失了呢？

不，不是的。

联邦德国学者海因茨·克吕格尔在他的著作《摧毁了的王朝：德国的一代青年》中写道：“这个希特勒，我认为他将永远与我们在一起，直至我们的生命结束。”

有的人对希特勒一无所知，却记得他独特的性爱方式和性欲行为；

有的人很崇拜元首，因为“第一次登月球有他”；

有的人把《我的奋斗》上架陈列，以供出售；

有的人把元首的遗物在慕尼黑拍卖，竞价的数目高得吓人；

有的人将希特勒推上广告牌，而他的脸出现在大街小巷，直瞪着眼；

有的人效法党卫队，肆意破坏犹太教堂；

有的人孝思纳粹，把“卐”字旗挂在市府大楼；

有的人宣称“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的日子更好过”；

有的人甚至说：希特勒没有死，他正在为德意志的强大而奋斗……

事情很清楚，在希特勒死在地堡里半个世纪后，他像一片古老墓地上若明若暗的鬼火。他并不在那儿，但他就是不愿离去。

事情很清楚，德国虽然在战争的创伤中新生了，但伤疤犹新，病菌仍在活跃，还有感染的危险。

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之风吹遍全球，但是，战争贩子并未绝迹，战争和动乱的阴影总是在某些角落游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青年是世界的未来。我们对纳粹发源地的德国的了解不能满足于那个维妙维肖的“希特勒式敬礼”上，既要反思它的过去，注视它的现在，还要警惕它的未来。

因为，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